





2015

打狗
鳳邑
文學
獎

得獎作品集

散文組

小說組

高雄獎

有情的召喚

文學，是地方的風景，是時代的印記。以地方為主題的在地書寫，不僅僅作為地方誌而在文獻史料上有其意義，更核心者，是透過文學的感染力量，召喚當代傑出的心靈，實踐對鄉土的關懷、對家族的梳理，以及對生命與人性的探詢，從而逼近時代的真相、處世的真理。

高雄作為臺灣最早被開發的現代化城市之一，「工業之城」、「港都」等名號，象徵著高雄獨有的發展型態，以及高雄在臺灣早期經濟、文化上扮演的領航重任。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高雄以一匹飽經沙場閱歷的老馬之姿，褪下銅光閃閃的鞍甲，踏入了文化的綠地。

為開創時代新局、拓深城市精神，我們勇敢地審視自身的既有與不足，在這座我們

生活、成長的陽光之城裡，重新看見屬於高雄的在地特色，同時著手整理、建立起高雄的地方文學譜系，包括黃金川、鄭坤五、鍾理和、楊青矗、葉石濤、余光中等等，皆以文學家之筆，奠基了地方書寫的豐厚養分。

為了培育文學的種籽、滋養鄉土的肌理，高雄市政府一路以來不遺餘力，透過各種方式，鼓勵、培養有志於藝文創作的人才，並始終著眼於文化的深度，從最基礎處勤奮耕耘，無論是藝文活動的推廣、文化補助的挹注、文學獎項的號召，種種皆是希望藉此讓外界、甚至讓世界，看見高雄獨有的在地魅力。

打狗鳳邑文學獎自首屆開辦以來，已歷經五度寒暑，至今已累積超過百餘件優異的文學創作，透過這些作品和寫作者的努力，戮力喚起我們對地域書寫的關注，不僅拓寬了高雄文學版圖的想像界限，也實踐了地方書寫的嶄新格局，收納過往沉重的歷史事件，翻掘新時代的土壤，注入文字的雨露，使文學的新芽往下紮根鄉土、往上茁壯向陽。

隨著本屆打狗鳳邑文學獎得獎作品集結付梓，我們不僅衷心祝賀眾位得獎者，在文學的長征上不斷累積寫作能量，越走越遠、越看越廣；同時，我們也盼望著，生長於這塊土地上的每一個人，能夠透過本文學獎的推動，重新凝視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的家鄉，從閱讀或者創作之中，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時代一頁。

高雄市市長

陳菊

向更高更遠處行進

民初美學家朱光潛先生曾言：「文學是一種與人生最密切相關的藝術」。文學之於人生，猶如絲線之於錦簇；從文學中，我們能體會真實的生活，回顧兒時生長的家鄉，深刻凝視地方的風景，從我們最柔軟的感情線團中，抽出那一縷最重要的線索，重新連結自我與土地的牽絆。

地方書寫，是一條對每個人開放的路徑，沿由此路，我們重新定義自身、梳理生命出處，途中或有困惑，或有傷感，然而在文學的洗滌下，凡俗的情感得以沉澱、澄澈，個人的歷史也從而融入地方的歷史裡，因此尋得了歸屬。

打狗鳳邑文學獎的舉辦，猶如一場號召，向整座高雄城呼喚、顫動著文學家們的靈魂。這屆共收到六百一十六件優秀的投稿作品，經過反覆的遴選、討論，作者寫下的每

一字，皆放在美學的天秤上精細淘洗，最後選出最符合文學獎主題、深具當代高雄精神與在地特色的十二件作品，並從中粹選出「高雄獎」一名，是為高雄在地的年度之作。

今年的「高雄獎」由薛好薰〈造船廠的童年〉拔得此獎籌，她以造船廠為中心，描繪高雄特有的造船場產業，以母親付出勞力換取一家溫飽的故事，記錄小人物與城市相互成全的歷史，深刻描畫了高雄特有的人情與風情。

除了「高雄獎」，小說、散文、新詩與臺語新詩，也各以其出類拔萃的書寫成就，再度締造出屬於打狗的獨特風格：小說首獎花柏容〈岳母從岡山來〉，特意採用輕鬆幽默的手法，呈現中年失業、老人照顧等臺灣現代社會問題；散文首獎林徹俐〈神軀〉，描寫人跟身體及親子間疏離又親近的關係，文字凝鍊簡潔又帶有詩韻；新詩首獎王怡仁〈愛，與河〉既寫地方，也寫父母對子女之愛，是一首溫暖人心的詩作；臺語新詩首獎〈打狗寫真〉，使用精熟的臺語，再現楊逵與葉陶夫妻刻印在打狗的人生，呈現堅毅有氣魄的高雄精神。

從二〇一一年開始，打狗鳳邑文學獎已步入第五個年頭。從一開始的耕耘墾植，到如今栽種者皆眼見能豐美收穫，打狗所擁有的地方魅力與想像能量，召喚、滋養了許許多多熱愛文學、勤懇寫作的敏銳心靈，盛放出的繁華美景，遠遠超乎我們的預期，彷彿某種無以名狀的神祕魔法。當我們閱讀這些作品時，我們所讀到的，不僅僅限於小說的曲折虛構、散文的優美紀實或詩歌的躍動靈巧；在當代地方書寫的脈絡下，我們所需要的文學早已超越了表面的修辭，而往人性、心靈與歷史的更深更密處探詢爬梳。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局長





目錄

高雄獎

- 011 薛好薰〈造船廠的童年〉
025 高雄獎評審會議紀錄

小說組

- 045 首 獎／花柏容〈岳母從岡山來〉
107 評審獎／叢昕滋〈巴士上〉
139 優選獎／陳宸億〈給正義的生日快樂〉
173 小說組評審會議紀錄

散文組

- 205 首 獎／林徽俐〈神軀〉
219 評審獎／邱意恬〈魚〉
229 優選獎／薛好薰〈造船廠的童年〉
240 散文組評審會議紀錄

1. 1. 1.

2.

高雄獎



◎ 薛好薰

造船廠的童年

高雄獎作品



薛好薰



作者簡介

高雄人，臺師大國文系畢業，現任高中教師。曾獲時報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吳濁流文學獎、宗教文學獎等，著有《海田父女》、《輪到寂寞出牌》（寶瓶出版社）。

得獎感言

升上國中的那個夏天就搬離旗津，此後回去的機會日漸稀少，但那屬於童年的特殊氛圍，夾雜著黏滯的海風、油味和檜木香，隆隆機器聲和亮晃晃的豔陽，卻一直存放在記憶的角落，有的漸漸湮沒，有的依然完整。原本只是挖掘深藏的往事，洗刷、辨認、臆寫，卻不想獲得了大獎，也許是當年童稚的我在舅舅的造船廠裡終日蹓逛，無意中，竟見證了旗津曾經輝煌的造船榮景。這一頁的歷史，是蘸了無數汗水寫就的。

感謝所有的汗水，感謝評審。

感謝我的舅舅，許家發先生。

感謝我的母親，薛許游美女士。

造船廠的童年

薛好薰

母親曾在舅舅的造船廠工作，我偶爾也會跟著，和同是學齡前的表姊弟妹一起玩耍，在所有的玩樂裡我最喜歡的是，自告奮勇敲鐘。

其實那不算一口真正的鐘，只是一段小小鐵軌，拿榔頭用力敲擊，便噹噹噹作響，聽起來像鐘聲。這鐘聲是一種通知：該上工了、吃午飯了、午休結束、下班了。對我而言，是一個發號施令的機會，像指揮眾人衝鋒陷陣般，總忍不住使勁多敲幾下，彷彿擁有極大的權力，捨不得放。然後，眼尖地看到阿嬤怒氣沖沖出來制止，便吐吐舌頭，趕快開溜。

舅舅的住家和造船廠在一起，一長列東西向的平房，最右邊就是辦公室，第二間隔成前後，前面是祖先牌位及客廳，後邊是阿公阿嬤的房間，第三間是舅舅一家睡的大通鋪，第四間便是廚房飯廳和衛浴。住家外搭著鐵棚，放著裁切木頭的大型機具，再往外就是露天工地，而造船廠正對著船運繁忙的高雄港口，整個船廠和住家就是屬於我們的



寬闊遊樂場、幼稚園。

辦公室牆壁掛著黑板行事曆，上面密密寫著事項，還有幾個臨時抄寫下來的電話號碼，一張書桌、一個放滿文件夾和書的鐵櫃，沿著四面牆壁是木架，擺放工具和各種尺寸的零件。舅舅和舅媽忙進忙出，比我大幾個月的表姊已經被訓練得可以幫忙接電話，廣播找人。阿嬤不喜歡我們在裡頭喧鬧，總是要我們去別的地方，於是我們便樂得在工廠四周遊蕩。

工廠總是有幾艘不同階段的木造船停駐，有的是剛架好船身龍骨，一根根整齊排列如巨獸的肋骨，工人在肋骨間好像小動物般穿梭，敲敲打打，一根根、一片片地黏上肌肉臟器，創生一隻乘風破浪、吞食魚群的海上巨獸。而有的已經將浸烤且裁切完成、曲度密合的船舷板裝設好了，粗具外型，但船艙裡面的細部工程還在進行。這邊的幾艘還在架構，而另邊有一艘已幾近完成，只等髹上新漆，寫上船名，選擇黃道吉日便可以下水出航。

剛開始不明白，在陸地上建造這樣一艘大船，如何搬到海上？需要很多人前頭拉、後面推、兩邊扶著拉抬，像螞蟻搬運大螳螂那樣嗎？後來才注意到，船一開始便建造在一架有輪子的平臺上，而平臺下有軌道直通前面的海，我常順著軌道走到海水處探看，

港內的波紋細細打在軌道上，可怕的海蟑螂一見到人接近便到處奔竄，讓我也驚嚇地到處跳躲。有時飄來塑膠袋、稻草、空瓶子、保麗龍、枯枝，在軌道和枕木上來回翻滾，海水的顏色很深，軌道就沒人這片看不見的墨藍裡，我很好奇，它究竟一直延伸到海底何處？船會順著軌道一直潛到海中龍王宮去把魚抓上來嗎？

附近有好幾家造船廠，總是充滿嘈雜的聲音，近的、遠的，此起彼落，鐵槌敲打船板之外，當大型電鋸裁切木料發出高分貝刺耳的聲音，連說話都得暫停，否則即使面對面也要嘶吼著，加上比手畫腳、看對方嘴形，才能勉強會意，有時機器聲戛然而止，耳朵突然呈現真空，那放大音量的話來不及收回來，直接砸在耳膜上嗡嗡作響，語句反倒變得一片破碎、模糊。

鋸木頭的聲音暫時停歇後，揚飛在空氣中的木屑尚未落定，眯眼的同時，可以聞到木頭的特有清香，彷彿這海港邊長著一大片看不見的芬芳且茂密的森林，在這個稍寧靜的短暫空檔，大家趕快接續未完的事情，交代完，轉身去喝幾口開水解渴，此時若有冰水，灌下喉，一路冰涼到胃腸，更是消暑。

木頭香味一直在，因為空地堆放很多原木等著丈量、裁切，這些未來的海上巨獸，即使尚未成形，已然散發著混合了自由、冒險、漂浪、凶險、豐饒……等渾厚氣味。而



堆積在電鋸臺下的一層厚厚木屑，踩在上頭異常柔軟，高級地毯都沒有如此的輕柔，那感覺應該就像踩在雲端吧。多年後，當我踩在松針鋪地的山徑時，這股久違的感覺才重新喚起。木屑與零星木頭都有用途，每隔一陣子母親便將木頭裝滿尼龍袋，用光陽機車載回家煮飯燒水，而木屑裝在一個油漆罐中，加上一些柴油，便是絕佳火種，連未上學的我都可以輕易讓大灶生起火。如今想想，即使是些畸零的木塊，都是上好的防水防蟲的檜木，也許當時臺灣的木材資源還算豐富，禁得起這樣浪費，如果是今日，肯定會變成高級的木刻工藝品原料。

有時，腥鹹的海風改變方向，夾著油污汗臭味襲來，蓋過木頭的香馥，港口的海水常浮著一層油漬，起伏反射著陽光，閃耀得異常刺眼。船隻進出頻繁，看大大小小的貨輪、漁船、小艇由不同方向逐漸逼近，劃破這些泛著異彩的浮油，響起警示的氣笛聲，我一旁看著覺得危險，似乎就要碰撞上了，但神奇的是，它們總可以安全錯身而過，行駛在既定的航線，有的抵埠，而有的啟航。

高雄夏日的太陽像猛烈抽著鞭子，抽得皮膚整片的熱辣紅痛，小時候不懂得畏懼陽光，總待不住室內，成天尋找好玩的東西，或在木材堆、鐵軌上來來回回跳耍。母親遠遠看見時，總要喊我趕快進屋裡去。她戴著斗笠，用毛巾蒙覆整張臉，只露出眼睛，

穿上長袖，在大太陽底下工作，為整艘船塗上防水、防鏽的灰漿。我曾在船下，仰頭眯著眼看母親工作。她一手拿著塗灰罐，一手拿著下窄上寬，有斜角的鐵片，舀一些灰抹進螺絲孔洞中，並且利用尖端在孔洞中攪了攪，多次之後孔洞填實了，最後再把洞口抹得和船板一樣平整，還有那些為了讓船板有伸縮空間而塞了麻繩的縫隙，母親也一一塗平，等上了漆後簡直了無痕跡。先前也有別的女工一起工作，但是不知因為貪快或不夠細膩，洞孔總是坑坑疤疤，事後得花更多時間修補，於是船東都指定母親，後來她變成工廠裡唯一的塗灰女工，比其他師傅還忙碌，最高紀錄有七艘船同時建造，時不時便有師傅在不同的地方喊著：「ㄟ，塗灰的啊……」在師傅的眼中，母親只是蒙著臉面的沒有名姓的女工，一天領幾百元薪資，比不上他們的專業和收入。

母親經常就這樣在幾座鷹架間來來回回，上上下下，但這都遠不如在船艙內工作的辛苦。用來裝盛魚貨的冷凍庫蓋得嚴密不透風像只燜燒鍋，烈日高高，持續地烘烤著，如今想來，母親一個人在陽光不到的暗處，就一個小小燈泡塗著灰，也塗著寂寞，體內的水不斷由毛孔湧出，滴滴下來，濕透衣背，簡直要乾涸枯竭了，如果體內還有什麼沒有被高溫蒸發，大概就是希望吧。

即使造船廠是大舅的，母親和其他工人一樣努力，甚至覺得要更努力些，不能落人



口實。每到休息時候，咕嚕咕嚕直灌上好幾杯開水，吞嚥聲就像電視中的飲料廣告，發出極大聲響，感覺非常豪邁。後來才明白，那不知忍耐了多久的乾渴，只能以這種牛飲的方式澆灌。這種喝水的習慣，母親一直到老年都未曾改變，我如今看著她喝水仍是一杯接著一杯，有時候喝得過急而噎到，彷彿喝完之後立刻就要上工，心中總是不忍，她似乎已經忘記可以緩緩來，時間其實多得很。

我也是後來才知道母親原來有點懼高，但是，她如何克服恐懼，顛巍巍爬上船身外臨時搭架起來的簡陋鷹架？那些造船工人駕輕就熟攀爬來去，扛木料、敲打裝釘，她得小心翼翼走在搖搖晃晃的窄窄橫木上，再坐下來攪動罐子中的塗料，以免天熱乾燥得快，日頭光光，無所遁逃。那麼長的工作時間，心中想的是什麼？一定有某些念頭，例如家庭、兒女，支撐著她熬過的吧。

豔日、噪音、木味與腥鹹海風，因為一隻斷臂猴子而起了一小漣漪。

阿公不知從哪裡帶回的，用長鍊子綁在鐵棚的柱子上，活動範圍很大，牠可以跳上跳下。人們作工無聊了，趁喝涼水歇息的時候耍耍猴子，猴子被耍久了，也懂得還擊，撿了地上的木塊躲在高處，趁人走近時丟擲，開心地跳上跳下吱吱叫，連狗也遭殃，汪汪怒吼。很多人莫名遭到偷襲，但這些鎮日勞作的工人，始終沒有放棄他們的小小休閒

娛樂。猴子也是。

猴子在造船廠裡是個不協調的、突兀的存在。當我無聊時，搬張椅子坐在牠攻擊範圍之外觀察牠，看牠在架上走來走去，坐下來搔癢，不時向噪音來處張望，有人經過便小心警戒。再來，就是偷偷觀察我。和牠四目相對時，我總覺得牠彷彿懂得我，懂得我在等待母親下班，懂得我和母親之間也有一條無形的鍊子彼此牽鍊著。

偶爾我留在造船廠過夜，夜裡一片闐寂，遠處的漁港和貨輪燈火高高低低，像鬼火閃忽，近處幾艘完成和未完成的船，在夜幕覆蓋下矗立著，只顯現輪廓，我在客廳或房間中，對這些隱身黑暗裡的船隻有著恐怖的想像，也許海盜或幽靈船的卡通看多了，便不大敢注視，怕看到船突然飄揚著髑髏旗幟浮在空中，又怕看到自己也不知道的什麼，尤其，當看守的黑狗突然一陣狂吠，大舅出門巡看時，更是讓我心頭發冷，起雞皮疙瘩。

印象中我從未見過一艘船的第一根木料是如何安置上的，所有的船永遠在「施工中」的狀態，建造的過程似乎很緩慢，然後，就像久久才見的親友之子，記憶中只是個喜歡哭鬧無理耍賴的小子，變成滿臉冒青春痘聲音粗嘎的少年，再來，突然長成就要進入職場的成熟青年。經過幾個月默默的建造，船身逐漸成形，再由專做細工的師傅搭上



俗稱「大公厝」的駕駛艙，之後，推進器的車葉、船錨也裝上了，不知不覺洋溢著的喜氣就像新漆一樣鮮明，招人注意，連小孩子都可以嗅到這股氣息，充滿期待。簇新的船身題上吉祥的船名，通常是三個字的，某些字因為出現的頻率太高，因此，還未就學的我便像認識卡通臉譜般記得那些字，如：金、發、滿、盈、榮、祥、吉、大……等排列組合出「金明滿」、「協順泰」、「福富發」……，等到黃道吉日，懸掛繽紛的大小旗、紅綵球，船東、船長、船員站滿船頭，準備了幾串長炮，幾大袋的糖果餅乾，混雜一元、五角的銅板，一群小孩候在船下，尋找最佳的位置。等吉時一到，用香炷點燃鞭炮，霹靂啪啦，炮光炸開，煙霧瀰漫，炮屑四處彈射，小孩邊尖叫著躲避，一邊眼明手快撿拾，一陣煙塵中，船身由底座拖曳著，順軌道的斜坡緩緩滑動，滑進海港中。我停止了撿拾，好奇張望，船會如何駛進海底？

但是，它只是敲斜著船身入海，往下一陣子之後便離開底座漸漸地浮起來。接著馬達開始運轉，煙囪冒出黑煙，撲撲撲撲，轉個方向，開走。之後，底座被拉上來，濕漉漉的。原來只有它，是真正沿著軌道到達過港底。

新船下水的興奮和喧嘩，一直持續到捨不得吃的糖果餅乾慢慢變融、變黏、變軟，終於在螞蟻大軍來臨之前趕快把它吃完，之後，再耐心期待下一艘新船落成。

白天，工廠持續發出敲敲打打、磨利工具、鋸木頭的聲音。中午有一個小時休息，吃飽了飯，一群小孩被打發去睡覺，在床鋪打打鬧鬧一番，也就漸漸安靜下來。我是不想睡的，躺在床上眼睛晶亮，等著時間一到便要敲鐘。然而，在豔陽下，午後，風彷彿也靜止了，只有大型的工業電扇賣力地吹送溫熱的風，來回地搖著頭，嗡嗡作響，成了助眠的唯一旋律。

隔壁工廠下午上工的鐘聲噹噹，突然一陣亂響，敲醒眾人未成形的夢，不一會，便有機器開始隆隆運作，我看到工人窸窣索索從屋簷、樹蔭、布棚下起身，打著哈欠搔頭髮，活動腰背，扭開水龍頭，彎下身掬捧雙手的水，往臉上沖洗，順道洗了一下毛巾，擰得半乾，圈圍在脖子，繫上掛滿螺絲起子、扳手、捲尺、榔頭、虎口鉗……的工腰帶，最後戴起斗笠，有的乾脆直接赤裸著黝黑發亮的上身，眯眼看看外頭的燦爛，之後，便闊步走向陽光下那一艘艘等候著他們的船隻。



高雄獎〈造船廠的童年〉評語

李魁賢

〈造船廠的童年〉描寫生動活潑，故事動人，充分表達勞工家庭艱苦自強的生活實態，縱使在臺灣的產業轉移過程中，已逐漸退場。文內對母親女工角色的描寫，特別令人感動。全文節奏緊湊，很具張力，其實若安排一些情節和對話，也會是一篇精彩的小說。

李志薈

〈造船廠的童年〉以白描的手法，講述三、四十年前高雄港邊小型造船廠的生活經驗。作者文字簡練，不故做文藝腔，寫造船廠裡的工作與生態、環境與氣氛，題材特

殊，是頗為難得的高雄人文風景。

文章看似白描，其實母親才是作者關注的人物，也是用情之處。比如：「母親一個人在陽光不到的暗處，就一個小小燈泡塗著灰，也塗著寂寞。」、「如果體內還有什麼沒有被高溫蒸發，大概就是希望吧。」或「一定有某些念頭，例如家庭、兒女，支撐著她熬過的吧。」疼惜的，不僅僅是母親，還有那些傳統造船產業裡辛勤的底層工人吧。

凌性傑

高雄是一座海洋城市，船隻製造與城市命脈相互牽涉。船舶的來去，亦形成偉麗的港灣風景。船隻建造過程中，整體構造與細小零件缺一不可，這與散文的書寫技藝何其相像。〈造船廠的童年〉結構勻稱，敘事不疾不徐，更可貴的是透過細節彰顯一個輝煌的時代，以及那個時代的生活現象。小人物付出勞力換取一家溫飽的故事，在作者筆下顯得格外溫暖動人，既深化了主題意識，也呼應了高雄的勞動精神、產業特質。文中的小猴子是「突兀的存在」，卻也是文章活潑靈動的重要關鍵。〈造船廠的童年〉以其細膩婉約，帶領讀者溯洄時光，看見一段小人物與城市相互成全的歷史。



蔡素芬

由舅舅經營造船廠的工廠兼住家環境切入，描繪高雄造船業者的經營型態和工作現場，同時寫出家族情感的連結。母親雖為船廠主人的手足，不但不恃勢作態，反而更賣力工作，作為工人的榜樣，這是家族情感的展示，也是勞動者的身影。與母親一起工作的勞動者們，反映了高雄造船業者殷實勤苦的打拚精神，及富含港都特色的人情味。而童年對母親的等待與跟隨間，環境及人文情感也悄悄滲入幼小心靈，形塑了親密的親情關係。

曾貴海

散文可以從詩及小說的文類中脫穎而出，得到超過半數評委的肯定，表示散文體在臺灣文學文本中特有的影響力及價值。當然，它也連接了所謂高雄意象的符號元素之一，那就是勞動階級的生活及生存情境，以及親情之間的溫柔互動。這篇造船廠的故事以平平實實的手法，毫無矯揉的白描，敘述作者混跡在造船廠的童年，記錄工業城市勞動者的俗民生活，因此文學不必以太多想像及創意性的構思，也能獲得肯定。

打狗鳳邑文學獎·高雄獎評審會議紀錄

時間：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八日·下午三點

地點：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第一會議室

評審委員：李魁賢、李志蕃、凌性傑、曾貴海、蔡素芬（順序依姓氏筆畫排列）

列席：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陳美英主任、張文聰、陳娛如、聯合文學雜誌王聰威、周玉卿
記錄：姜呈穎

會議內容

各評審推選蔡素芬為主席。

高雄獎由本屆小說、散文、新詩及臺語新詩四組獲獎的十二件作品參賽，由五位評審先圈選心目中的二篇佳作，共選出五篇作品進入決審。獲得三票的有二篇，兩票的一篇，



一票的二篇。作品得票數如表列：

| 一票 | 一票 | 二票 | 三票 | 三票 | 票數 |
|-------------------|-------------|------------------------|-----------------------|-----------------------|----|
| 臺語新詩 | 新詩 | 新詩 | 小說 | 散文 | 文類 |
| 〈知影——賴和的相思調〉（李魁賢） | 〈愛，與河〉（曾貴海） | 〈我是魚——寫給三餘書店〉（李志蓄、曾貴海） | 〈岳母從岡山來〉（李志蓄、凌性傑、蔡素芬） | 〈造船廠的童年〉（李魁賢、凌性傑、蔡素芬） | 作品 |

經過評審討論後，未獲圈選作品無評審爭取，主席決議就選出的五篇作品進行討論。

〈知影——賴和的相思調〉

李魁賢：

這首是我目前為止所看過的臺語詩中，很特別的一首。不只有一般的抒情，還有故事性。不是只有小說才能寫故事，這首是詩的小說、小說的詩，跟一般詩的寫法不一樣，作者想像出了一個故事。故事是真假沒關係，用作者本身的想法詮釋，以臺語書寫而言也是很大的突破。

李志薈：

這五件作品也是我排名最前面的幾篇。我很同意李魁賢老師的意見。這首和〈打狗寫真〉一樣是寫歷史名人的事，手法上和寓意上卻高竿很多，我對這首詩有滿高的評價。

曾貴海：

這首詩缺點極少，是非常好的作品。將賴和的訊息，帶到今日表現出來。之前有文學獎得獎作品也是寫賴和，後來就常常有人寫賴和，因此我不太考慮寫賴和的作品。把「賴



和」這個文本的內涵拿掉後作品會變成什麼樣子呢？對作品會存有這樣的疑問。另外，很多人現在想寫賴和時代的事，這很奇怪，現在的年輕人寫那個時代，替那個時代講話，但卻很少對自己的時代講話。沒有選擇這篇的疑慮在於文本的意涵上。

蔡素芬：

我平時很喜歡讀臺語詩，這首是很有韻味的。像李老師說的，作品裡面談到的事情是真是假沒關係，但是賴和的愛情故事，確實會讓我們擴大聯想，作者是以愛情的角度去談賴和，我確實會被打動，但以高雄獎來講，我會比較傾向選表現高雄特色的作品。不過這首我是真的很喜歡。

〈愛，與河〉

曾貴海：

〈愛，與河〉是這次文學獎新詩首獎的作品。這個時代大家很忙、很努力工作，但好像不快樂。要假裝很快樂但其實不快樂。這首〈愛，與河〉，好像跟愛河很有關係但其實

沒有。作者是借助愛河的意象，描寫新生命的到來，也期待新生命的未來，非常的正面。很久沒看到對生命、對人生充滿希望的作品。這首詩的節奏韻律也非常的完整。

〈我是魚——寫給三餘書店〉

曾貴海：

作者寫三餘書店，其實寫的是網路世界以外文本的時代價值。像魚一樣跑進去，有故事有氧氣，可以練習呼吸，可以深入這個社會。在這個物化的社會中尋找文化、藝術的部份，讓年輕的朋友藉由文本讀到文化的生命力。當然三餘書店在高雄，但不是因為這樣而成為好作品，而是這首詩發現文明、文化、文本的價值。

李志薈：

我剛剛有說過這五篇是我的前五名。可能因為創作文類的關係，我對散文及小說會比較嚴苛。而像〈賴和〉或〈愛，與河〉這樣主題正確的作品，我的標準也會提高。想看看這樣政治正確的議題下，會給我們什麼樣的不同元素。〈我是魚〉這首在音樂性、節奏



與表達是很好的一篇。作者用魚上岸來比喻進入書海，透過書籍文字的世界對抗一般潮流，等待有緣人，在文字背後等待一座城市的海洋這樣的意象，我覺得傳達滿好的。第一段寫得很不錯，所以我在先前投票就選了這首新詩。

凌性傑：

我覺得這次詩的作品大部分都能貼近高雄獎的意義，就是能連結到在地。這首詩連結得非常巧妙，特別是它的詩題，「魚」和三餘的「餘」是諧音，作者其實是有設計的，而且海洋城市形象的設計也放進了作品中。這次選出的三首詩裡面每首都很特別，但是在文本限制上，能傳達的東西就較小說、散文為少，這本來就是立足點不太公平的。我後來只好割捨，沒選這首。

蔡素芬：

我想請教一些我讀這首詩的疑問。這首詩乍看用詞似乎很講究，很美。但要細究意象的銜接，我又覺得不夠嚴謹，比如說第一段有同時出現「我」跟「我們」，題目在寫「我是魚」，所以我們已經想像他是一隻魚了，但這個魚身長出腳來，成為可以潛入書裡，

象徵性的東西。但同一段又談到「我們」，我可以推論這是魚群吧？主詞從「我」變成「我們」。接下來又講了「終究長出雙腳」，於此時主詞又變成他者。所以第一段的主詞好像有些跳躍。第一段的倒數第二行，「辯證」這個詞寫詩的人太常用了，在讀詩的時候我會針對字字句句很挑剔，看看意思是否能串連。雖然詩有時是跳接，但意象應該是完整的。第二頁也有類似的，比如最後一段，魚跟甜點的連結性在哪裡？我們一般讀詩會有種預設，某種東西跟某種東西的連結。魚跟練習呼吸可以了解，是某種慾望、渴求的象徵，但魚和甜點的連結是什麼？

李志薈：

因為三餘書店二樓有賣甜點，我是這樣猜測的。

蔡素芬：

這個背景應該是在詩裡給的，不能假設讀者有這個背景。我覺得讀詩，像〈愛，與河〉，感覺太廣泛，無法了解核心在哪裡，敘述者也有「你」跟「你們」的問題，對象好像是新生命，又像是親密伴侶。



〈造船廠的童年〉

李魁賢：

這篇是屬於散文。詩、散文、小說是不同的文類，要一起比較，得回到結構看或許比較平等，看結構是否完整、是否恰到好處。這篇散文確實是很完整的作品，要是寫太多了就會變成小說，而這篇的結構從頭到尾不會覺得跳出散文架構。臺灣跟造船廠相關的地方就是基隆和高雄，作品針對粗工做描寫，這樣的寫法很感動我。

凌性傑：

這篇作品和去年描寫拆船業的〈黑手寶藏窟〉很像。但拆船是拆卸，這篇則是建造。而且以媽媽為主角，可以看到在男性工作群中的女性形象。這篇的結構也非常的到位，甚至有時會覺得設計得太工整。不過有個很不錯的地方就是中間出現了一隻猴子，打破了太過工整的寫法，寫出了我跟母親間好像有條無形的鏈子，從親情的連結來談作者童年跟造船廠的關聯。這個描寫是十分鮮明動人的，結尾也非常漂亮。

蔡素芬：

這篇我是用幾個面向來看。一個是造船廠對高雄的意義，因為一般文章也很少看到對這個產業的親身觀察描寫。這位創作者因為自己大舅舅是造船廠的老闆，所以可以有很近距離的觀察。這篇看到一個家族的情感，包括舅舅房間的格局、母親到造船廠幫忙，雖然是老闆的姊姊，但薪水跟一般工人一樣，甚至還更努力地工作。寫到母親喝水，因為身體太乾了，所以喝到發出聲音等等的形象非常鮮明。全文可以看到一個家族為了一個目標在奮鬥，而且沒有好吃懶做，沒有因為弟弟是老闆而可以不工作的心態。而且作者不只寫母親，還寫了其他工人的形象。我看到的是南部的勞動者很殷實、認命的勞動者形象。在大太陽底下很認命地工作，這個形象非常鮮活。第一次讀因為文字不算精美，不覺得是最好的作品，但卻越來越耐讀。

李志薈：

因為我的生活背景的原因，我應該是和這位作者的經驗最接近。我當兵的時候是海防，旁邊就是做漁船的造船廠，拍紀錄片也常需要進造船廠。這篇確實寫得很好，本來投票時一直想投這篇，但我對作者還有一些期待。通篇是用白描的手法，不會太濫情。結構



包括猴子這段，讓文章在穩定的架構下比較活潑，結尾也真的結束得很好。但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作者在這樣的篇幅下好像可以再挖掘得更深一點，不只是描寫造船廠的童年或者母親的形象，好像可以加入一些造船業的資訊、造船廠和造船工人兩者的經濟依存等等，這樣可以讓這篇更有分量或更加深刻。但現在只有勞動者的身影，我覺得稍稍可惜。

曾貴海：

散文確實要寫得真實，這是散文的基本認知。作者寫得滿平實的，但沒有太感動的感覺。

〈岳母從岡山來〉

凌性傑：

我覺得這篇非常有閱讀的樂趣，在平凡生活中帶來很大的享受。作者在寫失業者的困境，是用非常幽默、自嘲的方式在談的。也因為岳母在岡山，所以作者跟高雄也產生了

適度的連結，我覺得這篇很適合拍成公路電影。用黑色喜劇、黑色幽默的方式來處理生命艱苦，我覺得是非常有趣的。而且作者在談家的概念，也處理得非常細緻。雖然文字本身並非那麼精準，但整體看來作者對於人生處境的某些細節處理得非常好。一趟那麼無聊的公路旅程被處理得那麼有趣，這是作者很厲害的地方。

李志薈：

我大體意見跟性傑差不多。一開始看覺得這不太像一般文學獎的文章，就拉哩拉雜，結構滿鬆散的，篇名好像也取得不太好。但越看越有味道，重點在一段意外層出不窮的旅程。其實這篇重點在於作者的腔調，用幽默的口吻呈現四十幾歲中年失業的編輯，他的家庭也是離散漂泊的。我覺得這篇細膩的地方呈現得很好，比如用吳郭魚來比喻這樣飄洋到另一個環境，換一個心態來面對當下。尤其最後碰到詩社的同學很神來一筆。小說在細膩又鬆散的筆法下，寫出了人世滄桑，又對所有人的狀況有許多的理解和包容，這是這篇透露的有趣的氛圍。另外就是非常具有閱讀樂趣。

蔡素芬：

這篇我也有選。高雄獎很難評的就是因為打狗鳳邑文學獎的小說組沒有字數的限制，所以可以用幾萬字書寫。這篇有兩萬多字，這就是性傑一開始說的，詩、散文、小說的字數量不一樣，傳達出來的訊息也不同。這篇的口吻是故意安排成幽默的，寫四十幾歲的編輯，懷著作家夢，一旦失業工作也不好找，反映的就是現在社會的狀況。失業了必須靠太太的薪水，但太太又在上海工作，反映了現在臺灣的中年人，無法在臺灣工作，非得離開，呈現了通勤夫妻的狀況。雖然題目是〈岳母從岡山來〉，其實要寫的是「我到岡山去」。沿途經過彰化，寫到了臺灣的環保議題，到了高雄又談到他的舅舅欠債，要他來還，已經是很可憐的失業者又要幫大舅還債。到了高雄後遇到了大學同學，這位虎爛文藝青年當不成，騎著腳踏車環遊世界，尋找自己，就像現在的年輕人、中年人，在現實中得不到滿足，就往精神世界裡尋找。不過刻意設計虎爛這個角色從宜蘭到高雄，然後說他老家其實在高雄，他應該回家去，這個結尾有一點僵硬，好像為了跟高雄有連結而讓虎爛回高雄。這很奇怪，他明明可以待在宜蘭不回家，一個尋找精神理想的青年也可以幾年不回家，這裡也沒交代他跟自己家有什麼斷裂，虎爛這部分有點刻意。但是通篇表現確實是很自然的。

李魁賢：

這篇小說可讀性很高，敘事策略上是他跟岳母有點緊張但又不太緊張的部分。既然題目是叫〈岳母從岡山來〉，那岳母應該是主角。但像剛剛素芬說的，這篇重點到底是岳母從岡山來，還是我到岡山去？故事重點在於岳母到了臺北，住了他家幾天，而他跟岳母到了岡山，到底岳母不接受他，或者是他接受了岳母還是岳母接受了他，這種緊張又不太緊張的關係，趣味性在此，但是沒有寫出來，而最後又跑出了一個不相干的人「虎爛」，這個角色是完全不需要的。而中間他太太的姪女插進來也是非常的好意，姪女確實是來幫助他照顧岳母的，但卻一直在講姪女的事，跟岳母不太有關係。這樣打斷了我閱讀的節奏和思考。主角和岳母的關係有緊張、化解、緊張、化解，這篇的趣味性應該在此，但他一直打斷這個閱讀節奏，策略是成功的但結構有些失敗。

曾貴海：

這篇作品是反映現在離散、流浪的事情，表達生命的不確定性。但是像這樣的流浪、不明的書寫，沒有什麼想像，是非常敘事性的。他有寫到事業無成的狀況，我也是滿同意的，但除了這個以外，小說到底給了我們什麼樣的重點？雖然有故事情節，但是感覺卻



很像散文。

蔡素芬：

這五篇我們都討論過了，現在應該來決定如何投票，以及結果是否要給獎。

李魁賢：

一個人投一票，或者放棄。再看要不要給獎。

蔡素芬：

李老師剛剛的建議是一人投一票，放棄就不投。如果沒過半就再討論是否給獎？

李魁賢：

我們現在就決定沒過半就不要給獎了。

蔡素芬：

畢竟是鼓勵性質，高雄獎得主給三十萬獎金是主辦單位的誠意。那就請各位投給最優秀、最適合得這個獎的作品。

會議結果

〈造船廠的童年〉獲得三票（李魁賢、凌性傑、蔡素芬），〈我是魚——寫給三餘書店〉獲得一票（曾貴海），〈岳母從岡山來〉獲得一票（李志薈）。〈造船廠的童年〉獲過半數委員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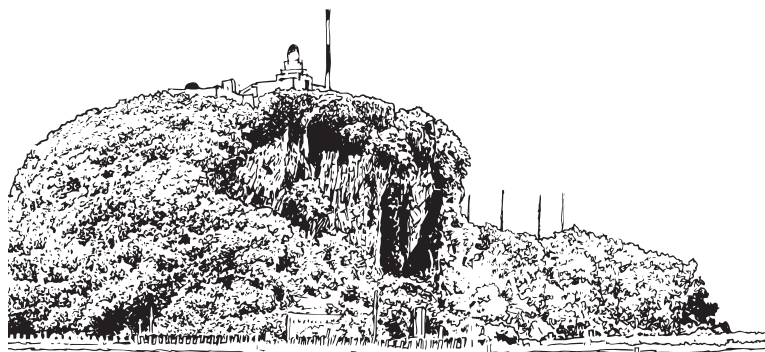
主席宣布二〇一五打狗鳳邑文學獎高雄獎由〈造船廠的童年〉獲獎。







小說組



小說組總評

彭瑞金

今年度的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部分稱為「小說組」，只要是達到六千字下限以上的作品都可以進入複選。因此，參與評選的作品超過十萬字的就有兩篇，另有八萬字、四萬多字的，進入複審的一百四十二篇作品中，超過二萬二千字的就有十六篇，其餘一百二十六篇作品以每篇一萬兩千字計，總字數達二百二十萬字。實際字數肯定要超過許多，二萬字以下的作品，最多見的是一萬二千字左右。

五位評審可能因為承諾在先，都沒有閱讀量的抱怨，卻一致認為從六千字到十一萬六千字的懸殊「體型」的小說中，確有評比基準的困擾。如何在短小精緻的作品和以續航力令人擊節稱賞的作品中做出抉擇，確有困難。當然，要在一百四十二件作品中，只挑選三名得獎者，只有百分之二的得獎機率，也的確為難了評審。獎項少的文學獎固然可以突顯得獎作品的難能珍貴，但恐怕也可能讓眾多的參賽者感到氣餒，畢竟有不少作品未能得獎是差之毫釐而已。本年度的大部分評審都認為參賽作品程度相當整齊，就激

勵小說創作風氣而言，的確達到了成果豐碩的目標。

評審是採用匿名評審的，直到獎項揭曉後，主辦單位才告訴我們，參賽者不乏已有相當成就的作者，甚至是知名作家，但我相信更多的是大家都陌生的小說創作的生力軍，或許這樣才更符合文學獎設置的目的，刺激創作也開發更多的小說創作人才。

小說組的複選是由五位評審委員分別挑選三篇作品，共有十二篇作品進入決賽。一百四十二篇作品中，只有一篇作品得了三票，一篇獲得兩票，僅獲一票的則有九篇之多。評審共識性不高的原因可能是這些進入決賽的作品都各有所長，差異懸殊不大，要怪只怪獎額太少了。這次的打狗鳳邑文學獎和近年來的文學獎相同的是，也有議題集中的問題。雖然說有英雄所見略同的可能，但是隨著議題熱浪走的作品，要能推陳出新到令人耳目一新確實不易。同議題，甚至同類型的作品，往往會被拿來和某些「代表作」比較，沒有突破、沒有新創意，即使有苦勞，也常會被人忽略。文學獎存在的最大功能就在鼓勵人不斷地突破前人設置的創新障礙吧！

二〇一五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組的評審是由李喬、蔡素芬、郝譽翔、李維菁委員和我共同擔任的，每位委員的身分背景都不太一樣，對於各類型作品，在評審意見上未必完全一致，但最後呈現的，就是我們的「共識」。得到今年度小說組首獎的是〈岳母從

岡山來〉，評審獎是〈巴士上〉，優選是〈給正義的生日快樂〉。分別是三種不同的小說議題，各篇都有評審撰寫的評審感言，這裡就不再贅言。所有的文學獎評審都是力求公允，希望能透過評審讓優秀的作品出線，讓寫作者的努力得到鼓勵，但文學都有永遠無法避免的「主觀」，只希望評審的「主觀」能讓得獎者感受到激勵，也希望本屆未能得獎者不受到評審結果的「影響」，繼續燃燒小說創作的熱忱。



◎花柏容

岳母從岡山來

小說組首獎作品



花柏容



作者簡介

1966年12月3日生，臺大歷史系畢業。著有《愛貪小便宜的安娜》、《被劫持的影子》、《龜島少年》。曾獲聯合報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

得獎感言

妻和岳母是高雄岡山人，高雄是我第二故鄉，多年來往返於臺北—高雄之間的旅程，讓我有一些感觸，我們經歷的每一個生命片刻，都重疊了幽微的因果關係，以及與他人的牽連，當我們發現這些潛藏的事物，便構成一場奇妙的旅程。

岳母從岡山來

花柏容

1

我想回顧一場旅程，但究竟旅程是怎麼開始的，我並不是那麼篤定。

回顧本身就是發生在內心的旅程，人一旦開始旅行就會面對不確定性，回顧當然也不例外。

午後站在如棋盤分布的魚塭平野泥土路上，路兩邊都是水塘，水面如鏡般倒映白雲青空、電線桿、樹影。四下死寂無人，只有我和我的狗伴香吉士。

偶爾熱風從海的方向吹來，我想起以前回岡山，我和妻常常開車到蚵仔寮這一帶的魚塭走走。結婚前我們到這附近取過景，拍了一段影片在婚禮時播放。我因此想，旅程或許是從這裡開始的。

那時，妻跟我說一個故事，大學剛畢業時她一時找不到工作，便兼了好幾個家教。

她有一個學生阿達就住在蚵仔寮，家裡是水產養殖戶，阿達媽媽每餐幾乎都做糖醋吳郭魚這道菜，讓她很好奇。因此阿達便帶好奇的老師到魚塢，蹲在水池邊努力一段時間後，網起一條大約身長十公分的吳郭魚，順手從褲袋裡掏出小刀就對吳郭魚開膛剖腹，還若無其事奸笑著把魚內臟挖了出來，然後把牠丟回水桶裡，叫老師看仔細了……妻不想看但不由自主往桶裡瞄一眼，只見吳郭魚肚腹下方拖著外露的臟器，流出如絲的血液在水中暈開，但卻一副什麼事也沒發生的樣子，繼續悠悠游著……這時阿達才跟老師解釋，魚塢養殖戶最怕吳郭魚，因為吳郭魚生命力和繁殖力超強，還會吃掉別種魚的卵……

妻說殺魚的畫面很驚悚，一生難忘。不過，學生的舉動對日後的她產生某種啟發作用，她決定離開岡山到臺北找工作。阿達同學並不知道自己的行為對老師產生了重大影響，他只是好玩加炫耀。往後在臺北的生活，她總是想起那隻被掏出內臟還沒事般游著的吳郭魚。我問妻：吳郭魚沒死嗎？妻挽起我的手臂，別有所指地瞅著我說：怎麼可能？不過，吳郭魚找到別的東西，把它裝進肚子裡了……我想，妻所謂別的什麼就是我。

後來我查了資料，吳郭魚並非臺灣原生魚類，是故鄉遠在非洲的「旅人」。

一九四六年由吳振輝、郭啟彰引進莫三比克種魚苗，並以兩人姓氏命名，吳郭魚從此展開一場為了成為廉價蛋白質來源的人工培育變種旅程，並且對本地生態造成衝擊等等……資料是這麼寫的。在我想像中，這種被叫做 Tilapia 的魚種到臺灣不但換了名字，連內在生命也換了，就像身為吳郭魚的妻到臺北把我放進她的肚子裡，現在游到上海應該也會裝進新的東西吧……我這麼想著，旅行和人生不都是如此：改變才是不變的常態，這是我學會的悖論之一，而人生是掌握各種悖論的過程。

或許，我想說的旅程應該從妻離開岡山開始。妻到臺北工作後，因為是社會新鮮人，加上待的第一家公司一起工作的同事都是臺北人，因而覺得自己和環境隔隔不入，在別人眼中是個什麼都不懂的南部鄉下人。有一天主管在她桌上放了一枚自製徽章，上面畫了一隻水母，意指她做事無腦，還附上字條要她以後隨時把徽章別在胸前。那一刻她很想收拾行李回岡山，除了職場的挫折感，更令人難堪的是，她自己常用水母比喻媽媽，如今這個綽號竟回到她身上。後來妻想到吳郭魚，決定把屈辱的水母吃進肚子裡，成為她的一部分，並且以一隻吳郭魚的姿態繼續在臺北游了二十幾年。我想，當年如果她早早打包回岡山，我們就不會認識了，我也不會有岡山岳母了。

此刻妻已在上海生活了一個多月，並從飯店搬到定居的房子。前幾日我把一套柳

宗理廚具寄去，並且打微博通知她。通話中她說考慮把養了十年的老貓花生接過去，但她也知道因為防疫規定，花生去中國是有去無回的不歸路。其實我們討論過這問題幾次了，我跟妻說我們好像抱著花生在臺灣和中國之間來回打滾……妻聽了笑個不停，過一會在電話那端潑泣，說我跟岳母都搬過去算了，一家人不要分開……

望著太陽西斜天色投向暗夜的靜謐平野，懷想妻年輕時走過的生活足跡，我察覺到心中柔軟的感觸其實包覆著隱伏的痛，我知道這複雜的心境來自我和妻因漂泊而相遇，如今也因漂泊異鄉而分離兩地。

遠方公路上有小黑點般緩慢移動的人影，是個騎自行車的人，我望著他，有所感悟每個人都只是這個在大地跋涉的剪影，某一段時空裡的投影，不管從何處來，將往何處，走了多遠。

一旦開始回顧，便沒完沒了，或許我應該從岳母搬到臺北開始……或許旅程是從我丟了工作開始……

妻決定去上海工作，留下花生和岳母給我。花生是一隻老黃貓。

反正我失業在家，花生和岳母也幾乎都在家，妻子託付我也是很合理的事。不過，我不是一開始就這麼想的。

「你要多跟花生和媽說話。」上計程車去機場前，妻半開玩笑地說，顯然是想沖淡離別的傷感。不過，她平常就嫌我太少和岳母聊天，也太少陪花生玩。

「會啦，我有帶她去慢跑。」自從三個月前我被雜誌社資遣丟了工作，只要沒下雨或特別的事，我都會在傍晚時出門慢跑。

原本，岳母阿知老太太和大舅子的女兒小津一起住在岡山。按計畫小津打算留在高雄讀大學，但是選填志願一個不小心，就偏偏落在第七順位的臺中東海大學，這是近因。遠因是大舅子生意失敗，丟下妻兒老母跑到中國了，小津的媽媽和大舅子離婚，搬回左營娘家。一件事疊著另一件事，就像一盤千層麵端到我們眼前：岳母怎麼辦？總不能叫小津重考，讓一個老人家自己住也不妥當，何況我這個岳母極不適合當獨居老人，她有經常忘了自己正在用瓦斯燒東西的毛病，光是這點就夠嚇人了。

妻和我商量，把岳母接到臺北，但我自認為不擅長和老人相處，而且從上大學後我就不再和父母家人同住，結婚時我和妻的共識也是謹守兩人世界的原則。因此我有點擔心，家裡多一個老人，多年來習慣的生活方式將受到破壞，萬一影響我和妻的感情怎麼辦？但是岳母有難，我能撒手不管嗎？

另一個猶疑是，我從未和岳母一起生活過，結婚以來因為岳母住南部，每年只是逢年過節短暫地相處幾天，彼此積累的不滿應該極為少量，但若是每天相處就不一樣了。

印象中岳母是不多話的老人，但這可能是因為我對她不了解。不過我沒時間了解我們能否互相忍受了，小津打電話給妻，說阿嬤接到自稱討債公司的電話，要找她爸爸。因為擔心黑道找上門，妻緊張地奪命連環扣要岳母立刻搭高鐵到臺北，結果當時正在家裡跟友人打麻將的岳母竟說等她牌局結束。這是我第一次體會岳母的幽默感。

岳母不太情願地搬來臺北後，緊接著另一個意外出現。之前妻和獵人頭公司談了上海一家外商電影公司國際版權部門的主管工作，談過一次後很長一段時間都沒下文，妻以為沒成了。沒想到岳母才來我們家住了幾天，該公司的人事突然來電，叫妻去上班。

「這樣我到底要不要去上海？」妻問我。

「你就去吧，反正我在家顧貓和媽媽。」說實話，我這麼說時並不是挺有把握，因

為我無法想像自己單獨和岳母住在同一個屋簷下會是什麼光景。其實，我還有沒說出口的感覺，大舅子跑路、小津上大學、妻子去上海，此時的我好像晾在一邊旁觀大家忙著大風吹換位子，暫時當一株沒事的盆栽。這種感覺很奇妙。

「嘿嘿……剩你一個人很無聊吧？」妻去上海第二天，岳母竟然用幸災樂禍的口氣對我這麼說。說完她發出哀嚎，痛苦地彎下身察看腳趾，原來是不小心踩到胰島素注射器針頭，連她的糖尿病都在挖苦她幸災樂禍。她回頭看我，靦腆自嘲地笑了出來。我頭頂罩下一片烏雲但又想笑，並且想像若妻知道會怎麼說……

「歹勢啦，幸災樂禍是我們家的傳統……」

3

岳母在臺北沒有親友舊識，我看她整天和電視對望也不是辦法，只好替她找工作，請她負責買菜、煮飯、洗衣服，其他打掃家務由我搞定。原本不想讓她碰火，但是反正我通常都在家裡，警報器就我來擔任了。

可以去逛我家附近的傳統市場對岳母來說是樂事，不過她還是有很多空閒時間有待

打發，一開始我坐在客廳長桌上的電腦前寫作時她會坐在對面看書或翻雜誌，有一次我甚至發現她讀著我在幾年前出版過的小說集，不過沒多久就把書和老花眼鏡擱在桌上，跑去睡覺了，我心想這應該就是她對我的作品的評論，所以我也省得問她讀後感了。後來岳母很少再拿客廳上書架的書來讀，不知道是不是我害的。

家裡的藏書沒辦法幫她排遣無聊，我只好再找別的办法。我想到朋友順子，於是打電話問他可否讓岳母參加他爸爸的麻將社團，順子爸爸很爽快就答應了，有了老人麻將安親班，這下岳母應該會如魚得水，我也鬆了一口氣。

結果好景不常，妻去上海過了一個星期，有一天下午我接到中和南勢派出所的電話，叫我去保岳母出來。因為跟中和不熟，我從土城趕到派出所足足花了一個多小時。到了派出所看到順子爸爸跟警察有說有笑，三男一女四個老人個個都一身犀牛皮沒在怕的樣子，我才發現只有我在擔心。

我載老人麻將團去捷運站搭車，車上老人們輪番幹譙警察未免管太多，連老人的小賭興也要剝奪。順子爸爸很天才，竟帶著他們去附近的光明頂山上，一間藏在廟後面據說專門服務老人的「職業賭場」打牌。我怪自己沒跟順子問清楚就冒然把岳母推進火坑，還害她被警察抓到，不過岳母似乎毫不在意。警察雖然沒打算認真追究，順子爸爸

大概看我臉色鐵青，臨走前特地向我道歉，我內心其實不怪他，只是懊惱替岳母安排的休閒計畫竟然一下子就玩完了。

老人麻將團被捕事件後，聽順子說那些老人因為家人干涉，都暫時各自安分待在家裡，不出來混了。其實我也不敢再讓岳母參加他們的活動，結果岳母又坐回電視前，於是我決定邀她參加我的慢跑活動，這絕對比去山上打麻將安全得多。

我已失業三個月，三個月前雜誌社宣布裁員，我是其中一個。裁員的原因是公司業務縮減，我們公司手上自己的雜誌一本本收了，賺錢的事業只剩幫中國的雜誌代工製作，公司只出美編，印刷在香港，企畫撰稿攝影都在中國完成。有趣的是業務縮減雖屬事實，但老闆一樣忙，忙到我自己已經一個多月沒看過他，因為他在上海經營他的新生意。

超過四十五歲面臨失業，心裡不可能沒壓力，我甚至開始檢討自己的人生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所以導致如今的結果。不過好消息是一般規定可以領六個月失業補助，我因為超過四十五歲有機會領到九個月到十二個。朋友安慰我說就當自己放「長假」，但我實在不年輕了，再說我也不是木村拓哉。

為了防止長期性失業讓生活失去重心和規律，我每早起床後都坐在電腦前試著寫小說，但我懷疑我會丟工作是不是因為我一邊上班一邊寫小說，上班之神和小說之神對我

如此一心二用都很不滿，於是上班之神決定懲罰我，而小說之神則竊笑認為我早該棄暗投明。

另外就是慢跑。上班二十多年，從來沒養成規律運動的習慣，失業後我做得最成功的事，就是每天都有去慢跑。

慢跑地點是我家隔壁的大學操場，我通常是五、六點的時候，戴著耳機在那裡繞個十圈。這個時間大部分上班族還在公司，學校正熱鬧著，操場上常常可以看到很多學生在團練熱舞或啦啦隊，籃球場、排球場則是一片籃球和排球極有節奏地拍打著地面或者飛來飛去的光景。

除了熱烈地跳著舞、作各種運動的學生外，司令臺兩側漆著像把幾塊不同顏色布丁疊在一起的觀眾看臺階梯上，幾乎每天可以看到三個男生坐在那裡慵懶地唱著不知名的流行歌。右邊同學彈吉他，左邊同學敲著一個灰沉沉的箱子，看起來像是自製的鼓，外型雖然令人起疑，但音色倒是出乎意料的稱職。

傍晚的大學校園可以說四處竄動著青春活力，這個時間到操場慢跑，會有一種蹣跚很爽的錯覺，大概是因為我還失業不夠久，身體裡還殘留著上班族時鐘。

有一天我即將完成慢跑十圈的作業時，遠遠看到岳母穿著粉紅色棉質寬鬆上衣的身

影走向操場邊的旗杆臺前，站在那裡等我。她一頭白髮身材五短粗壯，有如男扮女裝的北野武，相當容易辨認。不久，司令臺後方湧出一群統一穿黑色T恤練舞的學生，把岳母擠到觀眾看臺一角，從遠處看她彷彿被那些黑衣學生人牆遮蔽包圍，我看到她乾脆坐了下來，似乎決定當一名觀眾，欣賞學生的團體舞表演。黑衣學生們相當賣力在排練，許多動作融合了高難度的拋接特技，加上音樂開得大聲，路過他們很難不看一眼。等走到夠近的地方，我發現岳母竟然頭歪一邊睡著了，我慶幸自己不是那些學生，不然一定會陷入嚴重的自我懷疑。我望著岳母，只覺得她就像被空投到臺北，和所有人失聯又迷路。的傘兵。自這一刻起，我不時被一個問題困擾：要岳母搬來臺北是不是錯了？

妻告別住飯店的日子，搬到以前的法租界一帶的那天下午，我一邊想著妻提起住飯店有床很好睡、安靜、不用自己打掃等等優點，一邊繞著操場慢跑，不過我想到最多的是妻說到從飯店去公司上班或下班走回飯店時，心情總是很好，因為每天像在旅行，去公司也是旅行的一部分。而且長期住在飯店這種過度性空間裡，人似乎會因此和現實保持了某種距離……妻問我：不考慮金錢的話，若是我會選擇住飯店或租房子……我一時難以抉擇，又繞了一圈後我才想到，有可能讓花生住飯店嗎？我被這個想法攫住，認真思索著該怎麼做可以實現如此融合旅行與居家的生活方式，這樣至少有一個好處，我以

後都不用清貓毛了……

和岳母慢跑完回到家，岳母先洗了米和青菜，洗了澡又回到電視間裡。我在廚房洗著午餐留在水槽裡的餐具，打算騰出空間方便岳母煮晚餐。過一會她默默晃到廚房，先是打開冰箱卻好像忘了自己的意圖關上門，再次開門才拿出冰水罐，然後走到我背後的廚房中島喝著水，我回頭幾次，發覺她一直站在那裡朝我背後看著，以為她是連電視也看不下去了，正發慌想著該怎麼辦。

「阿介，我想回岡山……」岳母怯怯地說，好像還跟我不太熟。我想她是考慮了很久才決定提出來。

我停下手上的作業，回頭看著岳母，「為什麼？」

「過幾天你岳父忌日，我差點忘了，早知道我晚點再來臺北。」

我聽了沒有很驚訝。

結婚之前妻跟我說過，她大學畢業後剛上臺北工作，有一次回岡山，坐了四五個小時的客運好不容易回到老家，一心一意想著馬上就有沙發可以躺，結果卻發現家裡不但沒人，東西都清空了，對面的鄰居告訴她：你媽搬家了，你不知道嗎？

我想像妻此刻正倚著流理臺轉頭對我苦笑：你看！我媽連搬家都可以忘記通知女

兒，忘記別的也很正常。這件事妻提過幾次，可見她心裡在意。

「可是，沒人載你去公墓。」我說。岳母家在岡山市區前峰國小附近，離靠近空軍基地的公墓有一大段車程。

「沒關係，我騎摩托車去。」

聽起來令人擔心。不過，岳母雖然快八十歲了，眼睛和腦袋不太靈光，但在岡山去哪裡都是騎著她那部圓滾滾的VINO 50機車。和她同住一個月來，我已經聽過她提到那部VINO不下五次，岳母顯然很想念在岡山騎著機車到處跑的日子。

其實我也有一部摩托車，但不敢讓她騎。臺北車太多，而且她路不熟，前幾天出去超市買個東西，結果就迷路了，我只好騎車出去找。回家以後，我又帶她出門複習一次環境認識，課程結束後，她搔著頭對我說：「奇怪了，很簡單啊，我剛不知怎麼走的，一下就過了頭，然後就走到完全不認識的地方。」

我想到妻跟我說過：「我媽是無腦水母，而且視線狹窄，只看得見就在眼前的東西。」岳母其實不是年老痴呆，是一直腦袋空空。聽說岳母在岡山騎車時沒人撞她也會出車禍，因為她不時會騎到突然驚覺，為何眼前會有一面牆壁、一座沙堆、一個卡車輪胎，然後就迎面撞上去……

我心裡盤算如何讓岳母打消念頭，雖然我閒閒沒事，有的是時間陪她去，而且我也不能讓她一個人回南部，但想回頭一出遠門就是一筆開銷，對於一個矢志節儉度日的失業中年人來說，這實在是兩難。

正猶豫的同時，我想到一件事：岳母是不是想藉機溜回岡山，她根本不想住臺北？「不然，我陪你下去好了。」

「蛤？無免啦！我自己返去就好了。」岳母的演技不太好，她沒料到我會這麼說，一臉驚慌失措。

「那你何時要回臺北？」我決定試試她。

「看看啦，我剛想到，土風舞社的經費在我這裡，我也要拿錢去給社長一下，可是她這幾天好像不在，所以可能會等她回來吧。」

「不用等啊，我幫你匯給她就好了。」

「妹駛啦，我要當面跟她交接……」果然，她使的是拖延戰術。

這就是妻交接給我的岳母。

在我考慮要不要回岡山的時候，岳母沒再提這件事，但我感覺到空氣中散發某種氛圍，她用沉默暗示她心意已決，不管我的答覆是什麼。

隔日中午，我媽打電話來，說她要與鄰居參加里長辦的花東旅行團。快到五都選舉了，和里長很熟的媽活動特別多。她還說，弟弟帶了弟妹去德國出差，家裡唱空城計，問我能否接香吉士到我家住三天，不然就得託鄰居了。

香吉士是年紀和花生差不多大的老黃狗，去鄰居家牠一定會每天哭，想到這點我就心酸，於是我開車去接香吉士。大約十年前，我在關渡漁港邊撿到香吉士，不久有朋友找我去中國南京工作，我雖然去了一趟南京看看，最後還是婉拒了朋友。不過，我不敢告訴朋友，我沒答應邀約是為了香吉士。話說回來，要是當時去了中國，也許我現在就不會失業了，不過，我應該也不會認識妻了。

往關渡路上，我反省著為了一隻狗放棄去中國的機會是否太傻太任性，對於那個無緣發生的「生活在中國」的人生，我是否後悔沒有選擇？說實話我沒有答案，我沒辦法評價沒發生的事，因果關係也不是簡單地對號入座，現在我只能喜歡自己的選擇。

車開到我媽家巷口，香吉士已在門前狂搖尾巴吠著，我去找停車位時，牠立刻飛奔跟了過來。車子一停妥，香吉士便繞著車子東嗅西聞，好像我的老Carmy是一塊肉。

家裡來了媽媽的朋友，為了避免回答為何我不上班的問題，我沒待太久，便帶著香吉士離開。

坐車是香吉士最愛的三件事之一，另外兩件分別是吃和在草地打滾。回土城的路，我打開後座車窗讓香吉士吹風，牠兩腳跨在門上，頭伸出窗外，強風把牠平常伏貼的耳朵吹得站了起來，一路笑得閤不攏嘴。

看香吉士這麼開心，我決定帶岳母回岡山。

「香吉士，要不要去岡山？」

「汪！汪！」香吉士說好。其實牠聽到「吃、走、去」等關鍵字時答案都一樣。

一說要回岡山，岳母立刻精神來了，馬上收拾好行李坐在客廳沙發等著。

「媽，不用帶行李箱吧？」岳母一副要回去很久的樣子。

「沒關係啦，我順便多帶點衣服上來。」

岳母和香吉士有如阿寶和老皮一起開心上路，但是上車沒多久，她就開始睡覺，只

有香吉士保持興奮狀態直到新竹，才累了趴在座椅上休息。

我們到關西休息站上廁所，買了一些飲料點心。香吉士在停車場對一棵行道樹撒一泡尿，我一邊抽菸一邊餵香吉士吃煎餃，抽完便立刻上路，因為我不太喜歡休息站匆匆來去的氣氛，但我自己也是如此。

妻交待我要跟岳母多聊天。重新上路後，趁岳母還沒睡著，我問她：媽，你有遇到岡山太空襲嗎？

「有啊，那時候我九歲吧。我們都躲到小岡山阿公家了。」

「所以……沒遇到嗎？」岳母有時講話會顛三倒四，得經過再次確認。

「有啦，我有遇到，我聽說丟的炸彈有夠多，還炸到我們學校，不過，那時我在防空洞裡睡覺……」

聽說？那不就事後了？「你是說美軍轟炸的時候你還在睡覺？」

「嘿啊，大家不知道都躲去哪了，我在睡覺，沒人叫我……」

「可是，你都沒被爆炸啊、震動啊乒乓碰撞的聲音嚇醒？」

「沒有啊，我就睏足熟，一直到睏醒了，聽到外頭吵鬧鬧，走出去看，哇！發現不得了！」

九歲的阿知走到外面時，從小岡山方向望著岡山市，尤其是空軍基地、海軍航空廠那邊陷入火海，濃煙烏雲幾乎蔽住了天空，阿知以為自己在作夢，不然怎會睡個覺起床，岡山就不見了……此時市區一片焦土有如阿公家廚房的大灶，灶爐裡看去盡是發紅的火炭和燒黑的木柴，她傻傻地望著遠處山下既恐怖又壯觀的景象，不理解這一切是為什麼而發生，直到背後漸漸出現從別處防空洞走出來驚懼未定的人群，她才清醒過來。

「你剛說是美軍來轟炸嗎？」

「是啊，不然呢？」我一時不明白岳母的問題。

「噢，我一直想成是日本飛機。」

「怎麼可能？那時臺灣被日本統治欸，日本怎會自己打自己？」

「噢，我搞糊塗了。」我從後視鏡瞄一眼岳母，她真的是一臉困惑，也許是對自己的記憶，也許是對我說的話。

「媽，你怎會以為是日本？」

「聽人家說的吧，我們不是抗日嗎？」

阿知老太太的記憶發生重組了嗎？她到底聽誰說的啊？

這時妻從我腦海中跳出來，坐在副駕駛座對我說：還有一次！四十二年後一九八六年大仁宮拆船場油輪爆炸，家裡的門窗玻璃都震碎了，我媽也在睡覺。不信你問她！

「大仁宮那件事是真的嗎？」我不自覺轉頭問岳母。那時岳父在中鋼上班，高中剛畢業的妻還跟爸媽住中鋼社區。工作中的岳父擔心家裡，從工廠焦急趕回社區，一進門看到客廳滿地玻璃碎片，不見岳母蹤影，他四處張望大聲叫喚阿知阿知，打開臥室房間門，只見岳母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岳母沒回答，她又睡著了。即使不時被香吉士的尾巴掃到，也不會妨礙她的好夢。站在駕駛者的角度，岳母實在是令人氣餒的乘客。但我同時覺得她滿幸福的，不管是遇到什麼磨難，她應該都能安然挺過，我突然明白岳母家的「幸災樂禍傳統」，其實是一種豁達，他們會嘲笑別人倒楣出糗，不過一旦自己遇上了也不會放在心上，譬如看見旁人跌得狗吃屎笑得得意忘形，結果自己也不小心撞到頭，於是也把自嘲的成分加進去，笑得更大聲。在他們的眼裡，世上不存在太嚴重的事，只要不往嚴重方向想就好。

電臺播放謝銘佑〈戀戀大員〉吉他前奏悠悠展開的時候，車子正接近后里。聽到手機響了，來電鈴聲很像水龍頭打開流出一長串沒有旋律的鈴鈴聲，一聽就知道是岳母的，但她始終沒接，我只好把音響聲音關到最小。

「媽，你的電話！」我轉頭張開嗓門提高音量叫岳母，果然她在睡沒聽到。岳母轉醒過來，連忙從背包裡找出手機。鈴聲沒斷掉，來電的人很有耐性。

「喂——小津哦，怎樣？……你要來臺北？可是我不在臺北，我要回岡山啦……嘿啊，在高速公路，你姑丈開車帶我啊……我們到哪裡哦？欸……我不知道欸……你等一下……阿介，小津啦，她要問我們在哪裡？」

「快到臺中了。」

「小津，你姑丈說快到臺中了……你也要回岡山？……哦……阿介，小津說你可不可以去學校接她，她要跟我們回去……」我心裡納悶著：才十月初，剛上大學沒幾天就想家？我把岳母的手機接過來。

「小津，明天還有一個星期五欸，你不用上課啊？」

「要啊！姑丈，你沒聽過躑課嗎？」

「喂——私立大學學費很貴欸！我要跟你媽講……」

「哎喲！明天的課可以不用去啦，反正你來接我就對了。」
於是繼香吉士後，我又多了一名意外的旅客。我好像以前開野鷄車的，沿路揀客人。不過，多了一個不會一直睡覺的旅伴總是正向發展。

下了交流道進臺中市區，岳母想上廁所，於是我先停在麥當勞門口。看岳母下車，香吉士一直緊張地朝著她的去向張望，牠應該有牧羊犬基因，把我們當成羊，一旦有羊擅自走遠，牠就會顯露焦慮不安的情緒，一臉「那隻羊怎麼跑了」的表情。

岳母去了好久，我只好下車，也讓香吉士下車。香吉士在路邊停車的空地用鼻子探索陌生的新世界，然後在一株剛冒出水泥地縫隙的孤獨野草上灑了幾滴尿，這樣牠就完成生平第一次到臺中的打卡動作。

抽完菸我和香吉士先上車，岳母終於姍姍來遲。令我驚訝的是，她手上多了伴手禮：一包抹布。

「媽，你買抹布幹麼？」我希望她不會說要給我擦車。

「沒有啊，抹布用得到啊。」我心想但也沒必要這個時候買。其實我是要趁機教育她耳朵別太軟，太容易被推銷員說服，買了沒必要的東西，這是岳母的另一個毛病，可是她不承認自己容易聽信他人亂買東西的傾向。

「多少錢？」

「一百塊。」

「一百塊？這麼貴！」

「啊我就看那個老先生坐輪椅很可憐咩……」

這時妻又出現了：這算不錯了，只買一塊抹布。

在校門口接到小津，小津沒想到香吉士也來了。我還不是一樣沒想到小津會加入我們的岡山之旅。

重新回到高速公路，小津想用她的手機接汽車音響，把我的臺語歌換成她愛聽的韓流歌曲。但是我的車和音響配備都太老，沒辦法接受 iPhone。

「小津，你才來沒幾天，就想回家哦？」岳母雖然很高興看到孫女，也忍不住納悶。

「對啊！有這麼痛苦嗎？」

「也沒有啦，宿舍很難睡，我室友小邱很吵，每天早上六點就給我起床做體操……」

雖然做體操滿好笑的，但我可以體會小津的痛苦。岳母也是每天早上五、六點起床，在廚房製造擰塑膠袋、碰撞碗盤餐具種種惱人的細碎聲。我想關房門讓耳根清靜，但如果我這麼做，就會輪到花生跟我玩不斷想出去和進來的把戲。

「你沒有跟她說？」

「有啊。但是她說從小就有早起做體操的習慣，沒辦法改，只能儘量小聲一點。」小津數落著其他三位室友的各種怪癖，除了早覺會的小邱，還有睡她上鋪喜歡用噴香水代替洗澡，一直無法接受自己考上臺北以外的私立大學的苗莉，經常對室友強調她不會讀東海太久，於是小津幫她取個綽號：反攻臺北。最後一個名字叫張人鳳，是小津覺得同寢室中比較正常的，雖然她很少跟室友說話，每天都早起，坐在書桌前讀自己的書，時間一到就去上課。

「不過我們有一個共通點，我們都討厭學校規定每天早上七點新生要去打掃校園，必修欸！還會打分數，沒過要重修！怪癖吧？」

聽起來沒有什麼太嚴重的事，只是對住校生活的不適應，時間過了，應該就好了。說不定現在被她嫌怪癖的室友，以後都會變成她的朋友。反而讓我發覺不太對勁的是小津從上車以後，就不時若有所思，不像以前什麼都不太想，只關心偶像動態的樣子。

妻立刻跳出來反駁我：那是因為你不會跟人聊天。

我心想妻可能是對的，畢竟小津也長大了，面對的環境和人也正在改變。有時候我覺得，妻就像菸酒上面標示的警語，防止我沉迷於自以為是。

「姑丈，我們可不可以去一下彰化？」小津有點不太好意思說出口的語氣。我一聽，就覺得彰化有什麼等著小津，絕不是想去吃彰化肉圓那麼簡單。

「彰化？要去看看大佛啊？」

「厚——大佛有什麼好看的，我高中同學小光搬去彰化跟阿公住，她前幾天打給我，說她阿公過世了……」

小津轉頭望著車窗外沒明顯變化的高速公路風景。我心想朋友的阿公過世，應該不至於讓一個大學女生感到困擾才對，我耐心等待著下文……

「然後呢？」連岳母也在等。我心裡稍有不平，孫女來了岳母就不睡了，要是妻在場也一定這麼抱怨。

「她問我能不能幫她一個忙……她想在葬禮的時候跳舞給阿公看，但是一個人跳很無聊，所以想找我一起……」

「為什麼會找你？」第一次聽到這種事，我只知道有孝女白琴哭墓的習俗。

「我跟小光都是熱舞社的啊。」

「我是說有人在葬禮的時候跳舞嗎？」

「小光說她們鄉下有啊，還有職業的歌舞團，可是她爸沒錢請，所以，她想自己跳。」

「那我走的時候你也跳一下。」岳母顯然很感興趣。

「我也要。」

小津給我和岳母看她的眼白：「厚——我是不得已的，本來不想去的。」

「什麼時候要跳？」岳母問。

「我同學說今天晚上。」

「可是，你本來不是要來臺北？」

「就是因為不想去啊……所以原本打算跟小光說我要去臺北找阿嬤的……」

原來小津的煩惱是這個，「那為什麼又改變主意了？」

「我以前跟她很好啊，而且，你們跟我去，我就比較不怕了。」小津笑了起來，她終於放下心中的石頭，恢復平常不愛花腦筋煩惱的慵懶狀。

於是，我們又離開往岡山的正軌，下交流道朝彰化臺西村奔去。

這趟往岡山的旅程比我想像的曲折費時，不過反正沒人趕時間。

6

到達臺西已經傍晚，天色灰濛濛地暗著，靠近出海口的遠處可以看到一座彷彿群集黑塔和煙囪的城市，每個塔上都發出點點紅光，像螢火蟲的聚會，巨大的煙囪則吐著白煙，幾乎與天色融為一片。

「姑丈，那是六輕嗎？」

「嗯。」

村子裡到處有一種人都走了也沒人會來的氣氛，很多房子大門深鎖，不見燈火也不見人跡。除了偶爾過往的車子，聚落街上安靜死寂。

幸好，小津沒有自己來。不然，她可能會立刻轉身逃走。

車子開了一段，看到馬路邊有人搭棚子，外頭還擺了罐頭塔和花園，一看就知道是有人辦喪事，我以為那就是小光家。

「那裡嗎？」

「不是。」小津看看手機的導航，「再往前一點。」

我突然聽到長長一聲肚子發出的咕嚕哀嚎，轉頭看看小津，小津趕緊撇清，「是阿嬤啦！」

「媽，你餓了？吃國宴好不好？」路邊剛好迎來一面醒目的紅色招牌，大大寫著：國宴 蚵仔炸美食小吃。我心想國宴兩字在這種籠罩在六輕陰影下的偏鄉荒村實在是諷刺，太有荒謬感。

「好啊！國宴好像很厲害……」岳母顯然沒意識到六輕汙染吃蚵仔不太穩當，我自己也很愛蚵仔料理，一時就變得不怕死。

「還是要先去找你同學？」

「先吃好了，我叫她來找我們。」

點菜的時候，小光來了，看起來是個滿中性的短髮秀氣女生，說話爽朗大方，如果坐在臺北的咖啡店，大概會被當成時髦文青，只是文青應該不會跟小津做朋友。原來小光以前是熱舞社社長，難怪小津在她面前好像成了小嘍囉。

小光跟我們打了招呼，便跑去跟老闆說話，顯然是要交待帳算她的，幸好沒點太多。這樣一來我只好送白包了，果然出門就是會花錢。

「你們晚上要不要住這裡？」小光問小津，小津看看我。

「不打擾你們了。事情一完，我們就走。」

「姑丈不用客氣，開夜車危險，還是明天再走吧。我們家是不太方便招待，不過，我伯父家有一間空屋，很乾淨，你們可以去住那裡。」小光說起話來，有一種超乎年齡的說服力。

已經天黑了，感覺離家很久，而且距離目的地還很遙遠，身體和心理上似乎都贊成停下來休息。坐了大半天的車，岳母看起來也累了。「那就打擾你們了。」

吃完晚餐，小光騎著摩托車在前領路，帶我們到一間黑瓦白牆的老屋前，房子看起來重新粉刷整理過，小光說是大伯的老家，大伯過世很久了，兩個兒子很少回來，卻願意花錢整修老家。

小光拿鑰匙打開鎖頭，拿掉纏繞在門把的鐵鍊，要我們在外邊等一下，她進去先把門窗打開，讓久沒人住的房子沉積的穢氣排出。

來鄉下地方，最高興的應該是香吉士了。牠在老屋附近的空地四處巡邏和做記號，我從車上拿了餅乾和碗讓牠吃晚餐。

我跟著香吉士到周邊走走看看，一眼望去滿目盡是頹敗的景象，連種在路邊的木麻

黃都東倒西歪，似乎乏人照顧乾枯了。房子外圍的矮磚牆上有褪色斑駁的彩繪，彷彿記錄了甘蔗田、西瓜田過往的盛況，牆邊放了兩大袋肥料，似乎有某種象徵意味：這裡沒有人要種田了。

看久了，心情只是往下沉。我從公共電視紀錄片看過臺西村的慘況，此刻終於親眼得見。

把跑遠的香吉士叫回來，我回到屋子。小光正要離開，說晚點會來接我們。

屋子裡比我想像的要現代化，並且溫馨舒適，感覺屋子的主人雖然沒住這裡，但並沒有拋棄房子。

小光準備了茶葉、飲料和花生瓜子之類的零食給我們，茶几上有一套老人茶具，晚上就靠它解悶了。

三個人和一隻狗，就坐在客廳看電視、泡茶聊天，其實還滿愜意的。我們本來試著搬藤椅矮凳到院子乘涼，享受四下安靜還有星星可看的鄉間夜色，但蚊子實在太多了，很快便退縮回到屋內。

「你同學小光以後還要住這裡嗎？」岳母問。

「她要搬去臺中跟爸爸住。」

「這個女生跟阿公感情很好哦。」

「她是阿公阿嬤帶大的啊。」

「是哦？你也是我帶大的，以後你也要跳舞給我看。」小津聽阿嬤講第二次，又翻白眼。

「你們不用練習嗎？」我問。

「哦！等一下上場前，練一會吧。」

岳母從口袋掏出榕樹葉，分給小津和我。我不知道她什麼時候去摘的，也只有她才會想到要做避邪的準備。

一個多小時後，小光帶我們到她家，大概五分鐘車程就到了。

小光家座落在一條有灌溉大渠穿行的路裡，是一間保存還相當完整的三合院，雖然看起來外觀有點破舊。門前曬穀場可以停上五六部車，小光叫我直接停在門口。

房子四周漆黑一片，看起來都是田地，唯一的鄰居是一盞路燈，燈罩蒙上一層灰塵泥土，照明顯得蒼白無力，倒是聚集了渴望光線的隱翅蟲群。

死寂的夜，只有隱身在暗黑中的牛蛙吹奏著自己。跟我的生活頗像。

我把香吉士留在車上，以免牠感應到亡魂吹狗螺，雖然我不太相信，但為了避免意

外發生導致尷尬，我還是這麼做。我這人就是這樣，雖然不信神，但到廟裡或教堂我照樣求神保佑。如果神太忙或沒有神在聽就當做自言自語，反正寫小說也是一種自我對話。

靈堂設在客廳，小光的爸爸和妹妹也一起守靈。進門之後，我們先向死者上香，再向家屬致意，然後便在靠門邊的椅子坐下。

小津隨著小光不知去了哪裡，推測是去換衣服。

等待兩位主角現身，無事可做。小光的爸爸和妹妹兩人頭壓低低的，默默地摺著蓮花，似乎沒打算跟我們聊天。我想，喪家應該不需要跟客人說話。

我正想要不要湊去幫忙摺點什麼，卻發現岳母睡著了，只好低聲把她叫醒。就在這時，車上的香吉士竟然發出嗷——嗷——嚎叫聲，令我大為緊張，生怕喪家會介意，此時果真換了衣服的小光和小津從廂房穿堂走出來，她們穿著小露蠻腰V領黃色上衣下身白色百摺短裙，大概是啦啦隊的制服，小光手上還拎了一臺迷你音響。

所有人的眼光都聚在小光和小津身上，原本燈光黯淡，哀戚肅穆的靈堂感覺剎時亮了起來。小光的爸爸放下手上正在摺的蓮花，抬頭看看女兒，又轉頭看著靈堂方向。

「阿爸你返來啊……恁查某孫要為你跳一曲，歡喜送你去天國……」小光的爸爸以

一種司儀的口吻高聲喊著。他不但沒生香吉士的氣，顯然還認為有牠通知，讓他知道爸爸回來看孫女跳舞了。

不知為什麼，我突然有點感動。雖然沒看到，但我開始相信小光的爺爺回來了。

小光把音響放在客廳角落地上，壓下按鍵，很快站到定位，兩人一前一後隊形等著音樂來……

前奏響起，一聽就知道是伍佰的動感快歌〈你是我的花朵〉。滿合適的曲子，我想爺爺會很開心，有兩朵鮮豔的小黃花為他辦了人生最後一場惜別會。

兩個熱舞社女孩渾身解數，毫無保留地使出身體所擁有關於跳舞的記憶和力氣。

令我吃驚的是小津，平常生活懶散得像池塘裡漫不經心游著的鯉魚，跳起舞來彷彿切換了開關，變成另一個人。而且，兩個人都跳得很好，動作精確有力，像是一種天分、默契和努力都搭配到位的絕佳組合，我終於明白為什麼小光要找小津來。

雙人動感舞蹈表演結束時，客廳一片鴉雀無聲，只聽得到兩位舞者的呼吸喘息，我身體裡的血液彷彿還在狂奔，停不下來……

小光突然跪倒，泣不成聲向阿公的遺像叩頭拜別……

站在小光身後的小津不知所措傻住，顯然排練裡沒這一段。

岳母也低頭拭著淚，顯然深受感動。小光的悲慟可以理解，但是我心裡卻有一點遺憾，若是讓整個儀式結束在歡送的高潮氣氛裡不是更完美？

你又開始機車了……妻倚在我思緒的背後冷冷說著。

她說的一點也沒錯。

7

一大早離開臺西，我們回到往岡山的高速公路，小津恢復了魚的慵懶狀態，上車以後一直滑她的手機。

「你舞跳得很好。」

眼睛捨不得離開手機的魚悠悠地說：「姑丈，這是你第一次稱讚我。」

單調的高速公路風景和路況，弄得我視線和腦袋都僵硬了，又不能閉眼不看，小津讓我有些尷尬的話，反而有刺激提神的效果。

「不過，我也沒別的優點可以稱讚就是啦。」小津自嘲地苦笑了一下。

「會跳舞很厲害欸，像我就是跳舞的白痴。你怎麼不繼續跳？」

小津狐疑地看著我，「我昨天不是跳了嗎？」我看看小津，她的回答很奇怪，簡直在雞同鴨講。「我是說，你上大學怎麼沒繼續參加社團？」

「我有去看過啊，合不來，就算了。」

「哦……其實我的意思是你應該對這件事認真一點……」

「怎樣認真一點？」

「譬如說，每天都有跳。」

「對啊！像我每天早上都去跳土風舞……」一直沒出聲被我視為在睡眠狀態的岳母突然插話，小津吃驚地回身看後座的阿嬤，「阿嬤你幹麼偷聽我們講話？」

「你們講那麼大聲……」

「土風舞不一樣好不好，那是老人休閒……」

「啊你也是休閒……」

「誰說的，我很認真的。」

「認真就要每天跳啊。」岳母認真地說，我很意外她也有認真的時候。

「又不能靠這個吃飯……」小津像洩了氣的氣球抱怨著，又跳躍式地想到什麼好笑的事：「我前幾天在 YouTube 看到一個女子摔角擂臺的影片，一個瘦巴巴的芭蕾舞

者挑戰一個粗壯重金屬皮衣女，她在臺上一直學天鵝跳來跳去的樣子，皮衣女根本不理她，超白痴的吧？」

我猜小津是想說：皮衣女是殘酷的現實，她就像那個芭蕾舞者。

「不能吃飯沒關係，做自己喜歡的事就好了……」我有點心虛，一個丟了工作的傢伙這樣說其實缺乏說服力。

「對啊，你姑丈沒工作，都在家裡寫小說。」我聽了既驚訝又覺得不好意思，原來岳母有在注意我在幹麼，而且這是她第一次提到我失業的事。

「媽，你不擔心我失業嗎？」

「我又不能幫你找工作，擔心有什麼用？」

說得也是。換成是我媽，她絕不會這麼說。正當我這麼想，妻再次現身，她相當不以為然：「我媽重男輕女，要是我，她一定唸個不停。」

大約中午時，我們終於到達岡山，感覺車外熱得像烤爐，街上沒什麼人，這種時間大家都躲在家裡或辦公室吹冷氣。

「媽，我們在外面吃好嗎？」

「不用啦，回家我煮水餃給你們吃。」岳母這麼說。我越想越不對勁：你都搬到臺北了，家裡沒人卻還存放食物？

妻又說話了：我跟你打賭，家裡冰箱還是滿的。我覺得她可能是對的，所以決定不跟她賭。

香吉士急著上廁所，一下車立刻飛奔到岳母家旁的建築空地，我在外面等。

才在戶外站沒多久，頭頂、皮膚就感覺發燙。香吉士卻不怕熱地久久欣賞著長了稀疏野草的空地，大號上完還忙著嗅來嗅去。

進門後，小津已經躺在沙發上看手機，岳母一面在廚房忙，一面打手機通知親朋好友她人已回到岡山。短短幾分鐘內，岳母的人際脈絡似乎全通上了電，復活了！在臺北時我很少看她打手機。

我決定檢查冰箱。一打開冰箱門，果然，沒和妻打賭是對的，冰箱裡的食物塞到看不見空隙，我確定了岳母根本沒心離開岡山，她只是不好意思拒絕。

「媽，冰箱裡怎麼還有這麼多菜？」

岳母正在用鍋子燒水準備煮餃子，她轉頭一臉茫然看著我：「平常就這樣啊……」顯然，她沒聽懂我的話意，我決定攤牌了。

「可是，你搬到臺北，家裡又沒人，這樣不是會壞掉？」

「哦……我忘記了。」又是忘記……我開始有自我厭惡的感覺：我好像在審訊犯人，犯人什麼都推說忘記了。

「媽，你是不是不想去臺北？」

岳母沒說話，只是默默盯著鍋裡接近滾燙的水。過了一會，她像做錯事的小孩怕我罵，不作聲經過我走去打開冰箱從冷凍庫拿出自製的水餃，然後又回到瓦斯爐前，把餃子一一丟進鍋子裡。

我本來打算去蚵仔寮吃海產的，現在要改變計畫了：清空比我家大兩倍的冰箱，再把岳母帶回臺北。

回岡山就會想睡午覺，在臺北卻不會，我因此揣想或許在南部生活會比較健康。祖孫婿三人吃了飯也睡過午覺，醒來時我發現外頭的日曬看來減弱了，天空覆蓋著有如雪白的雲層，少了上午烈日逼人毫不遮掩的晴朗。

我帶岳母去祭拜岳父，小津也跟著。其實小津不只一個優點，孝順也算。

空軍的戰鬥機不時在公墓上空示範超音速音爆效果。先是飛機的身影低飛掠過，接著彷彿尾隨一聲撕裂天空的尖叫長鳴。聽妻說岳母會把墓園選在空軍基地附近，是因為

有戰鬥機飛來飛去，岳父比較不會無聊。

走到岳父墓地前，一見墓碑兩側花瓶裡還插著成束的花，雖然已枯萎了一段時間，但顯然不會太久。

「有人來掃過墓？」

「沒有啊，上個月我插的啦！」岳母立刻自首，幸好她這次沒忘記。

「那到底是那天忌日？」我心想岳母忘記的部分可能是她已經拜過岳父的忌日這個事實。

「就今天啊！農曆九月初二。」

家裡只有岳母會記岳父的忌日，妻和小津都不記得，所以她說了算。但即使是這樣，既然已經拜過岳父，有必要今天還來嗎？

「我高中同學的外公才勤勞咧，他每天都騎腳踏車去墓園看外婆。」小津說，我猜她是安慰我：阿嬤這樣算是還好。

晚上吃過飯後，岳母的牌友們一一現身歸位，其中趙伯、張媽是舊臉孔的原班人馬，張媽帶了一個生力軍來，說是好不容易找到的新牌咖，她在當中算是最年輕的，大概是六十歲左右的中年婦人。其他人都像一般老人穿著隨便，趙伯穿某市議員的競選T恤、張媽也是上身T恤加短褲，T恤是岡山農會送的，只有新牌搭盛裝像要去喝喜酒，身上還戴了醒目花俏的黃金珠寶首飾，染過的頭髮也仔細用頭簪紮了髮髻。張媽叫她菊妹，說菊妹是個熱心人，是很多社團、公司行號的顧問，果然名片遞了出來，上面列了五個頭銜。

一有牌打，岳母整個人彷彿恢復了生氣，她根本不在乎新牌搭菊妹是何方神聖，倒是感慨著一起打牌的朋友一個個病了、走了，要湊上一桌是越來越難了。

我坐在客廳看電視，國家地理頻道正播著殺人鯨以擱淺戰術突襲岸邊海豹的畫面，菊妹順勢便把話題往老人保健的方向帶，三個老人頻頻問她各種問題，菊妹說來說去，聽起來就是在賣健康食品，就像旅行購物團導遊跟團員推銷的手法。

盯著無論在岡山或臺北看都一樣無聊的電視節目，我心想要不是負有把岳母帶回家的任務，我早就殺回臺北了。岳母回到她的生活正軌，我卻失去我的。雖然臺北並沒什麼特別的事等著我，既沒面試、兼差機會，也沒其他非回臺北的理由，而且我還帶了筆

電在身上，隨時可以上網或寫自己的東西，但我就是很想回家。岳母住我家的感受想必也是如此。

人有根的牽絆有時也挺累人的。這點妻比我和岳母好多了，她是真正的旅人，出了門不太會想家，直到該回家的時候才會開始想。

小津離開電腦走過來跟我一起看電視，她大概發現我滿無聊的。

「姑丈，要不要去買飲料？」

「順便買水回來……碰！」岳母說，夾帶著湊到一搭的興奮口氣。

晚上八點多，我和小津分別騎兩部機車載著香吉士和貯水桶去買五十嵐。

巷口和大馬路交接的三角地帶就有加水站，放了兩臺機器，每次經過看到它們就會確認自己在高雄。

街上冷冷清清，少數商店還開著。最亮的地方是超市，因為附近大門深鎖的商店和住家都沒開燈黑黑一片，突顯了超市夜間的存在感，店裡透出的日光燈亮到刺眼。

五十嵐門口很熱鬧，幾個高中生模樣的青少年男女跨坐在摩托車喧嘩聊天，買完飲料他們便猛催油門沿街展示拿掉消音裝置的引擎刮耳音浪，隨著他們呼嘯而過，飲料店前和小鎮也逐漸恢復平靜。

我喜歡夜晚冷清的小鎮街上。看到門口有戶外座位，我便問小津要不要坐一下？小津沒意見。

「那個菊妹是誰啊？」

「地下電臺的業務。那個張媽常常找阿嬤去聽什麼說明會，每次回來阿嬤都買一堆。」

我有不好的預感，我家櫥櫃也分到一些空間給那些看起來可疑的健康食品，岳母從岡山帶上臺北的。

「姑丈，你會不會覺得岡山很無聊？」

「一般人都會覺得無聊吧，不過你去問阿嬤或賣羊肉爐、開戰鬥機的，他們應該不覺得。」我心想，岳母應該覺得臺北才無聊。

聽我提到岡山羊肉，小津笑了起來，「才沒有，阿嬤很無聊。」

「阿嬤在這裡有土風舞跳、有麻將打，怎會無聊？」

「阿嬤就是無聊，才會常被朋友騙去參加什麼說明會，買一大堆沒用的藥回來啊，那些賣藥的都麼很會講好聽的話哄老人……」

「到底誰搞那種說明會啊？」

「都有啊，廠商啊、地下電臺。」

我算了算，小津、我、妻都不擅長哄老人，我們三個都無法改善老人的無聊生活，更不適合賣藥給老人。

「阿嬤比較喜歡上班，她常說她好懷念上班。」小津說。我從來不知道有人會懷念當上班族的日子，即使以一個失去上班生活的失業者角度看，上班只是為了生計。不過，或許這就是我的問題：岳母比我敬業多了。

「阿嬤以前在哪上班？」

「嗯……楠梓加工區吧，好像在一家電子公司當作業員……」

那時岳母快四十歲，兩個小孩都上學了，大舅子讀國一，妻上小學二年級。岳母白天在家閒閒沒事，為了打發時間兼貼補家用，便開始去上班。那家電子公司一天三班制，岳母是中班作業員，從下午四點做到晚上十一點。她每天搭交通車去楠梓，和一群年輕的女作業員排排坐，用顯微鏡組裝電子零件。雖然算不上是有趣的工作，沒什麼升遷機會，岳母卻做了七八年，直到糖尿病發作才被迫退休，回到家庭主婦身分，否則她可能做到眼睛看不見為止。

「當作業員有這麼值得懷念嗎？」

「姑丈，阿嬤覺得用顯微鏡工作很潮，而且加工區有很多年輕小姐啊，阿嬤跟那些小姐混在一起，就覺得自己變年輕了。」

我心中的評論員妻說：現在你知道了，我小時候很少看到我媽，我放學回家她去上班，她下班回家我在睡覺，所以她才這麼容易忘記我。

「姑丈，你什麼時候要帶阿嬤回臺北？」

「我希望是明天。」

「萬一她不要呢？」小津吸著她的珍珠奶茶，我喝沒有任何顆粒的烏龍茶卻有噎到喉嚨的感覺。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我低頭看看趴在桌下自願當腳踏墊，半眯眼享受我的腳底按摩服務的香吉士，想到岳母亦猶如我腳下所踩的土地，默默承受一切，無論是B-29丟下的炸彈、爆炸油輪的震波或兒子的失敗，她似乎都沒有意見、情緒。但我同時在想，人心是肉做的，這怎麼可能？

「你知道岡山上空襲嗎？」

「知道啊，爸跟我說過。」

「阿嬤說空襲時她睡著了……」

「姑丈，阿嬤講的話不能全信，她自己記不清楚了，所以乾脆記成她當時睡著了。我記得我爸說阿嬤跑進一個防空洞，裡面只有她一個人，她怕黑又怕鬼，還不小心踩到地上水坑，跌進泥水裡，想爬起來卻感覺水裡有東西抓住腳，她拚命想把腳拔出來，然後就嚇暈了過去。所以大空襲時，她才有一段記憶的空白，阿嬤大概覺得那樣很丟臉，慢慢逼自己相信當時她睡著了。」

原來，岳母也曾經是想很多的，但為了活得輕鬆一點，漸漸篡改了自己的記憶。

「你不回左營看媽媽？」

「要啊，等一下。」

「你什麼時候回學校？」

「明天下午吧。我可以搭便車嗎？」

「一定要的，我全靠你了！」

小津笑了出來，差點發射一枚粉圓，趕緊用手掩嘴。「你是說逼阿嬤回臺北嗎？」

「沒錯。」

我和小津載了兩桶飲用水回家。搬水進電梯時，我覺得我的腰快折斷了，卻免不了被小津嘲笑一番，她跟我說了樓上鄰居一個老先生為了提水閃到腰造成夫妻失和的故

事，便騎上車去搭捷運回媽媽家。

進門時岳母已經上床睡覺，人在客廳就可以聽到她發出規律的打呼聲。麻將桌還擺在客廳，看來明天還有新的牌局。

原本有點想睡，洗了澡似乎不小心也把瞋意洗掉了，我只好到客廳坐，不想看電視也不想打開電腦，只是和香吉士互看，請牠吃幾片趙伯送的金門牛肉乾。

我到陽臺抽菸，香吉士也跟過來，這幾天牠簡直成為我的影子。我忍不住想我不在關渡老家的時候，身為一個影子的牠是怎麼過日子的？應該是當我媽的影子吧。不過，我媽並不喜歡出門都讓影子跟著，香吉士對我媽來說只是一隻狗。

從十三樓高的陽臺望出去，岡山市區沉睡在暗夜中，住區大樓旁的建築空地圈出一片漆黑，僅有空地邊緣的馬路和深人民宅的小巷有路燈照明。馬路上久久才有車經過，巷子裡死寂無人，只有一排停放的車。

我剛和妻結婚時，有一年回岡山過中秋節，全家人就在大樓天臺烤肉，眼前的風景和當時沒什麼不同，只是那時很多在臺北工作的人回岡山過節，直到深夜巷子裡還有大人帶著小朋友在放煙火，煙火就在我們頭上炸開。雖然煙花甚美，但爆炸聲感覺近在耳邊，結果惹得大舅子極為惱怒，拿出庫存的冲天炮反擊，大舅子很樂，鄰居卻在樓下叫

囂，雙方隔了大老遠互罵……抽著菸，想到大舅子，因此想到討債公司，也許我想太多了，但我還是返回客廳，把陽臺和客廳的燈都關掉，然後回到陽臺在闇黑中繼續抽菸。希望不會有人來敲門。

9

早上在大舅子的床上醒來，下床時感覺全身痠痛，像沒上油的老機器卻被強迫工作，因此發出莫名的抱怨。我越來越覺得起床是每天生活當中最艱難的工作。

我坐在床邊，身體清醒了，只是眼睛還畏光，意識似乎尚擱在睡夢的淺灘，一部分浸在潮水裡不想上岸，我第一個聽到的聲音依然是從廚房發出來的，伴隨著炒菜的油煙味，想都不用想，一定是岳母。

雖然不太確定，我好像做了一個夢，但也許不是夢。我向來很容易忘記自己做過的夢，這次倒是依稀記得，在我睡覺的時候，有個高大但模糊的人影在房間裡走動，似乎在找什麼，或者是準備帶走一些東西。後來我「感覺」那人是「大舅子」，理所當然想成他是回來拿東西的，因此沒什麼不妥，這個夢也就沒頭沒尾的結束了……

如果不是夢，那為什麼香吉士都沒叫？香吉士就只見過大舅子一次，絕對算不上熟。

所以應該是夢……這個結論讓我比較安心。我拿起手機一看，才早上十點出頭。

打開房間門時，香吉士已經在門口等我。我朝餐廳方向一看，餐桌上已經擺出三菜一湯。連早餐都還沒吃的我，桌上的午餐對我來說太遙遠。欣慰的是，岳母有努力在消化冰箱庫存。

「媽，你怎麼那麼早煮？」

「哦，因為我要去打牌，怕你沒東西吃，所以先煮起來。」

岳母烹調手藝不錯，但口味偏鹹，盤子裡的菜表面總是浮著一層油膩。我肚子有點餓，但胃口完全不被打動。有興趣的是香吉士，牠早就坐在桌邊等著。我腦子裡只渴求著咖啡因，於是打開飯廳櫥櫃抽屜到處翻找。

「你找咖啡嗎？在保溫壺裡。」聽到岳母這麼說，我心中充滿感激。

岳母拿出兩副碗筷，「媽，你先吃吧。」

我先弄好香吉士的早餐，再到浴室刷牙洗臉順便上了廁所，出來時岳母已經快吃完了，我坐在餐桌看她吃，同時喝我的咖啡。

「我們下午回臺北吧。」

「蛤？這麼快哦，明天好不好？」

「我們順便送小津回學校啊，明天她要上課了。」我昨晚就想好對策了，拿小津當棋子。果然岳母有點猶豫，不好意思為了自己耽誤孫女的學業。

「不然，你先回去，明天或後天我自己搭統聯？」

「不行啦！」我心裡暗笑，她接下來會不會跟我說大後天，但我一臉肅然，「媽，萬一討債的找來怎麼辦？很危險！你一定要跟我回去！」

「不會吧……」

「什麼不會?!」我激動了起來，感覺身體快跳起來，說話也變大聲了。

「我叫小潔不要跟你講，她還是講了。」小潔是妻的名字。我心想這種事怎麼可能隱瞞？

岳母露出淒然的笑，我第一次看到那樣的笑。好像有人因為我，臉上裂開一道傷口。在那小小暗暗的空洞裡，彷彿積藏著許多不再流血、悄悄結疤的痛苦。

我有點後悔，但我一心一意非達到目的不可，管不了那麼多了。

「那……我們還會回來嗎？」

「會啊！只是不能住在這裡……」我心想也不能常常回來，那真是太累了。

岳母吃完了，碗空著，手上拿著筷子不動，兩眼茫然無神對著一桌菜，毫無預警地滴下眼淚，落進碗裡。大概是我說話太大聲了。

「媽，你別擔心，我們會回來的……」除了空洞的保證，我什麼也不能給她。岳母拉起上衣袖子擦眼淚，我趕緊到餐廳櫥櫃抽了兩張面紙，但她已起身拿著碗筷走進廚房。

我坐在餐廳，看岳母走出廚房，到房間拿了包包，準備出門去打牌，似乎下定決心不耽溺在傷感的情緒裡。經過餐廳時她又想到什麼，回頭走進大舅子房間，到後陽臺晾衣架拿了一條手帕，邊走邊擦擦眼角。走出房間時，我看到她手上多了一張字條。

「大勝有回來嗎？」岳母一臉狐疑，看看字條，然後遞給我。我也納悶著，何以我沒發現睡了一夜的房間裡有字條？大勝是我大舅子。

我接過字條，上面寫著：身上沒錢，周轉五千。大舅子果真有回來，我不是做夢。很快地，我心裡隱隱作痛，剛從銀行領出的失業救濟金就這樣沒了。

「你沒看到他嗎？」

「沒有。」我看看香吉士，同時在心裡暗罵：香吉士你死了是不是？轉念一想，難

道我也睡死了？或者香吉士認為這是大舅子家，自己是客人，所以沒吠？就在我百思不解時，岳母從包包掏出皮夾想替兒子還債，結果她的皮夾似乎也被大舅子周轉了。

「我晚一點再給你。」

「沒關係。媽，大哥不是去中國了？」

「他是這麼說啊，我也不知道……」此刻岳母一臉黯淡，我感覺到她的表情裡面又多了幾分木然。「我走了……」

「那我們七點左右出發哦，我會跟小津約……」岳母出門前，我追到門口特別叮嚀她，她曖昧笑笑沒說好或不好，讓我很擔心她會不會為了逃避我故意不回家。

岳母出門後，我想到我損失的五張千元鈔，這趟岡山之旅比我想像的更花錢。

10

結果，家裡剩下我和香吉士。

跟香吉士相處最好的方式，就是請牠吃東西，不然就帶牠去玩。

所以我決定開車去蚵仔寮海邊，因為很近，而且香吉士和我都喜歡海。每次回來岡山，我和妻總是會去漁港、海邊走走，反正就是行程離不開海。以前公司有個同事，每逢假日便帶著家眷去海邊衝浪，有一次聊到想不想去中國工作，他不假思索說他不想，原因是沒有海邊可去。我說中國也有很多海邊啊，結果他是指不管是去北京、上海、廣州，都沒辦法衝浪。不像在臺灣，哪裡都可以輕鬆就到海邊。

我是為了香吉士沒去中國，所以完全可以理解為了衝浪不去中國的心情。

去蚵仔寮沿路上可以看到很多水產養殖戶，半途我停下來，看看四周沒有流浪狗出沒，我也讓香吉士下車透氣。我喜歡養殖場一望無際有點荒涼感的風景，這就是我半途下車的原因。

如果妻此刻走在我旁邊，她就會說：你是因為我曾經在這附近當家教，所以喜歡這裡吧。

在妻開著跟朋友借的雷諾九號到處當家教那段時間，其中有幾個學生住在偏僻鄉間。這幾個學生家境算不錯，但因沒補習班可上，只好請家教。妻為了當家教一天要跑三四個地方，有時開車開到累了，便把車停在路邊睡了起來。有一天下午她去學生阿達家上課，因為魚塭間的小路都長得很像，結果迷了路，加上實在太累了，索性在車上和

著毛毯倒頭便睡，睡到天都黑了還不省人事，直到被一陣敲車窗的聲音吵醒，原來是阿達騎著腳踏車出來找老師……

想到腳踏車，遠處果真來了一個看起來趴在自行車上的騎士慢慢靠近，他似乎離家很久了，身上衣物和車上掛的裝備都染了一層灰土，等我要上車時，他已騎到我車後。

「阿介？」騎士停下車，一腳踩著地吃驚地看著我。他摘下太陽眼鏡，我還是無法辨認他是誰。

「詩社虎爛啊！」騎士指著自己，說到詩社我想起來了。讀大學時，我參加過現代詩社，社長胡蘭成。不過畢業後，他並沒有繼續當一個詩人，沒看過也沒聽說有發表過作品。

「虎爛！你怎會在這裡？」我實在太驚訝了，印象中的虎爛不愛運動，甚至不愛曬太陽，因此皮膚蒼白，加上個性孤僻怪誕，被社員封為「陰詩人」和「留言簿詩人」，因為他喜歡把社團留言簿當詩刊發表他的詩。我實在無法把全身專業騎士裝打扮和胡蘭成兩個形象重疊起來。

虎爛把車靠在一根電線桿，脫掉安全帽和脖子上的領巾，取下車上的水壺灌了幾口水。近身一看，我才發現他的衣服和裝備相當破舊，自行車是國產的捷安特。我們席地

而坐，聊了彼此的近況，我失業閒閒沒事陪岳母回鄉，虎爛正在環島旅行，從宜蘭出發已騎了六天。說上一回話，虎爛提到一些人生經歷片段，說他這十年來沒固定工作、居無定所，只是騎車到處跑，從他那種口氣飄忽、跳躍式的敘述風格，我漸漸找回對他的熟悉感。

「失業好得很，你就專心寫作吧。」虎爛是第一個跟我說這種話的人，對於一個人該如何腳跨理想與現實兩條船，虎爛顯然認為這種問題不存在，選一條船就好了。

「失業是很好，但是也很討厭……」不用上班的確是可以獲得很多自由寫作的時間，但問題是那些時間可能換不到金錢，我的真實感受是這樣，但虎爛只同意前半段。「不過，起碼有一件好事——遇到你。」大學畢業二十幾年來，我偶爾會想起這個特立獨行的同學。

「你失業只是我們遇到的一部分原因。」虎爛垂頭盯著兩膝之間的地上，露出那種學生時代動不動就愛思索著什麼，好像要把世間萬物都拿來咀嚼一番的姿態，他抬起頭，右手依然不改抓下巴鬚渣的習慣說：「這要從我開始騎腳踏車說起……」

「什麼意思？」

「我會騎腳踏車，是因為你……」

「我？」我轉頭瞅著虎爛，似乎想靠眼神催出答案，但他只是詭異地乾笑著。我望著午後落日低垂的魚塭平野、人車罕至的公路，認真回想我是否曾經做過什麼？但實在無從想起，畢竟我們二十幾年不曾見過，我實在看不透虎爛的自行車之旅與我之間有什麼蝴蝶在飛……

虎爛跟我說著話，還不時逗弄香吉士，但香吉士不領情地保持戒慎距離，「我騎車最常遇到的就是被狗追，還被咬了兩次。在桃園時，我遇到一隻小白狗，牠跟我走了好長一段路，大概跟到豐原一帶吧，後來不見了……真可惜，大概覺得跟著我太累了……」

「你說因為我，你開始騎車是怎樣？」雖然不趕時間，虎爛在路上遇到狗的事也滿有趣，我的好奇心還是決定把話題拉回來，而且我知道他講話容易離題。

「大概十年前，我試著參加文學獎，有一年還投了好幾個，然後我發現你也投了，結果，我看著你連連得獎，我卻一個個損龜，於是我決定封筆，開始騎車環遊世界。」虎爛落寞地苦笑著，我心裡很過意不去，聽起來我在無意間擊敗了虎爛，害得他失志放棄寫作。

「原來你也寫小說？」其實我心裡有另一個聲音，正把寫作和騎車環遊世界放在得

失的天平兩端衡量著。

「喔，你誤會了，我投的是現代詩，沒跟你比到。是因為你，我重新思考這麼多年來我跟寫詩的關係，覺得該作個了斷了。」

虎爛的了斷就是他花七、八年的時間，騎腳踏車先繞臺灣一圈，再從中國北京出發，穿越蒙古沙漠、西伯利亞、中亞直到歐洲，再搭船赴南美洲、向上往北美騎去，最後到達阿拉斯加。

光是用聽的，虎爛講述的旅行路線就讓我腳軟。大概是因為「想像的腳軟」的關係，我累得一時說不出話來。

「你得到的是世界大獎，我跟你不能比……」我本想接著說腳踏車就是你的獎座，但覺得太噁心而作罷。

「應該說，失去就是我們的所在，所以誰也沒損失什麼。」虎爛這句話值得我大老遠跑到岡山這趟，稍稍減輕我金錢損失的痛苦。

「你超強的，已經環遊世界了，還繼續騎……」

「其實，我怕我的人生在那十年就用完了，現在的我，只是在重複我的過去，我只是在確認這一點……」

「你會不會太認真？」虎爛還是跟以前一樣嚴肅，這讓我微微感到羞愧，不知該不該以等同的態度看待他提出的人生課題，他自己似乎也意識到了。為此，他笑著看看我，「小說家，很高興我可以跟你岳母一起在你的故事裡。」虎爛的口氣似乎順著我不想太認真的態度，以開玩笑的口氣說，但我一如香吉士敏感的鼻子嗅到預言的氣味。他了解寫小說的人，身上總是隨時打開故事接收器。事實上，我心裡的確有這種感覺，虎爛和岳母這兩個故事會在一起。

虎爛起身走向腳踏車，我一時以為他要走了。只見他翻開車包，拿出一個鼓漲的塑膠袋，回到我旁邊坐下，自顧自拉開袋子封口掏出一個貝果，袋子裡還有一個麵包。

「我要吃晚餐了。不好意思，我只有兩個麵包，沒辦法請你。」虎爛毫不掩飾他的寒酸，我聽得心裡卻酸了。

「喂，我請你吃個飯吧。」

虎爛心領地笑一笑，「不用了，吃完我就要上路了。」說著張嘴咬了貝果一口，表情像牙齒啃到石頭。

「幹！這貝果好硬！難怪這麼便宜……」

我笑著，其實很想哭，一眼瞥見香吉士湊了過來，嘴饞地盯著虎爛手上的晚餐看。

「喂，你都不會想家嗎？」

虎爛想了想，好像很難回答我的問題，「我好幾年沒回家了，被你一說，倒是有點想了。」

「你不是從宜蘭家騎來的嗎？」

「宜蘭是暫住朋友家，我借他的客廳沙發睡，我家在高雄。」

「你是高雄人？」認識虎爛多年，我竟現在才發現。而且在我問起前，人到高雄的他似乎原本沒打算回家。

「是啊……」虎爛吃力地咬一口貝果，在嘴裡嚼了好久，雙眼茫然看著香吉士，似乎考慮了一下，才撕下一小塊給牠。「我看，我等一下回家好了。」

虎爛也是一隻吳郭魚，而且游得特別遠。或許每個人都是，只是大家都為了適應而變種，身體裡面的內容物不一樣。

說到吳郭魚，真希望此刻妻也在這裡……

……妻開著雷諾九號經過我的眼前，我看到她把車停在不遠處的路邊，向猛然襲來的睡意投降，放下椅背打算在車上補個眠。然後我走過去，隔著映著晚霞暮色的車窗，窺探她轉向背光側身沉靜的睡姿，我沒打算叫醒她，只是站在車旁等阿達同學騎車出

現，等他來了，我會叫他別吵老師，然後問他吳郭魚的事是不是真的……
如果可以這樣，那就太完美了。

〈岳母從岡山來〉評語：尋找一個適身的所在

蔡素芬

這篇小說以一位失業的中年作家為第一人稱敘述者，因妻子至上海工作，交代他只好照顧岳母，而展開了一場由臺北到高雄，陪岳母返鄉的旅程。與題目反義的是「我到岡山去」，而因在岡山遇到昔日好友，展開一場對話，也是一場理想與現實間的辯證和反思。

作者語言輕鬆，時顯幽默，在日常生活化的觀察與生活態度中，反映臺灣現實。比如為了經濟需要，分離臺灣與上海工作的夫妻；因不景氣失業的中年專心以寫作為業，付出的時間不一定能得到金錢的回饋；老年人的照顧和生活適應力的問題；藉一場臨時性的彰化行程反映環境汙染問題，以上種種皆是現代社會問題的縮影。作者以吳郭魚頑強的生命力，借喻隨境而生的適應力。

文末在高雄岡山妻子家巧遇昔日友人，也曾失業十年的友人以騎腳踏車壯遊世界，完成自我挑戰，取代未完的文藝之夢。小說辯詰「失去」的應變力。或許也反映了青壯

輩如吳郭魚般的適應力，當社會令青壯年的「失去」成為普遍現象，青壯年必須有足夠的能力「轉念」自處，尋找一個適身的所在或方法。小說雖故作輕鬆，基調卻是悲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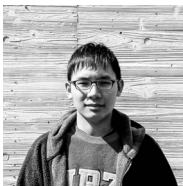
◎叢昕滋

巴士上

小說組評審獎作品



叢昕滋



作者簡介

新北市永和人，曾就讀於輔仁大學景觀設計系，於高中三年級時開始接觸小說寫作，直到大學四年級時才將寫作視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受最深影響的作家分別是邱妙津、太宰治與 Franz Kafka。

得獎感言

我在就讀研究所的兩年間不停閱讀、寫作與投稿，參加數十次文學獎徵稿，其中有幾次進入決選但未得到名次。如今〈巴士上〉這篇短篇小說能獲得打狗鳳邑文學獎評審團的青睞，這是之前我從未得到過的肯定，意義重大，在此鄭重感謝高雄文化局與參與打狗鳳邑文學獎的所有人員。我會繼續秉持初衷，在創作文學的過程中誠實地面對自己，繼續思考與發現。希望能在有生之年不停地寫作。

巴士上

叢昕滋

◎

我們要離開高雄了。本來一個小時前還與黃艾艾吃著午餐，沒想到說了幾句無關緊要的談話、簡短的約定，加上一趟計程車的時間，我們已站在巴士轉運站。預計再過十五分鐘就會在高速公路上疾駛吧。

香子拉著我的手臂，將頭靠在我的肩膀上。她喜歡做這個動作。每當她這麼做都讓我想起小野洋子依偎在約翰藍儂身上的模樣，彷彿木吉他的聲響會隨之響起。我們就這樣子排在四、五個人之後，準備上車，看著一旁的站務人員將沉重的行李一一甩進車側的車廂。我與香子各自背著背包，直接帶上車就好。

走上巴士的小階梯，撲鼻而來的是積年累月的嘔吐味，還有人造皮革的塑膠氣味。我皺了眉頭，那味道立即對我的腦部產生影響，好像被人推了一把，搖搖晃晃。我默默

祈禱自己會習慣這味道，也希望這旅程不要有任何一個人嘔吐。

找到座位後我讓香子先坐進靠窗的位子，隨後坐在她的旁邊。這個時候天色還很明亮，車內也是。香子靠在厚實且寬廣的椅背上，靜靜地看著窗外的風景。車子走走停停，從市區開上人煙稀少的大路，不久後車身一陣傾斜上了高速公路，路旁隆起的山坡盛滿了乾燥的綠意。約莫五分鐘，香子回過頭來拿起背包，從最前方的夾層取出一粒皮膚色的藥丸。

「妳現在就要吃嗎？到臺北最短也要六個小時喔。」我提醒她。

香子沒搭理，逕自將藥丸壓在舌頭下面靠近根部的地方，我也沒太在意繼續看著椅背上的電視。香子又挽起我的手臂，頭靠在肩膀上閉起眼睛，我摸了摸她的頭，在上面親吻一下。

看著眼前播放的外文電影，我心裡卻牽掛著另一件事。我想著在我還沒認識香子之前與黃艾艾那群朋友的事。下次再見面就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了，可能是某人的結婚典禮？我猜想。然後等大家都結完婚後會更難聚首吧。那時候艾艾是否還是一樣一下班就宅在家裡呢？這樣不出門又不愛洗澡的她能認識新的男生嗎？能找個男人照顧她嗎？如果她就這樣變老了怎麼辦？我實在難以想像艾艾在幾年後變成老處女的樣子，不知那時

她是否還能那麼善良，跟現在的她一樣，一直希望做對的事情。

「妳這樣子會把好的男生都嚇跑。」我故作無奈的樣子勸說過。

「唉呦，我現在幾乎每天都有洗澡了。」她回我，好像要撒嬌起來的樣子。

即使是愛逞強的她遇到這樣的問題也強硬不起來。尤其在我面前，偶爾，她對於愛情的柔軟傷口就乾脆地暴露出來。可能是我對她特別溫柔的關係吧。在這個世界上對她溫柔的人實在不多，如同我一生中如她對我這麼溫柔的人也不多。但是我總覺得命運對她的殘酷更勝於我，她自己似乎也明白這一點。

剛剛的飯局是香子第一次與艾艾見面。情況跟我想像的差不多，雖然香子知道我與艾艾曾經交往過，但是她並不討厭艾艾。在吃飯的過程中輕鬆地聊著我們之前在學校的生活，甚至還聊了香子與艾艾曾經共同喜歡過的我的朋友，三個人一起說了他的糗事。

香子暫時是不會醒了，她已到達一處我沒看過的世界。我又轉過去摸了摸她的頭，發現手臂有點發麻，所以稍微挪動一下，再親吻她柔軟的臉，一邊幫她把掉在臉上的頭髮撥到耳後。

「能跟香子在一起的我，真的很幸福啊。」

我這樣想著，接著迷迷糊糊地睡去。

眼前出現一長串矇矓的紅色跑馬燈，上面寫著「現在時間15：18」，之後又提醒乘客講行動電話時要輕聲細語。我醒了，我猜想是被一旁呼嘯而過的聯結車所吵醒。一連三臺聯結車發出巨大低沉的吼聲，使整臺巴士的車體顫抖著。我看看香子，不出所料，她還在睡，那藥丸一定是個了不起的東西。

此時埋藏於靠墊裡的電視喇叭發出了細微的聲音，我才想起來外文電影還在繼續播放著。我觸碰一下黑暗的螢幕，閃爍了一下，它緩緩亮起，約莫過了兩秒鐘，我才使自己確信現在正播放的東西。我自己就出現在這約八吋大的螢幕裡，看著自己坐在巴士的沙發上，對著前方的椅背猛瞧，而一旁的香子頭撇向一邊，輕柔地睡著。我抬起頭來往攝影機有可能在的位置望去，卻沒有發現類似鏡頭的東西，只有方才那道跑馬燈，紅色的15：20跑了過去。

那攝影的角度非常高明，可以看到大部分乘客的面貌，就連嬌小的香子的臉都看得很清楚。我先尋找著有沒有其他乘客也注意到我們上了電視。螢幕裡只有我一人專注地看著電視，大部分的人都閉著眼睛。一名年輕的女性正滑著手機；兩位中年男女看著窗外的風景，一副百無聊賴的模樣；還有一位年約三十的女子樂呵呵地看著螢幕，或許她

正看著某部喜劇電影。

我從背包裡翻出古早味十足的口紅糖，緊張兮兮地吸著。這原本是我為了避免暈車而準備的，從小到大都是如此。我為了確認那名女子是否也與我看著同樣的畫面，故意大力且快速吸吮著糖果，看能不能吸引她的注意。我看著跑馬燈的方向，認定那裡藏著鏡頭，來回抽動嘴裡的口紅糖數次，幾乎就要發出撲滋撲滋的聲音。

「請注意車內衛生，給其他乘客一趟舒適的旅程。」跑馬燈跑過。

我回過身來看看小螢幕，那女子不笑了，一臉淡然，感覺是電影劇情還在鋪陳下一次笑料前的平淡。我想像著當時在螢幕裡的我，對著鏡頭猛吸糖果的模樣，可能滿猥褻的，幸好沒有人看到。

車子右後方的男人在睡夢中輾轉起來，他緊皺著眉頭，一副不願睜開眼的樣子。不過一會他開始劇烈地咳嗽，連厚實的座椅也前後搖動著。我反射性地屏著氣，不想吸入他咳出來的飛沫。有幾個原本也在睡覺的人竄動著，就在那男子的前方一名穿著羽絨衣的少女打了個大哈欠，一邊四處張望，試著找出把她吵醒的罪魁禍首，殊不知她在那之前吸了一大口飛沫。我為此打了一個寒顫。接著那男人繼續大肆咳嗽，那少女才曖昧地摀住口鼻。

我為香子拉上她的圍巾掩在鼻子上，希望這能抵擋住可能存在的傳染物質。她就如孩子一般安然無恙地沉睡，我忍不住在她柔軟的臉頰上親了一下。隨即我又想起我現在可在上電視，有點不好意思地回過身子，看著小螢幕，不知道有沒有人看見我親了香子。

「16：58」天色明顯地變暗了，這個季節就是這樣，有一種白天被剝奪的感覺。我想：

「我才剛吃完午飯上車不是嗎？怎麼現在就要天黑了呢？」

香子持續地沉睡使我感到無聊，連小電視裡的那些人也不讓我感興趣了。加上那一直咳嗽的中年大叔，我逐漸煩躁起來。我向窗戶，窗前的礦泉水搖晃得比車子還劇烈，窗外則是一塊塊幾何形的田地，只有其中幾塊有灌水呈現墨綠色的樣子，在更遠的地方是一片灰白，沒有任何一座山。

「該不會還在嘉南平原吧？我們已經開了那麼久。」

我拿起手機開了衛星定位，藍色的小圓點正極度緩慢地從雲林的邊界進入臺中。我鬆了一口氣，至少不是在嘉義。

現在想一想，大學時期與艾艾東西南北跑了臺灣好多地方。現在畢了業，我則帶著香子去找她，說來有些不可思議。

「妳回高雄會好點吧？」

「嗯，會啊。畢竟他也在高雄嘛。」

那個「他」是我們共同的朋友。艾艾還與我交往時我就知道，除了「他」艾艾沒有愛過其他人；即使只是單方面的，她還是愛他，就如我一樣愛著艾艾。我們並不像情侶，大夥都看得出來，不過都避免對於這事說出多餘的話。我黏答答地跟在她身邊，幾乎徹底依賴她，就像小孩子耍賴一樣，因為自己知道得不到她所以乾脆放開心胡鬧。她並不排斥這樣，溫柔對待這樣的我。我想，她或許是需要我的，需要有一個待在她身邊、同樣溫柔待她的人。而我也剛好樂於當這樣的角色。「只要跟她在一起就很開心。如果能夠一直在一起就好了。」當時的我只有這麼想，未來會怎麼發展我完全不在意。

大四那年，我們在臺中租了車子開進中橫公路，在常常發生土石流的谷關住上兩夜。第一晚由於我喝了太多酒，渾身上下散發洗不掉的酒臭，艾艾不願與我同寢，只好和幾個一樣臭的男生窩在一房睡。到了第二天，艾艾似乎為了補償我而時時不離我的身邊。我們一起吃昂貴的鱈龍魚，又吃了炸山蘇，牽著手走過吊橋，停在中央看著腳下川

流不息的溪水。

之後我站在女更衣室的門口等她換完泳裝。那是我看過她穿最少的一次，她比我想像中還要豐滿許多。我想我當時在無法自持的情況下盯著她的胸部許久，就算如此她也沒有露出不悅的表情，還是很溫柔地將我牽向SPA池。

我們躺在冒出無數泡泡的塑膠床上，看著陰雨綿綿的天空，偶爾細雨會滴入眼睛。如果這個時候整片地表滑動，連帶飯店、游泳池、我與艾艾，全部墜入河谷裡好像也不錯。

一旁艾艾那豐滿的胸部還隨著泡泡的撞擊而震動著，看起來非常柔軟。而我，想在泡泡停止之前忘情地凝視著蒼白的天空。

巴士若無其事地轉換至外車道，聽到右轉燈的答答聲，在引道上轉了一大圈下了高速公路。我趕緊搖醒香子，想說要把握這次上廁所的機會。

香子跟以往一樣像是死了，如一具鬆散的人偶。還記得第一次看到她這樣時差點叫了救護車，然後我們就會以非法持有毒品的罪名遭到起訴。

我習以為常地先用大拇指與食指將香子的眼皮撐開，預計持續大約三分鐘的時間香

子就能被召喚回來。我注視著她的臉，她上吊眼的樣子挺嚇人的，就像日本鬼片裡會出現的鬼的表情，如果在做愛的時候看到這張臉一定怎麼樣都硬不起來吧。我用空閒的手觸碰變黑的螢幕，隨後又出現拍攝乘客的畫面。看到裡面的我歪著身子抬著手，一旁的香子翻著大白眼還張著嘴，不禁讓我笑出聲來。

車子在小鎮中開了一陣子。幾乎所有的建築物都沒有超過五樓高，屋齡看起來都有三、四十年歷史，所經過的商店只有一家機車行，與一間停止經營的小餐館。路上人煙稀少，沒有半臺小客車，只有寥寥無幾的行人與機車騎士。如果沒有這次機會，我想我一輩子也不會來到這不知名的小鎮。

香子用幾乎感覺不到的力氣觸碰了我的手，在她被掀起的眼皮底下一雙露出大片眼白的眸子瞪著我，我趕緊鬆了手。

「臭壞蛋。」罵完我之後又撲向我懷裡，想要繼續賴床。

我鬆了口氣。香子還有足夠的意識罵我，等等她應該能靠自己上廁所。

車子停止後還是不停發出嗡嗡嗡嗡的引擎聲，好像在催促我們快去快回。香子在包包裡找上廁所要用的面紙，翻找一陣，幾乎所有乘客都下了車，我們走在最後。香子搖搖晃晃地走在我前面。

「一個人上廁所沒問題嗎？」

她抬頭看我：「我又不是小孩子了！倅究哺得斯叻（沒問題喔）。」

預計在一個小時以內天空就會完全變黑吧。如果是晴天的話，天色交界的那一刻，會是天空最美的時候。

在上完廁所後，我跟香子進入一家看起來有五十年歷史的雜貨店，店門口還掛著生鏽的菸酒牌子，跟我小時候看到的一模一樣。店裡的空間比預期的大上許多，一個老人坐在靠近入口的地方，手撐在櫃子上看著電視。

「買些可以當晚餐的東西吧，應該還要再坐三個小時的車。」

香子在選擇不多的貨架上拿起了菜圃餅，這種紅色的包裝跟我在小學福利社看到的一樣，打開後會竄一股白蘿蔔的味道。沒想到過了那麼多年它還依然被生產製造，真是不可思議。我也拿了兩包乖乖抱在懷裡，走到飲料櫃前面要挑選飲料。發現原本在看喜劇電影那個女人也在挑著飲料，口中含著跟我一樣的葡萄口味口紅糖，用手抽出來又搓進去，發出了細微撲滋撲滋的聲音。一股熱流順著我的脖子蔓延到耳後，我的直覺告訴我那口紅糖正是我原本在吃的那條，她在車子裡偷了它，然後故意吃給我看。

「她果然看到了車上的錄影，而且還邊看邊笑！」我心想。

「怎麼了嗎？」香子問。

「嗯，沒什麼。」我搖搖頭。

那女子轉過頭看著我們，嘴裡還含著口紅糖，嘴唇嘟起來包覆在糖果外面，那一瞬間我真的好想一拳打凹她的臉。

「有什麼想喝的嗎？」

「奈奈子橘子汁。」

「這邊應該沒有這種東西吧，而且那個東西還有在生產嗎？好像有一、兩年沒看過了。」

那女子離開了飲料櫃前面，我用餘光追隨著她，接著她走出雜貨店。

最後香子拿起了阿薩姆奶茶，我也拿了一瓶一樣的。

「你晚上不是不喝茶嗎？」

「對啊。不過今天也不知道為什麼，忽然不想管了，晚上睡不著也是晚上的事。而且巴士上很有趣啊，睡著就太可惜了。」

香子張大圓圓的眼睛看著我。

「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

我搖搖頭，然後用細小的吸管插進鋁箔包裡，開始吸吮裡面的奶茶。

天色在短短幾分鐘之內又變暗許多。一出雜貨店我不禁感到驚訝，給我一種這一整天有很多事情瞞著我的感覺。連街上的水銀燈都打開了，巴士的車燈也開著，看情況似乎只剩我們沒有上車。我拉著香子的手示意她走快一點，不過她卻不怎麼情願。在與巴士不到十公尺的距離時她完全停了下來，我回頭看著她，連坐在駕駛座的司機也看著她。

「怎麼了嗎？」

她竟暗暗地哭了起來：

「不要去那裡，那裡好可怕……」

難道是香子吃的藥物的後續作用嗎？曾經也有一次相似的狀況。我思考著要怎麼辦的同時，腦子閃過小螢幕的畫面。對啊，我們被監視著，這實在太詭異了不是嗎？還有一個變態女人會偷我的口紅糖啊！

我小聲跟她說：「好喔，我們換下一班車子。可是我們的行李還在車上，得去拿回來才行。妳先在這邊等我，我去拿。」

香子拽住我的手，說她也要一起去。

「我們要在這一站下車了。我們拿一下行李，馬上就下車。」我跟司機說。司機一臉認定我在說謊的表情，看起來非常憤怒。

「你簡直在找我麻煩！」他白了一眼。

我敷衍地跟司機賠罪一邊回座位，香子還止不住她的淚水跟在我的後面。我看著坐位上一條蓋上蓋子的口紅糖躺在那兒，再不動聲色地將它拾起，然後拿起背包。

噗嘶——一聲像是打氣筒拔出的輪胎的洩氣聲，門就這樣關上了，幾乎沒有間隙地轉換成倒車檔，開出了停車格。我猛然抬起頭來，只見見像是再度進入沉睡的乘客，還有無聲哭泣的香子。我們都還沒坐下，車子就快速地轉了大彎，出了轉運站，香子差點就要摔倒。我扶著她坐進座位，腦子裡一團混亂，一邊安撫香子。

我熟練地點開了螢幕，果真還是我們被監視的畫面。從畫面上發現那吃我口紅糖的女子正盯著我的後腦勺，我假裝不為所動繼續安撫香子。

「沒事了，沒事了……」我一遍又一遍輕撫她的腦袋瓜。

香子的抽噎稍微減緩，用手抹了抹眼淚。我稍感安心地靠回座位上，牽起她的手。

巴士不知不覺間上了高速公路，平穩加速著。因為後方的女人還是緊盯著我，在實在無法忍受之下關掉了螢幕，閉起眼睛，希望能轉換心情。

香子再度抱著我的手臂，把頭倒在我的肩上，她幽幽地說：

「以後別再去見艾艾了好不好？」

我一時思緒轉不過來，愣了片刻。

「好喔。不要擔心，沒事的。」

我到底在說什麼，連我自己都不知道，只是一味地安慰她。她也沒有反駁或是表達我敷衍她的不滿，只閉起眼睛，一動也不動。這令我感到不安，或許她正沉思著什麼，想著那沒有真實發生的事情。例如我跟艾艾在她不知情的狀況下頻繁連繫著；或是一直到現在還是聊著那些親密的話題；或是我一邊想著艾艾的裸體一邊自慰……諸如此類。

不過說實話，艾艾在我心目中並不漂亮。認識她那麼久我從來沒有想像她的裸體成功射精過，即使有一段時間我是那麼想得到她。

我又轉過身摸了摸香子的脖子：

「沒事的，沒事的。」

「你幹麼啦。」她笑了。

每次看到她笑的樣子我的愛就難以停止，好用嘴唇輕咬她那柔軟的臉頰。她把臉抬起來，嘴巴在我的嘴唇上輕輕碰了一下，輕盈到幾乎感覺不出來。

她打開一包菜圃餅，濃濃的蘿蔔味馬上撲鼻而來，我想整車都充滿了這股味道吧。巴士司機好像忽然想起了什麼事，接著把車內走道上的燈給關掉，剩下車頂兩條靛藍色的冷光。

◎

「如果能一直凝望那天蒼白的天空就好了。」我還是忍不住這樣想，即使我並沒有感到後悔。但事情只要美麗到某種程度，就會讓人產生這樣的想法。

我躺在艾艾的旁邊，一張單人床墊上，窗外水銀燈的光穿透窗簾的細縫在房間劃出一條曲折的線。已是接近午夜的時間，時不時就會有一臺摩托車呼嘯而過。住在學校附近的公寓就是會有這種困擾，把車子改裝成噪音機器的年輕人特別多。

我與艾艾面對面看著對方，空間中充滿幽暗的藍色。她的皮膚、衣服與我的手，眼睛所及的一切彷彿都沉在潮間帶的最底層。她沒有穿內衣，在棉質的布料上可以看見隱隱約約乳頭的形狀，感覺是很放鬆的狀態，沒有因為興奮而立起。

累積在我心中已久的疑雲正一點一滴地凝聚著，不了解為什麼艾艾容許這樣的情況發生。

或許我還沒有那麼了解艾艾，甚至沒有看清楚我們之間關係界定的歧異。這麼多日子裡我一直在迴避的東西，這一刻終於找上門來。

「嘿，妳的他要怎麼辦啊？」我想這麼問她。

但說不定真正有問題的是我，而不是被認為愛著別人卻又跟我交往的艾艾。至今我一直保持著安全距離，在她身上索取最大值的快樂，一邊維持隨時可以脫身的姿態，一邊吮吸著她給我的溫柔。以這樣的角度看，自己實在是很卑鄙啊。

艾艾稍微挪動了她的身體，把手放在更靠近我的位置。我仔細端詳她的容貌，因為沒有矯正過牙齒的關係，所以嘴巴看起來歪歪的，在某些小小的角落也有了滄桑的風貌。我想我也一樣，畢竟那麼久了，我們都過著幾乎一樣的生活，想必也頹喪了。

我環抱住她，把腿也跨在她的身上，臉貼在臉上。我感到我的溫柔如哭泣一般流瀉下來，想要將她整個包裹住。如果可以的話，很想為她鋪一床柔軟的粉紅色地毯，將她放在上面。

艾艾並不抱我，只是把身體縮成適合讓我擁抱的樣子。我聞到她耳後頭髮的洗髮乳

花香。即使她那麼不愛洗澡也還是香香的，脖子的肌膚乾爽且柔嫩，搓揉起來很舒服。我更沉靜在安穩的情緒裡頭，才發現原來艾艾給予我的最珍貴的東西就是平靜安穩，是在我跌跌撞撞的青春歲月裡一直尋找的東西。

「如果能就這樣睡著就好了。」

我是自私的，我知道。一直以來都覺得如果能在自己最滿足的狀況下結束一切，那就太好了。

艾艾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問著：

「你現在沒有勃起對不對？」或許是因為從來沒說過「勃起」這兩個字吧，所以近乎失控地大聲起來，聽起來也歪歪扭扭的。

「嗯。」

她從些微地顫抖變得劇烈，連床墊也跟著抖動起來。

「你這樣幾乎要毀了我！」她的臉很緊繃，咬緊一口亂牙眼淚不停地流下。

最後她轉身背對我，逕自哭泣許久。而我什麼也做不到，無法安慰她，也無法離開她，只能無用地倒在一邊，如潮間帶底層將死的魚。

幽藍的房間，好像無時無刻都在哭泣著，如同艾艾，如同我的心。

吃完菜圍餅之後香子又睡著了，這次她沒有抱著我的手，而是把嬌小的身體縮在沙發的凹處。

我本來也昏昏欲睡的，不過前方的小螢幕不知被誰點開了，居然亮了起來。在昏暗的車體中，我被那刺眼光線撥開了眼睛。坐在我後方兩排的一位男子站了起來，我眯著眼注意他的行動。他並沒有往我這邊看，低著頭走向車體中段的樓梯，打開小門然後關上，接著整臺車充斥著像是蜂蜜腐敗的尿騷味。

我在心裡咒罵了幾句，一邊把香子的圍巾再拉到臉上，希望尿味的分子不要進入她的肺部。

其他乘客的臉也做了幾個怪異的表情。吃口紅糖的女人好像逮到機會似的，又開始盯著我的後腦勺，嘴角向下著，以一種很放鬆的表情。我不以為意轉頭看往窗外，車子正好進入隧道，無數的黃燈掃過，車內也明亮起來。

「靠！怎麼會有人拉屎啊！」司機從駕駛座大吼。

的確是個混帳王八蛋！不過我實在不想附和司機，連在心裡附和都不想。現在空調正呼呼地吐出有屎味的空氣，好像無限供應一般，一點也不吝嗇。我逼不得已伸手將出氣孔關閉，以免沾有屎味的氣直接落在我們頭上。

「他媽的是有看到馬桶喔？這車上是有馬桶喔？」司機又從我們看不到的地方大吼。

我很驚訝於他所說的，如果他的話屬實，那男的屎尿不就是拉在下方的車廂上嗎？一坨屎直接躺在原本可以放行李的地方？我實在忍不住又打了個寒顫。我努力讓自己不再想關於屎的事情，把臉埋在領口裡面，呆望著前方的小螢幕。在腦中努力想一些聞起來很香的東西，像是茄汁肉醬焗飯，或是烤牛排之類的餐點。

「是雞耶！」香子很用力地將我搖醒，然後指向窗外。

我從睡夢中驚醒，沒想到我竟不知不覺地睡著了，剛剛似乎正進行著重要的夢。

我看著眼前一輛巨大的貨車與我們並列行駛著，它的貨艙堆疊近百箱的雞籠，裡面塞滿了暗紅色的雞。每隻雞都瞪著大眼，靈活地扭動脖子，牠們身上的羽毛因風而顫動

著。

「為什麼這些雞要看著我們啊？」我問。

那些雞的眼圈上長著一顆顆的雞皮疙瘩，還有一些參差的毛髮。

「真的耶！牠們都在看我們！好噁心喔！」

香子對雞作了像是凶惡的狗的表情，但是雞群無動於衷，繼續盯著我們一邊晃動脖子。

「老天爺，就連雞都要監視我們！」

我對香子說明我們現在的情況。香子撲在我身上，看著我前方的小螢幕，又飛快地點開了自己前方的螢幕。果真也是我們被監視的畫面。她倒吸一口氣，然後看向我。

「就跟你說不要上這臺車了！」她怒道。

「沒辦法啊，我們的東西都還在車上。」

「就說不要去找黃艾艾的！我打從一開始就不太願意！」

「妳現在提這個也不是辦法啊！」我用充滿氣聲的說話方式說著，怕被其他乘客聽到。

香子把螢幕給關掉，一個人生著悶氣。隨之又拿起她的背包。我看著她，在最大的

夾層中翻找著什麼，之後她又拿起了某種藥物。

「妳真的夠了！」

我用力地抓住她的手腕，奪去了藥包，在那一瞬間她在我的腹部用力地毆打一拳。我一時半晌沒法呼吸，也說不出話，肚子裡有一種變成糨糊的感覺，器官好像變成軟趴趴的油脂，在體內流動著。

她把身子往下挪，用圍巾遮住口鼻，應該是不想被監視吧。我扶著肚子轉向另一側休息著。現在為了避免疼痛，連呼吸都得小心翼翼。

我陷入茫然的心境中，不知道為什麼現在會是這種情況。

對啊，原來生活還有這樣的面貌啊……我差點就忘了。例如遇到上千隻討人厭的雞；同臺巴士的乘客把屎拉在車上；口紅糖被人偷吃後，又被偷偷遞回來，不知道裡面有沒有下毒；被幽禁、監視、毆打等等。

我嘆了口氣，鬆開手中的那些藥丸，透明夾鏈袋變得皺巴巴的，而肚子還是感到隱隱作痛。我將藥丸放在香子的腿上，她並不理會，頭撇向窗外，臉被頭髮遮住。我也撇過頭，繼續療我的傷。

「20：00」紅色的跑馬燈跑過。

我想起在被香子搖起來之前到底夢見了什麼。夢中一位身影朦朧的男子從車廂中央的樓梯走了上來，就是剛剛下去拉屎的那一位。他在樓梯口停下，只露出一顆頭四處張望，接著完全來到走道上。他手中拿了一包塑膠袋包起來的東西，然後把那包東西丟進了走廊上的垃圾桶，發出了笨重的咚嚨聲。

原來根本就是可笑又渺小的夢，一點都不重要。我回頭看看走廊，也沒有垃圾桶放在那。臭味已經消散，我很仔細地吸了幾口氣慢慢分析，確定並不是因為習慣而不識其臭，看來並沒有屎一直躺在地上這一回事。

我看著走道另一邊的窗子，不知道現在正行經哪個縣市，外頭一片漆黑的大路，上方有一條橫向點著黃燈的路，上面沒有車子。路上有一家連鎖的便利商店，從高架的高速公路看過去，這藍白綠相間的商店鮮明得不可思議。

如果能下去逛一逛那便利商店就好了。吃上跟大都會一樣的零食，聽一聽流行音樂電臺或是警廣。接觸這些熟悉到不行的東西，就能讓自己安心不少。

接著，艾艾也走進了便利商店，索性打了招呼，然後走到我旁邊。我們一起在關東煮前面挑著想吃的東西，我夾了豬血糕、高麗菜捲還有菜頭；她則一如往常夾了很多魚漿製品放在紙碗內。沒辦法，她就是說不聽，愛吃這些高熱量的加工食品，甚至有一陣

子著迷於將奶精球直接喝掉。不知道以後她的身體會不會因此破爛不堪。

我們在沿街的玻璃窗前坐下，紙碗裡飄出一陣陣白色的水氣，夾帶著蘿蔔的香味。窗前三條點著橘黃色燈光的路上空蕩蕩的，路的後面似乎是一片黑暗的田地，在更後面是漆黑的防風林。在記憶中，似乎我們也一起走過類似的路，在某次長假，花東的某一處。就我跟她兩個人，走了很一段漫長荒涼且無限收斂的夜路，經過無數低窪的漆黑田地與家庭工廠。

她把關東煮醬一滴不剩地擠進碗內，再拿起三顆連成一串的魚蛋攪拌湯汁。一時間我們都沉默著。我還在想我們分手時的事情，還有那晚擁抱卻沒做愛的事。果然它們還是卡在那裡，像是皮下的一顆腫瘤，無法自行消腫也無法用力捏破它。

我將吃完的豬血糕竹籤插進菜頭裡，因為憂傷而無力駝背。老實說，我現在還是不知道那一晚我要如何回應才算正確。如果沒有勃起是不是就不應該碰她的身體呢？如果有勃起是不是就要跟她做愛呢？這些事情我怎麼想都不明白，也沒有「如果那天能夠劇烈地勃起就好了」那種想法。不過我想，最後會有這樣的結果一定是我不夠了解她的緣故，畢竟，我幾乎都在想著自己的事，一心只想浸溺於她給我的幸福之中。

「艾艾，對不起啊……」我說。

她很驚訝，轉過頭看著我。

「怎麼了？」

然後很快地，她似乎意會到我在說什麼而把頭又轉回去。她說：

「都那麼久以前的事情了，沒關係的，我也沒怪你啊。而且，在我們分手的時候你不是也說過了嗎？『對不起啊，艾艾。』像這樣子。」

我本來以為我會痛哭，讓眼淚落進碗裡，然後把剩下的關東煮變得鹹苦；不過沒有。我抬起頭與她四目相交，她的表情看起來很淡然。在她的世界裡，淡然是經歷悲傷之後才會有的產物，這我是知道的。

「你幹麼？那真的沒什麼，都過那麼久了。」

我點點頭，又問：

「艾艾，妳愛過我嗎？」

「不知道。」她聳肩。

「不過我喜歡過你喔。」

我帶點苦澀地笑了，心裡卻是滿足的。這時候才真正想哭，哭了。

「不過那也都是以前的事情啦！就跟我說的一樣，不用擔心啦，你看我們現在兩個

不是都還挺好的？不論是你還是我都還走得下去啊，甚至可以說『過得還不錯』。」

「而且現在他也在高雄，我心裡也還是默默喜歡著他。所以之前的那些事情真的過去了。我在往前走了，就算只有這樣，我也算是往前走了。」

◎

艾艾曾經愛過我嗎？我到現在還是沒辦法有幅夠清晰的畫面來指出：「原來艾艾愛過我。」不管我多麼想知道這個答案。而且，那很重要嗎？似乎很重要。那關乎我的罪惡感；關乎我曾經某一部分失落的愛情所造成永恆的缺憾。不過這也沒辦法啊，我想所謂的 answer 根本就不存在於世界上，就算有，那也只是有人去杜撰、捏造的。艾艾說不知道，就是真的不知道。

「對不起……」

香子這麼跟我說。我有點吃驚，沒想到此時此刻有人想要跟我說出一樣的話，而且還是跟我這樣的人說。

「壞蛋。」我回她。

我把身體轉向她，手還是扶著有點痛的肚子。她拉了拉我的手，我就把身體更挨近她。她說不要生氣了，我順從地點點頭，半躺半坐地靠在她的肩膀上。

「已經到臺北了呢。」我說。

香子跟我一起看向窗外，然後一片寫著土城的綠色板子刷了過去，過不久中和的牌子也刷了過去，橘黃色的燈火也漸漸多了起來，進入大臺北都會。

巴士在市區又繞了很久，途中我牽起了香子的手。直到下車，我們把票交還給司機，垂直立體化的臺北轉運站裡點著白茫茫日光燈。我回頭望向司機的駕駛座，那裡空蕩蕩的；再看看巴士，看不出有一點點幾個小時前還在高雄的跡象，好像它本來就屬於臺北一樣。

香子拉了拉我的手，好像是說她想要上廁所吧，實在沒能聽清楚。而我的思緒，還在黑暗無垠的公路上奔馳著啊。

〈巴士上〉評語

郝譽翔

這是一篇精彩的短篇小說，作者透過一段從高雄到臺北的巴士旅程，刻畫現代年輕男女情愛中不可承受之輕盈，設計精巧，結構緊湊，讀來相當的流暢好看。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對於人物形象的塑造、對話，乃至於細節動作等等，皆有精準的掌握，可見具有一定的寫作功力。這篇小說也具有鮮明的影像感，畫面栩栩如生，讓讀者彷彿也跟隨著小說中的主角，經歷了一趟高速公路上的旅程。小說主題是青春與愛情，但卻能不流於俗套，寫出了歡樂與悲傷並存的、若有似無的曖昧與惆悵，十分耐人咀嚼。故全篇的格局雖小，卻是精緻可觀，堪稱是短篇小說的傑作。



◎陳宸億

給正義的生日快樂

小說組優選獎作品

陳宸億



作者簡介

嘉義人，1989年生，臺灣大學哲學系畢業，曾獲臺大文學獎、國軍文藝金像獎、臺北文學獎等。寫作，動保。

得獎感言

寫作像是雕刻時光。我總想在相安無事的現實中抓住一點靈光，因為平凡裡好多感情，很難視而不見，所以記下一段不為人知的歷史。這次，我覺得我寫得很動人。

我的高雄特別熱，他讓這座城市神聖了。去年，我遇見一個背海的身影，後來寫了這個純情可愛的故事，紀念他給我海水般的回憶。也感謝評審，幫我送他一個這麼陽光的獎，即便他本是陽光。

給正義的生日快樂

陳宸億

「老闆，有沒有孔雀魚？」

「我們什麼魚都有。」

「為什麼孔雀有的五塊，有的十塊？」

「五塊的我撈，不能挑，十塊的你自己撈。」

「哦。那叫什麼？」

「啥？」

「粉紅色那個。」

「粉紅仙子。」

「好漂亮。跟牠養在一起是什麼？」

「熊貓。都十五塊。」

「旁邊那缸？」

「電光麗麗，比較貴，三十。」

「為什麼叫電光麗麗？」

「這個可能要查喔。」

「我要十隻孔雀，五隻粉紅仙子。你撈。」

他把袋子充氣，繞著橡皮筋旋了兩圈。

「要不要看魚缸？」

「我家有甕缸。」

在海邊，會有可愛的小夜市。有人把水族館藏在小貨車裡，布帆架開，就做起了生意。車子在動，你也不知道水會不會灑出來，魚會不會暈。七彩繽紛的魚缸生著光輝，後頭是一片夜裡的海。

我曾被拍下一張照片。你想像一些攤販聚在海邊，海很黑，夜市很亮，你站在夜市盡頭，右手邊張燈結綵的是吃喝作樂的海邊夜市，左手邊漆黑無光，霧濛濛一片的是夜晚翻攪的大海。畫面上，大海占九，夜市占一，至多二。但我手上沒有可以拍照的東西。

晚飯過後，我在屋內徘徊，暴露了閒，大舅囑我到梓官路上的遠東攝影社去洗照片。我騎虹庭姊姊的單車，往市區的方向去，騎了好久，過了街又過了荒地，我確定再也找不到相館，又折回赤崁東路上。我不想回家，騎過路底的派出所，沿著海堤，騎去漁港。堤上我發現好多機車橫豎亂停，堤下有些大頭燈越逼越近，海風吹來，是燒烤的焦熱味。一個從未見的夜市，延伸在白天無人的海邊堤防上，十分喧鬧。我騎車穿梭在夜市裡，訝異好多人，從哪來的？那些面孔非常奇異，我不覺得大白天蚵寮的街上能遇到他們。我看見首尾相接的沙畫，連成彩帶一般，十幾條夾成一排，像個巨大的門簾，小女孩掩在後面靜坐。攤販連綿極長，只有我騎單車，我的籃子裡有一臺佳能相機，底片拍完了。後來我提起海邊夜市的事，虹庭姊姊坐在大舅媽的梳妝鏡前，心不在焉答案：「漁港的夜市？」

「不是。不是漁港的。我還沒騎到漁港。」我篤定地說。

「會不會是市場附近的，被趕到海邊？」

「為什麼要被趕到海邊？」我問她。

「我不清楚，」她梳著烏亮的長髮，心知她的頭髮比誰都漂亮。「可能是被嫌吵。

我沒聽說過什麼海邊的夜市啦！」

那年我十五歲。媽走的那個下午，前面三叔公家的母狗小白生了一窩小狗，有黑有黃十一隻，大舅提議那兩隻白腳底的黑狗去漁港放生。阿嬤尖叫：「翔仔你天壽骨，在呷奶放了安怎活？」媽帶我回娘家，託給阿嬤，一兩天後，她獨自一人回臺北。我要升高中，成績差強人意，與其到先修班自慚形穢，我寧可回蚵寮晃掉我一個快樂的暑假。阿嬤從屋內跑出來，挺著她的老腰，叫喊：「娟仔等一下！」我坐在田邊的紅磚堆上，盡力把無辜寫在我臉上，目送大舅載她去岡山車站趕最後一班的莒光號。我朝媽揮揮手，一邊努力在搨腿上的蚊子，不覺任何難過。

大舅的車子慢慢消失了，我牽阿嬤回屋內避蚊蟲。

這是兩棟併在一起的大樓房，坐落在兩塊田地之間，田有時種玉米，有時種花生，休耕時，長了豬母奶；由於是自己的地，蓋得四平八穩，大大方方。右邊的分大舅，左邊的分小舅，兩邊格局對稱，大廳和灶腳各自打通，兄弟同心，其利斷金，這是長輩的初衷。由於外牆完全漆成白色，遠遠望去，像是田裡檢到一塊乾淨明亮的白磚；夜裡，則是一座側躺的燈塔。

一條細狹的小徑貼著樓房左側，蜿蜒至赤崁路上；途中經過一座菜瓜棚仔，倒掛大

而俗氣的黃花，小孩時常惡意捏碎蜿蜒向上的綠鬚，嗅聞指間的腥氣。一棟兩層樓的舊房子，門戶洞開，廳堂的供桌上香煙裊裊，那是老態龍鍾的祖厝；裡頭一幅高懸的黑白遺照，細眼睛小嘴巴，頑固剛毅的神態，據說是蚵仔寮大頭楊仔我外祖。

外祖是討海人，所以阿公也討海。阿公帥的時候，大兄小弟巍巍站滿整艘船，隨便網仔空的下去滿的上來，魚鱗像金光，目眇金對天瞪，不能逼視，魚仔像穀一般灑在地上給人秤，秤剩的包回去厝邊分一分；阿公胖了的時候，漁船開始漆成彩色，船頭是黃的，船尾是綠的，甲板是白的，艙口是藍的，舷是紅的，船索掛的三角褲也五顏六色，船上的人清一色黑鬼鬼，阿公說，菲律賓懶，泰國詐，印尼最聽話，日頭煎過，黑得出金。

所以，大阿姨做頭髮，大舅修理車，媽和小舅當海軍，一個士官一個軍官。沒人討海。每天，天色猶藍、空氣涼冷的時候，我阿公破開房門，像一隻離水的海獸在空蕩蕩的屋內踱來踱去，然後將鐵捲門粗暴地拉起，踏著那輛破機車直往漁港奔，至於他口袋隨時裝有六、七萬的事，所謂老船長的行情，是漁港眾人皆知的祕密。他入夜回巢，赤精躺在客廳，像個銅人，任由日光燈電風扇侮辱他的銅肌；他把電視開的極大聲，呼呼大睡。阿嬤罵他：

「歐吉桑你真勇吼，甬穿衫！」

「熱啦，燒烘烘！」他在夢裡應她。

阿公是個男人。正如阿嬤一頭烏黑的細捲，耳上扎著兩針小金珠，心寬體胖，是個沒得嫌的海口婦人。他們是媒人牽的，一面之緣，岡山黃家的長女嫁來給蚵寮楊家的長男，然後兩年一個，兩男兩女，魚仔蝦仔作糖仔吃，楊家將的漢草蚵仔寮沒人比評。阿公討海是呷苦當呷補；根本沒有苦這回事，風湧太大沒得出海，他一身銅筋銅骨就要散在藤椅上給阿嬤撿。鯤豐滿上大小事自己來，外勞仔怕冷中風邪，他令阿嬤煎湯藥，就連蚵仔寮通安宮的金爐鼎和龍柱都有他楊春土的一份，不多不少各拾萬元整。他只有一個虛。他聽人吃飽在謔：

「春土的細漢仔娶沒？」

「沒你代誌。」他絕不客氣。

或是，

「彼款人般，娶嚙笑死人。」

老仔在海底照樣掙出水面，大譙一句：

「啥人在靠么？」漁刀眼看出發。

阿公的肩寬，背上麻麻的都是誠實的斑，我喜歡靠在上頭，尋釁那張不苟言笑的臉，只敬那是最後一片太陽和海沉醉的土地，我的童年有得跑，跌破手腳，出點汗。我喜歡去通港路，看漁船仔靠在漁港的小加油站加油，公廁旁種了一叢粉紅色的大花，很久以後，我知道那叫馬齒牡丹，不怕曬。好幾次，我看大夥兒在漁港附近的寮仔內脫個精光，捏著汗在油膩生黑的板桌上鋪滿一肺又一肺的烏魚子，我滿腹千歲憂，幻想就在蚵寮過了一生，像阿公阿嬤大阿姨大舅小舅，勞動，睡覺，看海，千萬時光就此消磨。爸，或媽，或兩人一起，會適時地出現，拎我乖乖回臺北。

我的童年不協調，沒有一個端端正正的統一性。由於時常回南部，我意外曬出身不合時宜的膚色，和一張莫名其妙的表情；加上教養的中斷，父母的權威失去了正當性，即便他們雙雙都是慣於人前疾言厲色的軍人。

何謂教養？我真該好好質問我那個小叔叔。

我的小叔叔不是尋常的人物。可不是說他什麼達官貴人。你從他的容顏（這是他說的，不是我說的：噢，小安你看看，我的容顏如曇花開了又謝。），他說話的神氣，咿咿啊啊的聲腔，龍飛鳳舞的手勢，就知道他不是一般男人，或說，像我爸那樣的男

人。我頂羨慕小叔叔女人一般的腰身；事實上，他的身材比我那娘還媚。他的褲子只有我爸的一半寬，小時候，我若看到他的內褲晾在我爸的旁邊，會以為是從洋娃娃或大玩偶身上拆下來的塑膠布，只有我爸大四角的三分之一。我最愛小叔叔帶我見他朋友，看他在眾人面前大放厥詞，高談闊論，什麼小雪阿姨、沈叔叔、寶哥、璇璇，鶯鶯燕燕一大票，我早看出來都是些有問題的人，卻各個神異，引人入勝。最下流的話，或最有學問的，只在我小叔叔那裡才見識，就我往後的人生，仍是如此。世界又冷又熱，難得有人對你說一句真純見性的話。有些場合時機，我聽人義正嚴詞在談兩岸的和平願景與架構、婚姻與家庭是人類社會最神聖的基礎、聖靈需要大量澆灌……我總不爭氣地想起我那個又嬌又霸的小叔叔，張牙舞爪，小拇指不知道要飛往哪去，衝著寶哥阿姨叫囂：

「你這丟人現眼的假小子，Tomboy，奶這麼大！」

「小叔叔那張嘴，吃雞雞，不乾淨了，連菩薩都敢詛咒的。」沈叔叔作勢把我抱住，直說我是他的乖乖襖。

「唉喲，唉喲，沈菜花你大龍洞放開你的髒手，」小叔叔急忙過去打沈叔叔，「不要在我寶貝安安面前講髒話呀，我嫂嫂會不開心的。」

我真的會在一整群善男信女面前無端發笑，招來異樣眼光。

我一開始會跟媽介紹小叔叔那些朋友，她只面無表情說：「喔，我知道他們。」顯然她不以為然，我也沒興致再提。有過，爸媽在密謀，「不能跟他一樣……」他們壓低音量，假裝若無其事，但不難猜到是我的事。之後，小叔叔忙得不見人影，彷彿完全忘記了小安安。我問爸：「小叔叔人去哪？」我想躲在房裡試著大哭大鬧，但有個力量告訴我，小叔叔不願我這麼做。

我們家臺北住的是國軍官舍，三軍總醫院丁區職務宿舍，落在公館靠河堤一帶。和全臺灣所有的軍人官舍一樣，我們的官舍一眼望去像是廢棄的碉堡，樓梯間外牆上刷的一抹國旗紅已褪了色，窗簷上密密麻麻的翠玲瓏，活像廟會千里眼的殘忍的綠髮。我們丁區不在舊三總那邊，而是圈到附近的軍備局了，裡頭還有舊三總的十字大樓、憲兵排、勤務排、中正堂，幾棟貼上封條的建築物，上頭的關防年年斑駁，但永遠不會消失。深夜，緊急出口的號誌發出邪惡的綠光。丁區共有兩排宿舍，彼此面面相覷，通道兩旁種的不是桂花就是含笑，時節一到，甜膩的花味揮之不去。

我們家是三十七號一樓。軍備局的資收場抵在後方兩公尺不到，我的房間的窗沒有風景；一面大牆奪走視線，上頭垂掛好幾道粉綠色的水痕，那一小撮的綠地，一年不

下雨都不會乾，冒了一棵又高又醜的構樹，種種不知名的惡草矇住了地面。初夏時期，我靠在窗邊，凝視姑婆芋紅得發毒的漿果，像異形生的蛋，或膏肓之間的癌細胞。整個冬天，我把窗關緊，就怕外頭雨絲飄進來。二樓那兩姊弟上小學前，準時在下午兩點哭叫。

小叔叔以前就住在這個房間，桌椅，櫃子，床架，是他留下來的。他的精神還在我感覺到了。或者，他根本遺留在我身上，我無從辨識。小叔叔那座柚木大書櫃長了四隻腳，至今仍生出森森的香氣。我半夜醒來，撞見它亦步亦趨在學走路，我立刻裝睡。格子裡的書本完好無缺，至少看起來如此；你得小心翼翼翻閱或擦拭書上的灰塵，以免書脊一攤裂成兩半，教人滿懷愧疚。如果不是裡面的簽名或畫記，我會以為這些書是新的。書櫃上頭立滿了相框，鑲假瑪瑙的、木頭的、鍍鋅的，雕著小花小草，我這輩子沒見過這麼多相框排排站。奶奶一襲大紅洋裝，翹著二郎腿，抱著電棒燙的五歲爸爸。早逝的爺爺站在日正當中的馬路邊，戴著墨鏡，一旁的道路指示牌上白沙二字，我才知道爺爺去過澎湖。纜車上，盜版的梁朝偉摟著小叔叔，臉貼著臉，後頭有雲有樹，斜射的日光把小叔叔的娃娃臉切成一明一暗。我做事，發呆，睡覺，列祖列宗居高臨下，我習慣他們的監視。我也好奇小叔叔的童心，有些玩意兒不該屬於他。一棵壓克力聖誕樹，

底座開關一扳，會明滅七彩光芒；或是印有蟒蛇圖騰的壺、巴拿馬形狀的開瓶器。

我的叔叔對我視如己出。他不把我當外人，而是自己的孩子。在我小學一次放學的路上，他牽著我的手慢慢走，向導護老師打招呼的神情，我看了便明白他的心思。我才不過五年級。又一次，他帶我上餐館，顯然他是熟客，老闆對他說：「噢！老弟你孩子挺大了哩，藏著不給看啊？」我叔叔笑而不答，興高采烈地問我：

「小安今天吃什麼？」

每次，小叔叔的筷子總往我碗裡送，我沒有看過他吃東西。爸爸在場會看不順眼小叔叔這樣做，他的體質極易胖，又貪吃；據說，爸和小叔叔，一肥一瘦，便是有人過度爭食的結果。爸把我的一塊炸天婦羅或什麼狠狠夾走，告誡我垃圾食物最好不要碰喔，天曉得不是他自己想吃？小叔叔聞之色變：「你很胖很奇怪耶，人家安安在發育。」又搶回我這，臉一擠頭一抬唔一聲對我扮笑，我看穿小叔叔所有的詭詐和快樂，而我也快樂。我心情好就問：

「為什麼小叔叔愛男生？」

他眼睛撐大，倒抽一口氣，怒噴：「小賤貨！」手往我兩側進攻，我會癩癩發作亂顫，哈哈，哈哈；我真的好樂喔！

當然，小叔叔很幸運。「我完全是我媽的種。」他說。他告訴我，奶奶年輕還不是，要愛不要命的，被她爸從屋內一路追打到田溝邊，就像在打狗：「破格查罔仔、破格雞、燒得會咬人！佢爸打乎你死！」故她萬分體諒她的寶貝小兒子，怕他委屈。

有些人可沒這個命，畢竟不結婚，結錯婚，生不出，黑白生，都屬不孝。好比小舅，當他百般無奈，抱怨家家有本難唸的經，人家小叔叔早從小叮嚀我家家有本該燒的經。

曾經，那個曾經很久了，「起灶臺」風波在蚵寮赤崁楊家起起落落。阿嬤年過半百，戀戀不忘一個港邊春夢。

阿嬤以為義仔小舅無法成家，在於小舅那半邊棟樓房的灶腳無灶臺，莫怪這款漢草和頭路娶嘸某，她這麼個平風定浪六十載的蚵仔寮船頭仔媽抱不起一個楊氏查埔孫。小舅面貌極像阿公，因為他本來就是他生的，只是高了不只一個頭。在家裡，你只能看他穿一條深藍色的海軍短褲，長年裸露的胸和背泛著粼粼的海光，上頭找不到一塊斑一粒痣，兩條粗厚的長臂可比成年的黑鮪，腿上的毛又粗又黑，下過水後，像是礁石上茂盛的海草。他一笑就把眼睛給笑掉了，顴骨又聳又圓的，眼角生出了細紋。渾圓厚實的身體，笑呵呵的臉，他在客廳看電視嗑瓜子，像是坐了一尊鍍金的大佛，袒著佛胸。

小舅有過論及婚嫁的女友，不知為何無疾而終。小舅的灶腳方位好，寬敞明亮。其中有一臺大洗衣機，兩條粉紅色的塑膠曬衣鏈橫切整個灶腳，掛了妙驊、虹庭兩個姊姊的衣裙，至於大件一點的女裝，毋庸置疑是大舅媽的。拜地基主的折疊桌上堆滿旺旺仙貝、一串又一串華元波的多快樂分享包、過時的玩具，以及小舅的郵購包裹。小舅時常要我偷一包蚵仔煎或真魷味回他房內。

阿嬤對灶腳這塊光怪陸離的風景甚感刺眼，「這啥體統？這啥體統？」她正午回家納個涼，在空無一人的大樓房哀嘆不止，其回聲傳至小舅房間床上假寐的我的耳裡。她常對小舅說：「無灶臺，娶嘸某。」小舅一句不響，學阿公，一張從海底浮出的臉，淹了幾天脹得又冰又絕；幾次他咧起不甚明顯的菱角嘴，對阿嬤吼叫；「黑白牽拖啦！」一對小眼不知瞪還是睡，我哈哈大笑，惹阿嬤一個耳光刮過來。

阿嬤心目中的「灶臺」，可不是那種有流理臺有瓦斯爐華麗高雅的櫻花系統廚具可以算數，她要的是用磚仔角堆疊起來，再貼上磁磚的傳統實心灶。

阿嬤是個正港的婦人。她樸實刻苦，每天按時去漁港找活兒，補破網，作便媒人，出頭，就怕閒。她對我說：「恁阿公顧抓魚，整間厝大小項我處理好好。」為了義仔小舅，她極力探聽蚵寮身家清白的女兒。我那好阿嬤遮在斗笠下的眼睛發出詭光，掃射市

井街上窈窕無辜的少女，扮起物色民女的老巫婆。

「正義仔，你來，」阿嬤把小舅喚來客廳。

「赤崁路仔活動中心的小姐水水呀，減你三歲。」阿嬤說。

「所以咧？」小舅說。

「所以咧？娶來作媳婦呀，你嘛好心一下。」

「不呷意。」小舅一口回絕。

「看攏不看不呷意是啥？」阿嬤光火。

「不呷意就是不呷意啦！」小舅的嘴型停留在「啦」足足三秒，濃鹹的海口腔。

「看攏不看、我無法度接受啦！」阿嬤作勢把桌子拍碎。

阿嬤把小舅推出門外，往他背上狠死擊了一掌，「死囡仔！」要小舅騎車去繞一圈才能回來。過一會，小舅的機車聲隆隆響起，阿嬤來不及穿鞋赤腳就踩出去，問他：

「安怎樣？真水？」

「那款型喔，我——不——呷——意——」小舅一雙黑毛大腿跨坐機車上，氣得發汗，久久翻著白眼，直到阿嬤別過頭去。

他贏了。阿嬤悲憤地屏住氣，不發一語走回灶腳，粗手粗腳地翻弄鍋碗製造噪音。

我們聽到有人咒罵：

「你喔，死嚙人捧斗唷！」

小舅亦對我作白眼，吐舌頭，你只能看到那一丁點眼白，藏在汗水淋漓的大黑臉裡，曖曖閃著光。他氣一下子消了，笑瞇瞇對我說：

「安安咱來去喝涼仔！」

小舅最喜歡的飲料是綠茶加多多，他習慣稱之「多多綠」。

小叔叔剛退伍的那幾年，同爸媽住在官舍。那時我還小。爸媽一早出門，把衣服扔進洗衣機，小叔叔起床，把衣服晾好。媽煮好飯菜，吃完小叔叔洗碗。至於窗臺上的盆栽，爸負責種，小叔叔負責澆水。爸和小叔叔共吃一瓶綜合維他命。週末爸和媽去遊山玩水，小叔叔會跟。每個月爸載媽下高雄回娘家，小叔叔也跟。

「他沒有一個工作做得起來。大家都像他那樣，地球還要不要轉？」

「我相信地球會不停轉。」我反駁爸。

「小安，我知道你很愛小叔叔，他很好，」他長嘆一口氣，擺擺頭，故作鎮定，

「你講這種話，我很擔心。」

「沈叔叔也這麼說。」

「噢，那個傢伙也是，沉澀一氣，請你不要再提。」

「有陣子他瘋掉了，沒有人知道他中什麼邪，」爸憤慨起來，將他肥厚的屁股往後墊，使他看起來正襟危坐。

「小叔叔怎麼了？」

「沒人知道啊！他說他不要認我們。我們又沒怎樣？」爸怕熱，白胸顫動不已，似像女人兩隻發育不良的小乳，「他既然不要這個家，那他就去流浪。」

「他為什麼不要這個家？」

由於年久失修的緣故，官舍的四樓通常沒人要住，就怕住在雨裡面。爸跟人周旋，託主委劉伯伯幫忙，終於軍醫局撥了款子要整修。鍾叔叔搬進來，他是爸的空官死黨，一個細皮嫩肉的小兒子恰恰跟我同年，討厭。三十七號四樓的信箱，既有水電單，也有一份《國語日報》。

我回蚵寮聽妙驊、虹庭在講英文，好生羨慕。大舅媽捨棄蚵寮國小，親自接送她們去右昌念小學，上長頸鹿，學講蘋果是紅色的、大象很大、你好嗎？

我躺在地板無事，她們也要跑過來問我：「安安，how — are — you —」

就連小舅，也操著海口腔英文，笑嘻嘻問候我：「small 安安，how — are — you —」

他們通通把我爸惹怒。他是那種占缺要第一，開車不能前面有車的人，他們哪知道。我爸早看準小叔叔，把我整個尿布外加書包丟給他。

我要上小三那年，小叔叔的身影又出現在桂花道上，搔首弄姿的搖擺我們美滿枯燥的生活。

我聽爸在講，小叔叔是念過書的，就他們那一輩。這我深信不疑。好幾次，小叔叔歛起他所謂花一般的朝顏，「安安給我聽好，」正經八百對我解釋「藝術家的任務是冶煉人類未曾受造的良心」、「要讓你的靈魂成為流動的東西，復原到千百形態」，一副事態嚴重。我不過一個小學生。但我喜歡聽，不知道，我喜歡他這樣，不把我看他可愛的小貓崽，而是平起平坐的大朋友。即便我似懂非懂，我懂得皺起眉頭，注視一把掏心掏肺的火在他眼底燒。當他奮力向我展示殘缺片斷的知識，我只感動。他不是學究。

小叔叔教我成語，唸ABC，怎麼走路比較有氣質，教我怎麼讀書、寫字，帶我看了好多故事書，河伯娶親、快樂王子、鐘樓怪人，都是他教我讀，盡是一些可怖的，導致我日後有些壞心思。每逢婚宴，我看美麗的新娘捧一杯芭樂汁在敬酒，不免聯想起

西門豹偕老巫女，強逼紅蓋頭彩珠簾的新娘子一個個跳進河裡的荒謬景象；看到教堂，也同時看到道貌岸然的神父，性癖極大。沈叔叔常罵小叔叔：「毀了你自己就算了，不要把小安毀掉。」卻笑得合不攏嘴，好似期待。至於媽，嘲笑爸是飲鴆止渴，但免費兩個字說服了她。小叔叔還要小雪阿姨教我畫畫，他說學藝術的孩子不會變壞。他也說愛吃青菜的孩子不會變壞，餵貓的孩子不會變壞，反正他要我做什麼，就套這個句型。小雪阿姨是小叔叔的大學同學，後來留美，去東岸念藝術學院，愛小叔叔愛不到，孤老終生；我那房間牆上掛的桌上擺的，濃豔的大油畫、輕描淡色的水彩、還有袖珍可愛的速寫，都是小雪阿姨的傑作。我心情不好的時候，那些畫片我一看就半個鐘頭過去。我最欣賞其中一幅「雨中負子」，小雪阿姨在美國畫的，那時候她想家。爸爸背小女孩，媽媽隨後撐傘，大人垂喪著頭，小女孩望向天空。我忍不住問小雪阿姨：

「為什麼雨滴畫得跟雞蛋一樣大？」

「那正是小女孩眼中的世界。」她故作深遠地說。

無論誰眼中都有一個世界。

有一年，蚵寮通安宮的廣澤尊王連翻了三天白眼，據說那是災異之相。赤崁那座兩棟雙併的樓房亦重新粉刷，用玫瑰白覆蓋了原本的象牙色，門口的曬場則多了一缸睡

蓮，一輛新的轎車，兩條不銹鋼曬衣鏈，從屋前延伸到人家的屋後。金寶螺纏在蓮葉底下，瘋狂啃食葉片，牠們肥胖的觸手時長時短聲東擊西，很像狡猾的陽具。地上不時有乾枯的彩色小魚，睜大雙眼。

自己的房間，是個滿新穎的概念。在我國二那年，我向大人們告知性徵上的變化，小叔叔決定搬出去，把房間讓給我。「私密最美。」當我沒命地哭鬧時，他只一再告訴我這句話。終於在一個異常晴朗的冬日早晨，他的行李箱滾輪在植滿桂花和含笑的小道留下令人難堪的噪音，沈叔叔幫他把大大小小的紙箱疊上車，載他離去。他這次離去，是真的離去。

起先他去找他的港仔，一個寡言聰明的電子工程師。他們住在沙田大圍的美田路上，一棟三十二樓的大廈的十四樓，他在信裡說：「有時候，你真想往下一栽，換個痛快。」並附上一張照片，從二分之一高的一個小方格拉出一條線，在半空中寫著：「小叔叔在這裡。」這樣的樓，若無註記，我只當作是生物課本裡顯微鏡底下的植物細胞壁。往後，他又捎來許多印有美麗風景的明信片，沒頭沒尾地告訴我，他在萊茵河畔療養，或在伊斯坦堡的大澡堂洗淨罪孽與憂傷。

他每年過年會回來，奶奶走後，過年也看不到他了。小叔叔是這種人，獅子座O型，拒絕妥協，睥睨中庸。我知道現在他人不是幸福就是死。哪天他突然通知我他還在洗港仔的內衣臭襪，或託夢說在萊茵河底啃水草，我也只是笑笑，祝他青春永駐。他老愛把那隻大黑貓盤在大腿上，四隻眼睛嚴厲地質問我：

「要嘛當一隻家貓，要嘛流浪貓，一個囚禁而溫飽，一個自由而患難，你總要選其一。」

我啞口無言，老母貓笑而不答。

小叔叔的好意我心領了。我永遠記得他是個溫柔的人。但早在他未搬走，我不曾懷疑有過「自己的房間」。

我喜歡義仔小舅舅的房間。挑高的天花板，漆著自來水的顏色，看上去，就像一片透明的海。我遺傳自母系的一對小眼睛，看呀看，只比外頭蚶寮的天小一點。

我同小舅養成午睡的習慣。就等他從那張辦公椅奮力站起，自言自語：

「累了，來睏。」

他狠狠摔進被窩，一動也不動，彷彿立刻睡著。

而我在等他說：

「囡仔，作伙來睇。」

但他從不。小舅話不多。他一輩子的話小叔叔一天講完。

每晚，他打著赤膊，把全家上下的地拖過一遍，然後洗澡，睡覺。

我學一條小蛇，細細涼涼，溜上小舅那張硬梆梆的大床，蜷著身體；我在海邊看到的事物，若在這間房裡滑進我的睡，都一樣，無聲無息。

我在午後清醒，頭腦粗重，小舅早已外出了；或是一大清早，他總在六點的鬧鐘發作前突然坐立，丟了一聲響屁，摺被子像摺紙，胡亂套上衣褲，就出了門。老機車的聲音越颯越遠，大手大腳的一副人形還靜靜躺在床上。我望著小舅房裡的天，自來水一旋嘩啦啦淹過來，砸下一顆顆薄荷味的曼陀珠。我昏昏入睡。幾次，我匆忙跟到窗前，看小舅縮成一個白點，一陣白煙風，盤在黑赤赤的田上沉浮，天色是冷的，麻雀喪失理智的啾，那是休耕的時節。

我醒來無事，便把頭悄悄貼在小舅的肚子上，噤哩呼嚕的，像小橋流水聲，也像哭。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臉，但我不十分怕。我彷彿看到白天小舅對著電話那頭滔滔不絕，好想知道那人是誰。從此，一張不會唱歌的肚皮，不是男人的。但我小叔叔那頭大黑母貓也發出同樣的聲音。

好久以後我才知道，如果深夜，一個寂寞的人，睡得甜，你把頭安在他肚皮上，會有這種音樂，如泣如訴，笑呵呵，絞著你心。

小舅有時在，有時不在；他隨時要從房子的某個角落出現，這點令我不安。至少那時候是這樣。往往，他如鬼魅般穿梭在屋子，以致於他無心地樹立了一個虛空來的形象，儘管你有生之年捏捏他的胳膊，知道那是全世界最可靠的東西。原以為他在基地，或出海，我躺在床上，房門被人推開；我坐在田邊小道發呆，他的機車正從赤崁路仔彎進來。常常我進了門，他打著赤膊，橫躺在客廳的藤椅上打瞌睡，偶爾瞪著天花板。

一個下午，我在灶腳殺魚，清魚腹內，風從門窗灌入，魚和土的腥味混在一起，電話鈴聲不斷地響，我才去接：

「找誰？」

「喂？安安呀！來，來接小舅。」

「小舅我在殺魚仔。」

「丟給阿嬤弄。快來喔，五點右昌國小門口，別讓我等。」他那頭好吵，我聽到有人喇叭按著不放。「不可以遲到喔。」

「在哪裡啊？」

「加昌路和軍校路口。臺十七線直直，別亂彎，很好找啦。」

過了楠梓，沒完沒了的卡車揚起陣陣風沙，淹沒一旁的小機車。我自作聰明往右拐，買了兩杯飲料，然後迷失方向。問了人，才找到右昌國小，小舅坐在花臺上抽菸，我真的遲到了。

「騎去美國喔！五點二十分！」小舅彎著眼睛，嘻嘻哈哈嘲笑我。

「什麼加昌右昌後昌藍昌盛昌，我搞混呀，這些名字到底誰取的？」

「昌你個頭。」他把我臉捏疼了。他問：

「穿這樣不冷？」

我只穿一件無袖的背心和牛仔短褲。那時還是三月天。

「你不知道，下午漁港熱死人。」

「展勇！等一下搨風毋通哀。」

他把包包、衣服、黑襪丟了一地，直奔浴室，過了好久，我去浴室找他，原來他在染頭髮，兩個人都嚇了一跳。他對著鏡子，老練地把藥劑梳在明顯剛剃過的頭皮上，耳際和後腦推得太薄太高了，他的頭看上去過度狹長。

「小舅你像新訓的阿兵哥，不像長官。」我取笑他。

「爛。吵死。」

那晚，小舅沒有留下來過夜。

一家人圍著吃晚飯，菜色如同平常，有阿嬤愛吃的空心菜炒羊肉，一大鍋醉蝦，煎肉質魚，血子，炸小卷，尖梭仔，嚴公煮清湯。小舅宣布：「要出海了。」吐了滿桌的蝦殼像山，「阿爸阿母小安安，不要太想念我嘿。」他對著蝦頭發出巨大的吸吮聲。阿嬤道：

「卸世卸眾，七老八老娶嘸某，講講那些廢話。」

「沒錯。」媽附和，迅速夾了一片血子配蒜仔。

「娶嘸某給恁礙著呢啦？」他答腔，他嘴裡塞了一尾肥蝦，橘粉色的湯汁淌在他微微上翹的嘴角。

「正義仔你惦惦！」大舅怒聲，眾人一起惦惦。妙驊、虹庭兩個姊姊受了點驚嚇，然後偷笑。

遠處傳來阿公的飽嗝聲，他向來把飯盛去客廳吃，配電視。

那頓飯無聲地結束，隨後鳥獸散。大舅媽打算洗碗，「大嫂我來就好。」媽把她趕

走。我陪媽洗碗時，她對我怨言：「阿嬤只煩惱小漢阿舅。」

我上二樓空房躺著，聆聽樓下細碎的交談，以及電視機喧鬧無恥的笑聲，偶爾有車子從窗外的小路駛過，沒有小舅舅的聲音。我半睡半醒。

「安安。」

有人叫喚我。由於無鎖，房門被打開，有人站在門口，不知為何，我假裝熟睡。大概有一分鐘。

「安安？」

「小舅……」我懵懵睜開眼。

「起來。載小舅去坐車。」他以命令的口氣。

「好。」

我提議直接送他回部隊，不要這麼晚還搭車。「西子灣呀！」他叫。「看看風景也好吧。」我說。在加昌路和軍校路的大路口上，我往右轉，經過海軍官校、海軍基地，從小路接到左營大路上，到了舊城圓環，他察覺到我速度放慢，提醒我：「囡仔，右轉。」他掐我的肩膀，勁道有點大，「不識路還要看風景喔？」

「小舅識路就好。」我說。

他掐更大力了，「啊呀回去怎麼辦？」
我跟他說高雄天氣真好，臺北不是人住的，他說對呀對呀，小安安搬來陪小舅舅
了。

「小舅有沒有出國過？」

「沒有耶。」

「你們的艦不是到處開？」

「唉叻那不算啦。」

「你們都在海上喔？」

「不是呀！就去什麼瓜地馬拉啊、宏都拉斯啊、索羅門群島、斐濟啊，有的沒的，
哪算出國？」

我問他一趟敦睦遠航，這麼遠，會不會寂寞？

「寂寞是啥？」

「寂寞呀。小舅沒有女朋友？」

「女朋友喔，幫我介紹呀。」

「小舅這麼帥。」

「內行喔，從左營排隊排到蚵仔寮，哈哈！」

「你都不要？」

「七仔喔，稀罕！小舅我更怕暈船啦！」

「海軍暈船是不是丟臉？」

「爛！暈不暈是天生的，沒救。」

「但是海軍……」

「動暈症，那是一種病，行不行？可不可以？」

鼓山路又直又長，壽山連綿的小丘，在夜色中變相，好似重重的深藍色陰影，啃噬著南國無雲的天空。路上十分冷清，沒什麼車，只有我們。由於小舅腿太長，我的手肘架在他的膝蓋上。空曠的視野教夜冷了，我些微發抖。他說他載我，我堅持要騎。他提醒我回程右轉五福一路，可以看看燈會。「一起去看看？」我問。「昨天才看過啊。」他說。

他忽然要我掉頭，說要找郵局，想領錢，又嚷說口渴，要去便利商店買啤酒喝，繞了一大圈，最後西子灣到了，他下了車。樸素的大門口標示高雄港海軍駐地之類的，他在那裡跟我說再見。我望見進了門右手邊有一棟建築物叫「挹海樓」。

「凌晨四點，我在鳥松的前運隊被趕出來，然後丟到這。我坐在地上看日出，看到中午，臺華輪的汽笛鳴了，載我去馬公，那裡冬天風很大……」

這是小叔叔告訴我的。

小舅說，眼前那艘艦不是他的，再後面那艘才是，他得回船上了，明天懇親會可以來看他，出海一去就三個月。

「明天小舅在嗎？」

「不在去哪。」

「見得到？」

「我好忙，不一定。」

他彎起笑眯眯的眼睛，酒力使他的笑添了邪氣。高雄港黑漆的水面在月光下微微顫抖，閃著銀白色的油光，他轉身步入營區，我目送他，他回頭一笑，再往前走。

洗衣服成了回蚵寮的第一件事。把臺北積剩多日的髒衣服通通帶回去，丟進洗衣機，除了洗衣精，再加半瓶蓋的香衣精，滿心期待四十分鐘後，去屋前的曬場晾衣服。

從車棚延伸至房子的鐵鏈上掛滿我的衣服。

田土曝曬的氣味，海風，衣服的香味，混合在一起，導致屋內終年陰涼；那是瀰漫在樓房，以及小舅房間的味道。小舅身上也是，若靠很近。

只有在這棟房子裡，才能聞到這股味道。當我不在蚵寮的時候，關於氣味產生的幻覺我只任由它發生。少時的幻覺，卻因反覆記憶而太過真實。很長一段時間，我只是站著不動，聆聽屋子的動靜。

有一回，通安宮的聖王要夜巡，阿嬈、小舅拉著我去市仔看熱鬧，路被老老少少塞得水洩不通，煙硝瀰漫在月色裡，地上散落爆碎的粉紅色紙片。阿嬈突然尖叫：

「安仔，緊看！聖王目睺反白仁啊！」

「聖王為什麼反白仁？」我問她。

「看到魔神仔！」阿嬈刻意低聲。

「看到歹囡仔啦！」小舅譏笑。

當時神轎正對著一隻公共電話，要命地站了一個穿藍衣的外勞仔，黑乾瘦，黑長髮夾雜了黯淡的金髮，眼睛是小舅的五個大；轎班的腳步雖按住不動，眼神卻已喪心，轎子不停地亂顫，似要發作暴衝。我嚇得抱住小舅，大叫：「小舅回家啦！」至此，我總覺得外勞仔是魔神仔附身，成群結隊在港邊踩著自行車，玩撲克牌，他們掉色的背心露

出憤怒鼓張的肌肉；而那隻公共電話，至今仍有藍衣人站在那。

官舍是媽的名義申請的。媽幹了二十幾年一等長，到五十八歲除役年限的時候，他們倆終於搬了出去，看上板橋一棟新蓋的大樓，準備度過餘生。我媽是個高大的婦人，比我爸還高二公分；他們搬進新家那天，她直說：

「這房子真大真好，我的腿有地方伸。」

「蚵寮的天花板更高。」我說。

「當然！不夠高，我們家兄弟姊妹怎麼站呀？」她莫名興奮起來。

那座挑高樓房的左邊那棟，如今過繼給我了，大舅他們沒有異議，他深知惹得阿公天上譙一句，是莫大的不孝與悲哀。

那年，我在小舅書桌抽屜的深處，最隱最密的角落，取開幾只無用的小紙盒，和未拆封的、早已泛黃的飛龍牌橡皮擦，封口的紅帶子些許脫落，但你永遠不忍活活撕開它。最後，壓在一疊照片底下，我翻出了一張舊舊的素描。

我一一過目了不同年紀的小舅：四十歲，著大禮服頗具威嚴的小舅；軍校畢業，意氣風發的小舅，目光和雙頰的稜線，讓我莫名想到海；尤其他和阿公的背影都拖了一座

海洋，他們的汗衫永遠是濕漉漉的，散發一股新鮮的酸味。高中時期的小舅，梳著中分頭，削尖的下巴標誌了年少清純。還有一些小時的留影，他持玩具槍呈半跪姿勢，也穿及膝的白襪吃力撐在單槓上頭，一旁的小孩傻了眼，或許在叫：

「義仔，水喔！」

按下那個快門的大人也喊：

「義仔，水喔！」

只是，相紙都薄了，褪了一層白，小舅的五官已經朦朧。無論何時，他的眼睛都在笑。幾個不知名的人，大概是小舅最要好的同學，或朋友，誰能知道誰是誰？

一張素描。

我找不到碳粉模糊的痕跡。它其實是用相片紙洗出來的。正面畫著一個男子，三十出頭，穿制服，領口上鑲一朵花，一對小細眼，眼尾下垂，上唇微突，嘴角悄悄上揚，流成一條河，告訴你他正在笑，很陽剛，又溫柔，沒有輕視你的意思。由於歷史，有些不可名狀的東西住在裡頭，那對永遠的眼睛，那嘴，又臺又帥，是小舅，好整以暇地跟你對眼。

翻過去，背面附了一行字，看得出來，那是一個字一個字慢慢寫的，多年過去，筆

色已全無光澤，黑色的線條暈出了黃邊，反倒像印刷在上頭一樣，好端端的。為何不直接贈送原稿呢？洗成相片做什麼？很久以後，我仍暗想這事，全無所獲，正好比阿嬤日夜守著那口無功的灶臺，而畫中男子依然笑嘻嘻的。

今天，忙碌過後，我的手又想起那個無辜的抽屜。每年的這個日子都是如此，我必須回來看看他，也讓他看看。我曾哭得好傷心。布滿鏽斑的電動門嘎嘎往上捲，一陣風從屋裡立即飛了出來，我仍聞到蚵寮假期的特有氣味，閒暇，乾燥，又芬芳，當我把窗子推開，纖細的灰塵在陽光中旋轉，慢慢散去。我洗了衣，然後找水桶接水，拖了地，把傢俱通通擦拭過一遍。虹庭姊姊下班後會從鳳山過來，給我帶一碗左營大路的汾陽餛飩。我會邀她看看昨晚放缸的魚，那是大舅最愛的小東西。

我想起我總向虹庭姊姊借單車，通過狹窄的田間小路到赤崁路仔，再往漁港騎，海堤上，花雜的狗兒群從不追車，母狗永遠吊著肥奶子，蚵寮的海在日落時分染成一片紅，消波塊上爬滿無知的小螃蟹，一對鉗子夾了就往嘴裡送，走走停停，無畏海潮拍襲。入夜後，攤販悄悄聚集，海邊夜市，總有沒見識過的新奇，差不多是沙畫簾幕，或是貨車水族館。我牽著車呆立在夜市的盡頭，望著海望著人，天道無親的永遠，剛復自用的一天，我感到海風舒涼。

有一次，小舅故意繞遠路載我去漁市買炸蚵酥，要我好好抱緊他，路好長，夕陽把他老虎的背曬成金，就我們倆，如果我當時不那麼小，如果當時是醒的，或許就能問問那眼熟的字跡：

「給正義的生日快樂。」
沒有署名。

〈給正義的生日快樂〉評語

李維菁

有獨特的敘事魅力與成功的角色塑造，家族兩條線的故事行進，回憶與港灣景物的交迭，同志議題與現世迷茫以一種充滿情感、細緻美好的手法交織成吸引人的作品。

作者彷彿從一開始就騎著車領著讀者來回在都市內外、公路前後、父系母系不同族群背景與特色中穿梭，小舅舅、小叔叔這兩個角色代表的兩種同志典型，相當富有魅力，家族人物的互動生動自然，作者的文字能力與故事鋪排那份節制的流暢，戲劇性卻不渲染的對白描繪，充滿深刻情感且穩健，令人讚賞。

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組評審會議紀錄

時間：二〇一五年十月十日·下午三點

地點：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第一會議室

決審委員：李喬、李維菁、郝譽翔、彭瑞金、蔡素芬（順序依姓氏筆畫排列）

列席：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陳美英主任、張文聰、陳娛如、聯合文學雜誌王聰威

記錄：紀竺君、姜呈穎

複審結果

小說組共有一百四十二件作品參賽，由五位評審選出十二件作品進入決審。得票三票一名，二票一名，一票十名。作品得票數如表列：

| 票數 | 作品 |
|----|---|
| 三票 | 〈岳母從岡山來〉（李維菁、彭瑞金、蔡素芬） |
| 二票 | 〈捕霧人〉（郝譽翔、彭瑞金） 〈波光瀲灩的臉孔〉（蔡素芬） 〈行過春深處〉（蔡素芬） |
| 一票 | 〈一篇參加文學獎比賽的作品〉（彭瑞金） 〈深夜排練室〉（李喬） 〈巴士上〉（郝譽翔） 〈神蹟〉（李喬） 〈魔窟の吻〉（李喬） 〈記憶之碑〉（李維菁） 〈哀曲〉（郝譽翔） 〈給正義的生日快樂〉（李維菁） |

委員推舉彭瑞金為主席，主席請委員發表整體閱讀評價與評選標準。

整體意見

郝譽翔：

這次的作品非常多，加上字數沒有限制，所以看稿子看得滿吃力的。有些稿子寫得很不錯，但太長了，所以難以與一般短篇小說放在同一平臺比較，這是建議未來辦理時可以考慮的問題，是不是字數上作一個設限，這樣評審比較會有統一的標準。另外稿件雖然非常多，但多元化不足，這是這次比較遺憾的一點。作品表現突出的好像是處理人際、家庭的關係，高雄在地特色略為不足有點可惜。雖然不是說一定要高雄背景，但如果可以更加突顯高雄的特色或者高雄在地文化，我想會更加精彩。

蔡素芬：

今年的作品難免會與去年比較，因為今年徵文辦法改了，高雄書寫明顯比較少，但不管什麼題材，當然是看作品的文學性。今年的短篇並沒有可以感動我的作品，相較之下，閱讀中篇的喜悅比短篇多。短篇和中篇該如何區別？很多人會試圖把很多東西放進短篇裡，但短篇應有短篇的張力，這批作品比較少這方面的，因此這次都是挑選中篇。另外

發現一個現象，就是有些很感人的作品反而是大眾文學，所以在現在比較通俗化的狀況下，是不是大眾文學也可以被評選出來？這當然是在擔任評審時可以作為內在思考的一點。

李喬：

今年整體來講，作品品質不比去年差。另外就是，因為現在由網路所帶起來的文學形式，可能會忽略了敘事觀點，導致敘述觀點的模糊、單一觀點的混亂、時空的跳躍。還有第一人稱不該知道他在想什麼，第三人稱，尤其是短篇，也只能知道主角的心思。

李維菁：

看了難免也會與去年的做比較，同樣數量很大，但反而覺得去年比較精彩。今年可能中間程度的多，卻沒有看到令人驚豔的作品。在寫作類型與方式上多元性略顯不足，但也有有趣的現象，這次包括入選的十二篇作品，在文學獎中常見的文藝腔減少了，還有敘事觀點的變化、敘事腔調的年輕化。

彭瑞金：

兼容並蓄的徵文辦法，同時涵蓋長、中、短篇確實有其優點，但這也會造成評審評選標準的困難。如中篇應該是十五萬字，但若從短篇小說的角度來看，確實文字不如短篇小說精煉，顯得有些囉唆。所以是不是應該重新考慮遊戲規則？評選作品從六千字到無上限，對於評審而言是有一定的難度。另外就是每位評審複選挑選三篇，共識就差，評選上更困難，我是建議入選複審的數量是獎數的一倍半。接下來進行入圍作品討論。

入圍作品討論

經過評審討論後，主席決議各評審從自己投一票的作品中，推薦喜愛的作品進入討論。

李喬：

我投的三件作品〈深夜排練室〉、〈神蹟〉、〈魔窟の吻〉都是一票，我不放棄。

李維菁：

保留〈給正義的生日快樂〉，〈記憶之碑〉可以放棄。

郝譽翔：

保留〈巴士上〉，〈哀曲〉可以放棄。

蔡素芬：

保留〈波光瀲灩的臉孔〉，李維菁附議。〈行過春深處〉放棄。

彭瑞金：

保留〈一篇參加文學獎比賽的作品〉。所以有九篇作品進入最後討論，現在從〈捕霧人〉開始討論。

〈捕霧人〉

郝譽翔：

我個人滿喜歡這篇作品。描寫返回老家，與父子間、妹妹、老家等等。老家有缺水的问题，我想這是南部或者高雄會有的問題，我覺得這個切入點相當好，寫停水等等也頗能反映臺灣目前的某種困境。在這個狀況下描寫回到老家，發現父親生病，父親這個角色非常精彩，雖然只是個小題目，但作者的寫作技巧非常高明，也相當動人。

彭瑞金：

這篇我也有選，我選擇的是這篇的象徵性。確實在高雄這個沒有自來水的地方，會用網子集水，以網集水，也象徵父子關係。用捕霧、和解，我想這個技巧是值得肯定的。

蔡素芬：

這篇在短篇小說裡我給的成績也是滿前面的，但這篇跟其他篇一樣，事情寫得太仔細了。如霧，象徵父子關係，但作者在文章裡再度提及霧象徵的是父子關係，既然是象

徵，何須在最後把要表達的東西講出來呢？鋪排確實很細心，整體營造也很仔細，但文字好像還不到很講究。

彭瑞金：

作者跳出來解釋的部分不多。

李喬：

這篇我沒有選，但是分數很高。理由是作者用非常細膩的筆法寫倔強的窮人父子，以短篇而言是很特別的，也確實很生動，但缺點是文字欠流暢。

李維菁：這篇文字是有些魅力的。我想捕霧網這個意象是美的，是可愛的，是好的，但當寫起父子、母子這類家庭關係，很容易寫到離家的時間點，然後父親或母親生病了，手足之間發生了點什麼，萬般不願地回到家卻發現所剩時間不多，再邁向和解，這完全是可以預料的發展。所以雖然文字、意象是好的，但我想這是無法真正打動我的。

〈波光瀲灩的臉孔〉

蔡素芬：

這篇寫同性戀與少年成長兩個主題。寫少年與他的同輩的成長，和同志議題，當然作者把同志與愛滋連在一起。這篇讓我們看到同性戀者的壓抑與對愛滋病的恐懼，我們一般比較少看到同志對愛滋病的恐懼。目前同志小說已經寫了很多，我想這篇就同志描寫沒有很大的突破，但文字是好的。沒有突破是指小說的同志形象停留在過去的壓抑、痛苦、死亡，以此來作為對自我身分的表白。臺灣的同志書寫已經進展到同性戀的生活樣態與一般異性戀並無太大差異，採取比較坦然的態度，但這篇還是停留在過去壓抑、痛苦的同志身分。不過作者的文字對某種心情的表達方式，以及結構與緊湊度，是有它不錯的部分。

彭瑞金：

我想這篇將同志、愛滋病與死亡的糾結處理得相當成功，但我沒有選擇的原因是同性戀題材過多了，是否要再繼續鼓勵這類題材是可以斟酌的。另外我想這篇不需要寫這麼

長，有不少看來沒有必要的情節被寫進去了，比如國中的那段是不需要的。還有通篇佛教與基督教糾結不清。但確實文字是不錯的。

郝譽翔：

這篇寫得相當活潑流暢，但沒有選的原因也是如彭委員說的，過度冗雜，把太多不必要的東西放進來了。以中篇的篇幅或許可以允許這麼做，但難免讀起來會覺得冗贅了些。

李喬：

這篇我的分數也不低。以作品本身而言，作者對同性戀的描寫可以再漂亮一點。

李維菁：

同樣是同志主題，我會把〈波光瀲灩的臉孔〉與〈給正義的生日快樂〉並列，而我選擇的是〈給正義的生日快樂〉。〈波光瀲灩的臉孔〉就小說技巧而言，最吸引我的是哥哥、檳榔西施的描述，寫得很漂亮。還有地方、同儕、異性戀、同性戀間那種我雖不能理解但我們互相牽連的感情，也是感人的。但當這些擴及到同儕成長的過程，我想是滑

了一跤，沒有成功的，顯得拉雜、不夠緊湊。關於成長過程的技巧部分可以多做一點整理。

〈一篇參加文學獎比賽的作品〉

彭瑞金：

這篇只有我選。這篇應該是外行人寫的，看題目就知道。我想這是看到題目就會想丟掉的作品，但仔細一看，作者寫出了當今社會上的問題，對老教員與新進教員的描寫是深刻的，尤其是現在有非常多流浪教師的問題。不過看到最後會覺得整個故事是湊巧的。

郝譽翔：

我其實很樂於看到處理教育題材的作品，但沒有選這篇的原因是流於概念化的窠臼，比如家長的形象、老師的形象有些刻板。

蔡素芬：

我想這篇的結尾有些機巧。原來文章其實是他兒子寫的，而這個主任把它誤放，可是身為教育者的主任卻不願意承認，還蒙蔽這個小孩，這或許可以當成反諷。而整篇文章就是個教育宮廷劇，只有最後的機巧，但這個機巧卻又不夠機巧，不太高明的設計，有些八股、刻板。人物也是過於刻板，這會讓人對於教育界有些誤解。教育界應該有刻板以外的事情是值得寫的。

彭瑞金：

這篇主要是寫新進老師的部分。你不能否認在學校裡確實有難以溝通的家長，而這個主任雖然在現在教育界中所做的不見得值得恭維，卻有其必要性。所以這個對沖到最後是兩個價值觀互相毀滅。

蔡素芬：

了解了。互相毀滅的結果，最後的受害者就是那個兒子，首先是文學獎不能得獎，再來就是父親的欺騙。但這個設計並沒有太意外。

李喬：

這篇我從另外一個角度討論。這篇有點反轉的後設小說的意味，諷刺也好，陰謀也好，都不錯，但缺點是應該可以更加細膩地表達。

李維菁：

我認同各位前輩的看法，讀的時候會期待有對國內教育體系的批判或者內省，但寫得卻很表面。反而唯一覺得好的只有最後一個小技巧，但又沒有好到可以蓋過前面應該再處理更多的部分。

〈深夜排練室〉

李喬：

這篇作品是我選的，我想敘事的角度滿特別的，文章也很流暢。好的短篇小說表達了年輕的世代，雖然輕浮卻不一定沒內涵，其實有自我鍛鍊的部分。這篇我是給很高分。

李維菁：

我想它的切入角度，用排練室看到人來人往、年輕的心、情感、人際等等的切入角度是有趣的，前半部也是有趣的，但到後半部有些草草了結，我想是可以再衡量一下。

蔡素芬：

是排練室又是音樂的流動來組成故事中的幾段感情，文字是流暢的，可是如果只是一段一段把看到的人放進去，那麼可以無限延伸下去。短篇小說篇幅已經短小，但是整篇情節好像每一段都可以被另一段愛情取代，那麼所設計的這些情節間的有機性不是太強。像忽然出現阿敏的吻，前面沒有任何情感的預示，有點太隨意了，好像是為了呼應開頭兩位中年女同志的戀情，這邊有點進展太快。最後美國男友回來的橋段也出現得太快了，很草率地突然冒出來。最終女孩子到排練室拉起小提琴說：「阿姊我有一個故事想告訴你」，然後故事就結束了，我想這確實是有些突然，作者可能就講了這其中的一個故事，或者所有的故事，或者阿敏的吻，但我們不知道。作者還不會製造一個綿密深遠的思考空間。

郝譽翔：

我也滿喜歡這篇作品的，如果可以多選幾篇的話我會選到它。在這麼多篇中是相當好讀、明朗、輕快的一篇，不同於寫家庭、寫同志，常常是陰暗的，這篇確實是明朗的、年輕的，帶著浪漫的氣息，場景也很好。但我沒有排得很前面是因為有斧鑿的痕跡，比如男友突然回來，很像是刻意製造浪漫的情感。但不能否認這是很好讀的一篇小說。

彭瑞金：

一開始看我以為所謂排練室是個告解、告白的地方。確實如蔡委員所說，這是一篇一篇連結起來的告白，到最後有點不解的是作者怎麼把這些連接起來？這個結尾寫得不是很好。

〈巴士上〉

郝譽翔：

我很喜歡這一篇，這是非常典型的短篇小說的規格，整個小說是從巴士上的旅行展開，透過高雄到臺北的這段旅程作為人生的隱喻。我想這是一位很有經驗的寫作者。另一個

高明之處是年輕男女之間的情感。感覺這次作品中很少看到年輕創作者，其實在文學獎中我更樂於看到年輕寫作者的聲音和生活狀態。我覺得這篇寫的年輕人的情感狀態相當的微妙而細膩，又不煽情，裡面的對話和小動作都非常的精準。我個人相當喜歡這個作品。

蔡素芬：

這篇是比較符合短篇小說要求的作品。在巴士上的這段旅程，充滿了畫面。雖然帶著現任女友，但一直在想著前女友，想追的前女友，兩人交往過，但前女友又喜歡另一位男友。我想這也某部分描寫了現在年輕人的感情不是那麼專一，所以這位男生在車上這麼細心地照顧女友，可是他的心思又飄得很遠。我想這篇是有張力的，雖然是寫年輕人的感情。短篇小說不需要把一個人的一生放進來，也可以是個切面，看到一個人的某種感情狀態。

李喬：

我說它是都市的網路小說。這個車上的一男兩女的遊戲，到哪裡都看得到，是很寫實、

很一般的狀況，放在文學的角度上，好像不會很感動。

李維菁：

如果讓我多選幾篇的話，我會選擇這篇的。我想在篇幅上是有表現出作者是一定的寫作能力的。在巴士上與女友的互動很有趣、很精彩，再疊到跟前女友的部分，她到底愛不愛我，這部分也寫得很好，接著疊到第三層，巴士上的乘客使用的廁所故障了。這一層一般容易寫得很俗、很土，時空黏合在一起，但這篇竟然處理得非常好，不會有違和感，甚至疊出了有荒謬意旨的超現實感。我想這篇是寫得好的。

彭瑞金：

我認為這篇像是小說教室教出來的作品，中規中矩的。但我質疑的是這篇是非常個人的，在社會上應該也是特例，好像除了個人外沒有往外延伸，所以沒有選它。

〈岳母從岡山來〉

蔡素芬：

這一篇是全部作品中看起來最幽默的，語言非常的自然，但我想是不是經驗太老到了，有些語言看來有些滑頭。不過作者帶到了一個現在的議題，失業、遠距夫妻，因太太到上海工作而將媽媽託付給他，所以要照顧岳母。很少看到岳母與女婿間的關係處理得如此親密的，也很有責任感。陪著岳母到高雄，從中點出老人家不習慣新的地方。這篇文章很強，包括回到高雄遇到大學時代寫詩的朋友，有一段文學的辯論。我想這反映現在年輕人，一個有志、想從事文學創作的年輕人，或許不能達到夢想，但他仍有理想，騎著腳踏車環遊世界等等。我認為這象徵了一個精神生活，即便現實不能從心所欲，但可以找到一個精神世界去安放自己，這是這篇小說帶給我的感動。

李維菁：

我驚訝異竟然有三票。就如同素芬講的，作者寫得很自然、流暢，但有幾個關卡又擔心是否太順手了，不小心會油掉。但有些也處理得很有趣，比如和岳母的關係，沒有壓得很緊，有種鬆跟自然，再加上外甥女跳舞的那段。這些情節都很明顯是設計進去的，

一不小心就會變成太過輕率、太過刻意，但這篇小說並沒有寫得太過輕率或刻意。反而是後面文青那段，大概可以知道作者要寫什麼，有些油了。這篇的優點是時代性，比如分偶、文青夢的勢弱、討債、都市間的遷移，用比較輕鬆、一般大眾可以接受的手法寫了出來，但我覺得在一兩個環節如果能寫得再深入一點，整個作品的亮點就可以更加突出。

彭瑞金：

這篇是全部作品裡面涵蓋面最廣的一篇小說。這篇談了異地夫妻、失業的丈夫、太太在賺錢、照顧岳母，還要被小舅子拖累、照顧娘家的孩子。這是北臺灣與南臺灣生活差距、生活觀點的比較，也是現代夫妻、失業、文青的夢想與破碎，還有年輕時代的理想與實際進入到就業後現實的對比。能把這些設計進去，我想是把短篇小說的能量發揮到極致的。

郝譽翔：

我也喜歡這篇，大概是在我的四、五名左右。我同意各位老師說的優點，涵蓋面廣也非

常流暢，很有意思，尤其喜歡岳母的形象，很生動又不落俗套，很真實。所觸及的層面很能反映臺灣的現況。沒有選進去的原因是有有些地方確實可以再深入一點，但有些部分是否必要，比如最後文青那一段，可以再考慮一下。

李喬：

這篇非常妙，非常反應現實，甚至題目可以改叫「臺灣」。在短篇小說裡有個比例問題：事、情、思，最好事可以寫得少，情可以寫得多，但這篇事寫得太多了，情就少了，思這些比較深刻的東西就輕了。而我做了與〈岳母從岡山來〉相反的選擇，選了〈神蹟〉這篇科幻的作品。

〈神蹟〉

李喬：

這篇我給得非常高，這篇跟〈岳母從岡山來〉我不斷在考慮，到底要寫實還是要科幻。沒想到一個老人家竟選擇了科幻的作品。我認為這篇是高層次的科幻小說，寫科幻最基

礎的知識不夠好，會鬧笑話，但這篇的科學知識很豐富，就小說來講也表達了主題。各位可以多找一些這篇的缺點，看我能不能放棄。

李維菁：

我覺得〈神蹟〉這篇讓我聯想到很多網路遊戲，但網路遊戲的劇情設計應該比它更為複雜，雖然這篇運用了很多想像，想把很多的問題放進科技的空間中，不過施展上可以再熟練一點，在小說的語言、情節與比例的鋪排上可以再思考一下。

蔡素芬：

在這裡我不得不佩服李喬老師，心態非常的年輕。我幾乎沒辦法選這篇。知識上確實豐富，但都很簡便，比如萬能機包山包海什麼都可以。而且直接在文章裡談了萬能機的對立面，這不需要直接談的，比如最後討論到萬能機和宗教力量，不應該直接說出來。另外，小說語言上幾乎是說明性的語言，而沒有行動性的語言，並未讓事件本身產生意義與聯想，尤其到後面變得魔幻了，一下就可以遁形，看到這我就不知道該如何看待了。

郝譽翔：

這篇雖然是寫科幻，但更像武俠小說。都是說明性的語言，讀起來較為乾枯；完全都是對話，都是楊靖茵說、郭定謙說，更像是劇本。

彭瑞金：

這篇我老實說是讀不下去的。因為我認為科幻小說是可以無限虛構的，但若涉及到科學的東西一定要某種程度的專業知識作為基礎，不然都是皮毛的東西，不會吸引人。

〈魔窟の吻〉

李喬：

這篇我自己檢討很久後，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這篇是很沉重的魔幻寫實，一看就可以知道是過度的描繪。但我有這種經驗，當你想像、時空的描寫到最後，作者本身也會陷於時空的混亂當中，我認為這沒有關係。缺點是寫到最後描寫有些過度，但這過度就讓它變得魔幻寫實，作者也掉入魔幻之中。隱藏在這後面的就是時代的變遷，時代如幻似

真，而且這篇作品也可以找出多重的隱喻。像我就感覺到這裡面的那兩個年輕人是從前的那兩個嗎？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作者自己也陷入魔幻之中。就小說而言，我覺得作者可以這麼做。

彭瑞金：

你談的是技巧的問題，但這篇小說是在寫什麼？

李喬：

這篇就是討論時代變遷中的人，現在過去都混雜在一起，老人或是年輕人都搞不清楚，因此就產生了多重的隱喻。

彭瑞金：

但在比例上我認為頭太多了。

李喬：

以短篇的規矩而言，作者並未踰矩，是可以自由發揮的。

李維菁：

這篇作者是有點魅力的，但在讀的時候有幾個問題。作者在意圖上想製造異色、交錯的幻境，也試圖拉入臺日的問題、時代錯落的問題，但如果要寫得這麼複雜的話，在結構、文字上應該要處理得更細緻，可惜沒有寫得很清楚。另外根本的問題是感官描寫，雖是有魅力的，但我猜是有受到日本異色的描寫影響，這讓我有些反感，你一方面戲劇性地張大感官女體的魅力，又極度醜化鄙視那種意識形態，又牽涉到臺日關係，我想是有些問題的。

蔡素芬：

似乎沒有太多可說，我看到很多身體接觸的描述。

郝譽翔：

如果光寫女體、寫情慾的話，可以完全營造為失樂園會更好。但又牽扯入政治、臺日關係的隱喻，好像太刻意了，沒有很妥當。

彭瑞金：

剛才李喬老師講這是要寫魔幻。我想前面一半以上的部分在寫男女肉體關係，好像他並未要寫後面深沉的東西。只有最後年輕的、老的混雜可能有點魔幻意味，但在前面我完全感受不到。

〈給正義的生日快樂〉

李維菁：

我想替這篇拉點票。這篇越看越好看。乍看之下在語感上、開始切入的地方是比較直白的、不修飾的、沒有技巧的，但逐漸會發現他是寫得很用心的人，有很多地方是有巧思的，譬如高雄夜市、漁港。也許我這樣比喻可能有些不恰當，但我覺得看到了當代的、

高雄的、都會感的玉卿嫂的那位小男生，好像化身成現在的青少年，看到家族中兩位疑似同性戀的長者的過程。他守得很緊，再多寫一些就會有些批判，就會落入一般同志書寫的狀況。他在敘事語調上也一直維持得很好，沒有突然蹦出來夾敘夾議的。再來是幾個家族人物的塑造是討喜的，多讀幾次後其實有一種哀愁在。另外在海港邊公路的行進和家族人物這兩邊穿插，氣氛營造得很好。

李喬：

這篇很不錯，精彩處在於描述能力超強。但問題是主角是小舅，但小舅最後下落不明。主角下落不明，主題的呈現上就令人質疑。整體而言今年的文字力較強，這篇就是個例子。

蔡素芬：

這篇的文字相當有質感，但我對這類題材書寫好像看得有點疲乏了，相較於中篇長度的〈波光瀲灩的臉孔〉，有納入愛滋患者的恐懼，是比較激烈的。另外考量到這個徵文中長篇、中篇、短篇，我想給中篇長度的〈波光瀲灩的臉孔〉一點機會。因為短篇的同

志書寫看太多了，雖然質感很好，但難以被感動到，反而對中篇長度的〈波光瀲灩的臉孔〉有提到愛滋的恐懼，感受會比較強。

郝譽翔：

我也非常喜歡這篇作品。其實這個角度我倒是覺得滿新鮮的。不管是不是同志，人物都描寫得相當鮮活，尤其會寫對白，非常口語卻鮮活，又不流於俗氣，是相當精彩的作品。

彭瑞金：

這篇跟〈波光瀲灩的臉孔〉比較，我會選擇〈波光瀲灩的臉孔〉。不是中篇短篇的問題，是因為議題上〈波光瀲灩的臉孔〉比較深。不過我也是覺得同性戀的題材作品可以不要這麼多。

李維菁：

但這篇的小說能力是比較好的。

彭瑞金：

〈波光瀲灩的臉孔〉我覺得作者的文字太囉唆了。那我建議投票時是否可以用五、三、一給分，第一名給五分，這樣投出來比較有些差異。如果都附議就投票了。

決審投票

經評審詳細討論九篇作品後，分別以五、三、一給分，由積分高低來決定前三名，結果如下。

| | | | | | | |
|----------|----|-----|-----|-----|-----|----|
| 作品名稱 | 李喬 | 彭瑞金 | 蔡素芬 | 郝譽翔 | 李維菁 | 總分 |
| 岳母從岡山來 | 3 | 5 | 5 | 1 | 3 | 17 |
| 巴士上 | | | 3 | 5 | 1 | 9 |
| 給正義的生日快樂 | | | | | 5 | 5 |
| 魔窟の吻 | 5 | | | | | 5 |

| | | | | |
|----|-------|--------------|---------|-----|
| 神蹟 | 深夜排練室 | 一篇參加文學獎比賽的作品 | 波光瀲灩的臉孔 | 捕霧人 |
| | 1 | | | |
| | | 3 | | 1 |
| | | | 1 | |
| | | | | 3 |
| | | | | |
| 0 | 1 | 3 | 1 | 4 |

因〈魔窟の吻〉跟〈給正義的生日快樂〉兩件作品各獲李喬及李維菁最高分支持，分數相同，由其他三位評審舉手表決投票，投票結果由〈給正義的生日快樂〉三比〇拿下優選獎。

主席宣布二〇一五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組名次如下：

首獎：〈岳母從岡山來〉

評審獎：〈巴士上〉

優選獎：〈給正義的生日快樂〉



11-11-11

散文組



散文組總評：新浪靠近

楊佳嫻

出身高雄的學者散文家陳芳明曾說：「在書寫散文時，我是不怕『我』的。即使刻意隱藏自我或壓抑自我，『我』並不會消失，更不會泯滅。書寫本身正是一種欲望的釋放，也就是把潛藏在體內的意識流動挖掘出來。」他認為，無論是「思維上的自我（self）」，還是「心理上的自我（ego）」，都是他散文的重要支柱。另一方面，蘇珊·桑塔格也曾表達過另一種文學觀念：「如果文學作為一個計畫吸引了我（先是讀者，繼而是作家），那是因為它擴大我對別的自我、別的範圍、別的夢想、別的文字、別的關注領域的同情。」看似相反，實則可以是並存或表裡，對自我的深刻挖掘往往避不開人與環境的糾葛，而堅守個人視域地關注自我以外的世界，共同構成許多文學家的一切創作。

本屆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組的五位評審（劉克襄、焦桐、楊翠、凌性傑、楊佳嫻），從二百多件符合參賽標準的來稿中，投票選出十二篇進入複審，現場陳述討

論後，再篩選出六篇進入決選，分別是〈建國第二公寓〉、〈降B調〉、〈神軀〉、〈魚〉、〈造船廠的童年〉、〈自白〉，題材各異，面向甚廣。最後以這六篇評分定出名次：由〈神軀〉獲得首獎，〈魚〉獲得評審獎、〈造船廠的童年〉獲得優選獎。

參賽作品中相當一部分是以高雄文史、景點、特產等作為題材，不過，這種寫法容易流於人云亦云，反而難以脫穎而出。能不能在在地史地與文化敘述中織入個人獨特視野與感悟，從土地與人的互動裡轉出活生生的芬芳，仍是評審們考慮的重點。本次進入決選的〈建國第二公寓〉和〈造船廠的童年〉，都是能夠將高雄生活生動而豐富地表現出來的作品，既有自我探看的目光，也有從自我延伸出去的寬闊景觀。〈降B調〉則以西式音階中相鄰的兩個音作為貫串全文意象，抒發校園內的同性情愫，以及對於同志處境、心境的思索；九〇年代以來，書寫同志題材的各類作品快速增加，也早已產生臺灣自己的同志典範文本，〈降B調〉的細緻清新，仍使人眼前一亮。〈神軀〉則寫具有靈通、神附能力的父親，揣想那種無法控制自我、身體成為神的容器的感受，有親子之間的情感連帶，也有人神之間的感應。〈魚〉則是相當耐讀的散文，文筆克制、輕省，卻能以輕馭重，寫魚這樣的另一個生物體，與童年、母親、外婆的牽連，從中透顯出對生命的悲憫。〈自白〉則以比〈魚〉更為簡淡的筆觸，敘說陪伴照顧長期病人在生理與心

理上的消磨，寫病，寫凋零，寫疲勞，卻沒有濫情堆砌，非常難得。

這六篇入圍作品總體水平很高，評定名次後揭曉作者，才發現多半年紀很輕，亦仍在大學就讀、高中剛畢業者。在人人都說文學不景氣的年代裡，事實上仍有不少文學青年願意浸浴在這門曲折的藝術裡，實在是可喜而令人欣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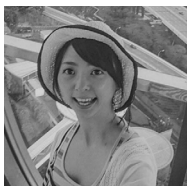
◎林徹俐

神軀

散文組首獎作品



林徹俐



作者簡介

林徹俐，生於臺南最南端與高雄交界的沿海小鎮——灣裡。東海大學中文系、中文研究所碩士畢，曾榮獲 104 年藝術新秀補助、府城文學獎、紫荊文學獎、懷恩文學獎，作品常見於《幼獅文藝》及報紙副刊，亦有採訪紀錄登於《聯合文學》。

得獎感言

我成長於高雄與臺南交界的沿海小鎮，海岸公路綿延至高雄，一路共享同一條海岸線，因此打狗鳳邑作為我人生第一個首獎，格外有意義。去年甲午年的動盪，正逢寫論文尾聲的寒冬，冷似乎將生活封鎖於某個時空，打繞了好久，卻找尋不到出口，那時渴望有另一個自己來救贖，救那一年、救自己、救父親，救所有的一切走出冬天，讓南臺灣炙熱的豔陽照在大地。寫作十年多，浮浮沉沉，有時覺得自己也許就逐漸流於日常生活裡，而漸漸被文學淘汰了。時間的河流了好久，正當水逐漸乾涸，不甘心放棄卻又無力改變，還好水又復來，我知道水會一直流下去。

沒有神與父親，幾乎就沒有我的創作。

感謝家人以及寫作路上給予支持的老師與夥伴們，還有無限支持我的 S。

神軀

林徹俐

我從沒問過父親，如何應覺神，神的進入，那是怎樣的感覺，像特務行動，是祕密，他不曾說，彷彿是一件極為自然的事，如同我們吃飯、睡覺以及排泄，或是坐在馬桶上發呆。

那段天氣極寒的日子，習慣在凌晨時分才走進浴室裡，將水溫調得極熱，在拆掉浴缸的磁磚地上，將自己縮成一具嬰孩，蹲在蓮蓬頭下讓水靜靜地沖刷，要蝕去一些什麼，恍惚看著那水悠悠螺旋地流入排水孔，蓮蓬頭向上如一座噴水池，水花四濺，卻無法許願。想學貓那樣試著蜷縮進大臉盆裡，讓自己感覺溫暖，卻露了大半出來，在白霧之間痴呆望著身體，像小說裡白玫瑰坐上馬桶上望著自己的肚臍。

坐著的時候，將肚子上疊起皺摺的脂肪捏起又放，放了又捏，一開始只是無意識地重複動作把玩肚皮，後來我想起很多事。幼時晨起被喚至浴室刷牙洗臉，許多的時間，我其實都在浴室裡計算眠夢，最舒適的位置是浴室門邊，坐在浴室藍白色的馬賽克磁

磚上，手肘放在門檻，頭輕輕地靠著門，浴缸上方的小窗戶，有陽光筆直奔跑進來，投射在臉上，小小的浴室像一具輕柔的泳圈，承載著我在一池蔚藍而無人、安安靜靜的泳池裡，如同獨自在大海漂流那樣靜謐，自在地聽著水聲在眠裡悠遊，穩穩陷入那樣的漩渦裡，可能溺了也不自知。有些更困的時候，習慣性脫下睡褲與內褲後，坐上馬桶向後靠著水箱，或微微側身靠著牆壁，進入眠夢，意識迷濛間有細細的水聲流進耳裡，也有風從通往陽臺的木門下方扇葉狀的透氣板碰觸到我沒有穿褲子涼晃晃的身體，好像有什麼鑽進身體裡面，不是很確定。是不是有另一個我，正在刷牙？每一次敲門聲打破了夢，我都以為自己已經完成了盥洗程序，直到大人手指抹過我的眼睛，那黃色結晶的眼屎，理直地黏在他指尖上，才發現真實的樣貌。

有時候我並不知道自己在哪裡，或者有沒有另一個我。國中時有一次我和同學在公共電話亭巧遇三年級的學姊，我是認識她的，忘記什麼緣故認識，掛上話筒她和我們聊起來，那時我視線高度恰好落在她鼓起的胸前，發現她白色襯衫透出淡黃色的內衣，胸前繡學號的那兩行字體，顏色好像和大多人的有很微小的差異，我一直想看出什麼來，好奇眼睛還是繡線的顏色出了問題，於是手指自己往她胸前如點水般，很輕很輕地點了一下，那瞬間時間彷彿停止，我們好像沒有在呼吸，只有秒針仍維持步調走了一圈。然

後她嚇到了，我也是，如一場夢境墜落後的清醒，她罵變態、噁心的聲音迴繞在整個校園裡，碰撞牆壁後又折回我耳旁，像天使的光圈那樣，形成一個圈罩在頭頂上。而後我們不再接近過彼此，回教室的路上同學用奇怪又驚慌的口吻頻頻追問我為什麼要那麼做，我說：「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做了嗎？

毫無記憶，甚至身體也沒有，對於手指頭碰觸到胸部的觸感，一點也想不起。那是我嗎？在眠夢裡遊走，會打開冰箱大把抓起食物往嘴裡塞，或打開門走到夜晚的街上亂晃，而醒後卻完全丟失了記憶。沒有察覺的時空中我確確實實靈魂漂浮了，或者它自我身體隱匿而後飛去。在眼鏡行對老闆說自己近視只有一百度，卻在拆封後戴著少了兩百度多的隱形眼鏡，任由機車載我在巷弄裡奔馳，世界上了一層膜，而我在其中，像舊時綜藝節目那樣用猙獰的臉要穿破，又被膜彈回，我看見馬路起了波浪狀，公園裡的樹連樹幹都在晃蕩，車子的輪胎都沒有著地，眼前風景都像調色盤那樣模糊地混在一起，那時我剛從中醫診所領了藥包出來，好似開門進入另一個時空，但那是現實的漂浮扭曲變化。在恢復意識的時候，想不起來自己為什麼會那樣回答，或許那剎那光與光之間交疊的夢遊裡，我的靈魂它暫時性消失。

後來我不斷追溯家族史裡關於夢遊，猜想這是種隱性承襲且難以擺脫的病症，像一種藤蔓在身體內部擴張，蔓延並包圍所有皮膚下看不見的器官，在必要的時候發作，不痛不癢，但結痂的傷口會告訴你，那些裂痕，有血。

父親被神明附身起乩時，發作起來會生氣，激烈與鬧哄一再重複與交疊，有時一把香往頭上扎，那鮮紅就流洩，所有人還要去按捺神明的脾性，深怕惹跑了神。

我羨慕父親他有正當理由花很多時間離開現實漂蕩虛幻裡，而沒有人會責怪他。父親澡後，在白色三花牌內衣褲外面套上整齊的外出服，並且刷過牙，像一種隆重的儀式，在客廳裡的長椅正中就定位，他必須進入另一個身分。偶會放鬆打幾個哈欠或聊上幾句話，便坐定莊嚴之姿，在煙霧飄渺中，有東西進入他的身體，他成了另一個自己——神。神在時，父親不在，所有人都知曉軀體裡的是神，問神的人獻上祈求，並聽令於神，神發怒的時候，眾人都懼怕神走而安撫，但此時誰會問父親的靈魂被藏到哪裡去，是否在沒有軀體時，無形飄蕩於空氣中。

神離開祂的軀體而進入父親，父親的身體的腔室如一個容器，必要時靈魂讓位於神，空出位置好以將神安座，靈魂與神在洞裡來來去去。如冰箱裡那些保鮮盒們，身體

裡面裝過一批又一批食物，然後在進與出的穿插間逐漸因侵蝕漸崩毀。

我從未見過神的模樣，取代父親靈魂的神，如一種摸不透、指尖觸碰不到而無感的抽象存在，甚至無法精準確判祂的存在。

放空的時間裡，我時常想著，是父親使神行使神救世之責，抑或神使父親能當神，在某些時刻能臨高居上。問神的時候，大多我都保留了我的真心話，我猜想或許祂還是一絲父親，那是不能被窺探的祕密。有神，因而父親的人面網狀漸張舉，問神的人不斷為祂燃起手中的一支又一支沒間斷的香煙，小香爐中的木屑煙霧也裊裊，不斷竄進父親那具載體裡，這些過多供奉的煙是神吸納還是父親，問神的人會知道嗎？

父親活得並不像神，沒有太高的身體能位在高空觀看，不抽離，無法避免過多的災異，缺乏預知自命的能力。那些命理簿上算著的生辰好壞，總不是他的。在意過多灼熱的眼光和言語，如我心裡那些微渺的恐懼，總是恐臆著是不是在說我，懼於被鄙視厭惡，總是選擇用無所謂來蓋過波動的心跳。

那些問神的人，神來的日子必定到場，神不來的日子總讓我們家回歸自然而寧靜的日常，僅僅留下過多的評論當作紙屑，好似秋落葉不斷地墜落，沒有神的日子，誰說過話了？每一回，在打過招呼後，我都刻意將這些人臉的辨識，從腦中刨去，我想著

自己和他們之間幾步的遙遠距離，可能僅此一次的擦肩而永恆的過。若父親只是父親，他的軀體再也不能出借給神的那一天，是否那些留下供品的主人、電話那頭的聲線，都會溶解成泡沫般的幻影，消失於最後一絲爐煙揮散時。

小的時候，聽過一則傳說，在農曆七月間，在太陽下山前要將竹竿上的衣服收進，否則鬼魅幽魂便會附於衣服上。那些東西沒有形體，不易被發覺，我時常來不及在夕陽隱沒前收衣服，總想著當我穿上夜涼的衣服時，幽魂們是像纖維那般進了衣服裡，藏匿於衣服上呢？還是在衣服套入身體後，與我的靈魂重疊，或者取代。曾有過那樣的念頭，若靈魂被侵蝕了，而成另一個內在非我的人，可能會擁有一些超越的能力，或鬼神。那麼便能控制命運吧？

無數夜晚裡的一個，幾個混亂的人影現身在監視器小小的螢幕上，家人與陌生人在月光下的影子混雜凌亂，忘記了那不是我第一次在電話裡撥出三個數字碼認真地表達，而不是孩童的惡作劇，慌亂的手還在抖，電話那頭疑似問過我為什麼撥過來、發生了什麼事，回答了什麼已不復記憶。試圖像裝底片那樣，自前端拉出些許片段，母親坐在黑幕的客廳裡，告誡著不要打燈，她抽咽著近乎昏厥，頭上被套進一個大塑膠袋，說是讓她換氣。父親的厚外套多了裂痕，棉絮從那些邪惡笑臉般的缺口吐了出來。父親成

為一具傷體，而神沒辦法進入他。

第七天的夜晚，我睡在靠窗的那個房間，抽取幾張睡在那張父母親曾睡過的記憶片段，忽然想起一回我的靈魂抽離。先是做了個夢，內容是什麼在醒後早已空白，而後從額頭開始大量的汗珠猛發，我感覺到自己像被釘牢或網綁在那張父母的雙人床，四肢僵直無法動彈，慌張地想大聲呼喊，張大了嘴但喉嚨裡發不了一點聲音，恐懼不斷隨心跳增長，環顧整個房間小夜燈的黃光還亮著，桌上關著的老電視黑色螢幕沒有投影出我以為的鬼影，然後我便看見床上閉著眼睛的自己，安安靜靜如深眠那樣躺著，而我站在床邊的電視螢幕前。

好幾次發高燒在昏沉中，靈魂恍惚，好像一眨眼就會消失；偶爾吃助眠藥時，藥效發作，有什麼好像從後腦鑽進，意識逐漸渙散，在進入睡眠的最後一刻，我常想到底是我遺失了自己，還是什麼侵入了我，而原來的我呢？

那些冬夜裡，我總是在等待天亮，在夜裡追逐著一些也許不會實現的願望，受了傷但卻假裝沒有，吃著中藥，可是身體在逐漸失去痛覺，我沒有哭，但是為什麼心裡還是不斷浮現那些聲音說：「妳知道我為什麼討厭妳吧？」一句一句都入侵進了身體，體重並沒有改變，但是卻在逐漸消瘦，大概是靈魂一點一滴都流掉了。

也許我們都可以沒有了自己，我這麼想著。

我學父親先進浴室洗了很熱的澡，換上很乾淨的衣服，然後在神明廳裡先在淨香爐裡放燃燒的一小木條，覆蓋上木屑，任由煙霧包圍整個空間，再燃起五支香，我學著父親的眼神及口吻，貌似虔誠地向神訴說，再依序將香插上香爐，中爐三柱，其餘各一，小心翼翼將香插直。我跪在神前，心裡默念著，我們約好了，我可以的。我期盼神會來，並且願意交出自己空蕩的內核，歡迎進駐。請將我帶向一個難碰觸到而崇高的神祕境界，一座有神光照耀能賦予救贖的聖殿，只有神能到達之處。

那段時間裡，我時常做那些關於死亡的夢，如同電影裡走在海邊的送葬隊伍的後頭，夢裡有死亡的人，棺木搖搖晃晃被抬著，冥紙自頭上灑落，活著的人沿路哭著，哭著走著。有好幾年，我仍不時會夢見死，也閉氣幻想著躺在棺木裡與冥紙、陪葬物，共同封存於無光、無空氣的空間裡，那樣就是死吧。醒來之後常恐懼，也有幾次，真的有人那樣走了。我害怕自己，成為某種感應體質，帶來黑暗，像一個懼高症的人站在高樓尖端行走，隨時會墜落。

想相信神，想安撫起伏的心，但我始終沒有真正靠近過神，每當要從神龕上將神請

下時，因為是陰性女體，從沒有擔任過捧神的旗手。記得那些鄉土劇裡，每一集神蹟顯世之時，劇情通常在主角們拜神後，神在一旁觀看、施法，或在人無意識突然入侵，而主角清醒後記憶也不復存在，看似不在的時間裡，神改變了什麼。我想那樣地相信，神會來，會來吧。會改變什麼的。

彷彿被噴了乾冰，當火不斷燃燒著成灰，白霧充斥整個神明廳，學父親一上一下舉起手，閉上眼，從齒間吐出氣，有什麼自身後慢慢靠近，無法確定身體能否容納，但隨後我告別了自己。如同那些突然被附身的人，哭了起來，高昂時用點燃的香刺上身體，搖晃身體唸起那些文雅的臺語，我下了樓，漂浮於空間裡，手指過一些地方，暫停了時空，沒有仙女棒，但是施了一些連自己也不知道的魔法，懲處做壞事的人，讓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受了刑罰，他們會驚嚇而慌亂，像我家人那種神情，也許會求饒。再用紅墨水寫了幾道符而後燃燒，讓灰燼飄散在空氣裡。我還看見了另一個父親，於是伸出手拉了他。抽出的底片曝光之後，重新裝入。這一集的結局會是好的，片尾要記得加上介紹神蹟的故事，可是少了能現身說法的人。

回歸平靜的時候，像時光機的隧道，穿過很長的一段路，發現了盡頭有光，走出去之後，是一片明亮而湛藍的海洋，海是一片寧靜，海水透明的藍折射了光，很刺眼。神

明廳裡神的容貌依舊，煙霧已散去，而我還是我自己。

客廳裡清晨的微光透了一點進來，母親頭靠著長椅的一端睡著，房間裡父親蜷曲著身體，混著紗布裡藥物的味道，發出孱弱的氣息。我走進浴室裡，脫衣服時還有香灰殘留的味道，一點一點的黑色餘灰黏在頭髮上。坐在馬桶上打瞌睡時，陽光窗戶照進來很亮，想不起昨夜是否有夢，淺淺的眠裡，沒有夢，沒有人來叫醒我，沒有感覺有東西從門縫裡進來。

而神呢？父親呢？

沒有見過神，不知道祂是否在那神像軀殼裡，還是如父親所說雲遊四海，而作為神之乩身也只是替代，父親把身體借給神，在某些時間裡自身主權喪失，成為一具載體。他是父親還是神，是真的還是假的，這是一個空白題。

他擁有陽性體魄，能夠在神需要的時候被使用，應該也算神的一部分，但為什麼某些不可測、無法放入掌中的神祕感，同身體不斷地在急速下降與垂墜。是不是神要離開了，所以人會逐漸成為被棄置並逐漸腐朽為空殼載體，還是合理地解釋這是成為神的挑戰過程，叫做劫數。

若帶著父親去看病，心理醫生或許會告訴我們，這是一種夢遊病症，是假、是虛幻，會說很多精神症狀名詞。在病歷表上填上緊密的英文字，搭配一些藥物，但不能連同化掉的符混合陰陽水一起喝下，然後我們都不再擁有另一個自己或別人在身體裡，夢遊痊癒。

〈神軀〉評語

楊翠

〈神軀〉所寫的，是關於身體與靈魂的關係，全文著重於三個角度：其一是人的身體的靈魂的若即若離；其二是人\神\鬼，各種靈魂與靈魂的重層疊複，我與非我的爭逐；其三是家族史的視角，女兒與父親，兩種不同的物理性身軀，神的進入與夢遊，兩種不同的生命浪蕩遊走的狀態，理所當然與不得不然。

本文有幾個特點，首先，文字凝鍊簡潔、有詩韻，風格介於實感與空靈之間，在書寫身體經驗時，彰顯出一幅感官纖細熾張的知覺空間；在書寫靈魂的遊走或張惶碰撞時，又精確地呈現了那種流離感、不確定感。其次，文本對於「神軀」的概念，深刻地掌握了幾個不同層次的意涵：父親身體之為神的容器、自身與家族的夢遊身體、民間禁忌中鬼魅附著在人的衣物間，衣物成為身體的延伸等等。

但最後，本文最有趣味的、寫得最出色的部分，是文中的敘事者我對於現實父親與「神軀」父親「究竟在哪裡」的探問；問神時，父親在嗎？神沒進來時，現實父親又

在哪裡？另一方面，作為一個見證父親「神人」的女兒，她演練著，演練著欲如父親一般，準備讓神進入，然而，神卻從未有進入她的陰性女體的痕跡。

於是，這一切精神上的多重遊蕩或迷路，無關乎神，而關乎家族。這是一道比神還神祕難解的習題。

◎ 邱意恬

魚

散文組評審獎作品



邱意恬



作者簡介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文化创意產業系畢業
曾獲得第二十二屆金犢獎文案對白類銅獎
文學作品〈恰喀森林〉曾收錄進《九歌一百年度童話選》

得獎感言

我很喜歡看書，過去尤其擅長構想各種奇幻的荒誕故事，因此面對平實的生活題材就像與不熟悉的人攀談般，十分生疏，直到近幾年開始動筆寫作才發現描繪寫實的樂趣，目前我仍在探索中。過往的經歷被文字敲敲打打，壓縮再編織，放入架上整齊列好，這個過程實在很有意思，也使我不禁期待未來空白的日子又會如何到來。創作一事對我意義非凡，永遠令人振奮，生活因它而變得細緻，人生的高低起伏也因它而顯得有意義。感謝評審肯定，感謝使我開始接觸文學寫作的大學恩師，也謝謝給我靈感的一切微小事物。

魚

邱意恬

無論家搬過幾次，總有一個朝向北方的陽臺在冬日送來颼颼寒風。落地窗對面只剩大片藍黑，那片靜透的玻璃似一面沉沉的冰，將風阻擋在外頭卻隨寒氣恣意流動在地面的白磁磚上。

此時我們便明白又是曬一夜干的好時節了。

母親將洗淨的肉魚用鹽醃漬，再以清水洗去鹽巴。指間的紅繩輕巧地勾住魚鰓將魚掛在陽臺的枯檸檬樹上。一夜之後趁太陽剛起，晨光仍溫和時將魚收入室內，經過清水洗淨就可收回冰箱保存需要時再取出來烹調，這也就是我們口中的一夜干。由於家住高樓因此不用擔心車輛來往揚起的灰塵汙染，經整晚寒風吹拂拉提，魚身表面緊繃乾燥，薄薄的銀光萎縮成銀灰皺褶，將鮮美封存好似長者老皺面容裡那飽滿的人生歷練。

每當母親製作一夜干時我只跟在旁邊而不參與，幾次看下來總覺得醃魚步驟像某種淨身儀式。

經水澆淋，魚又恢復一些銀色的光澤，魚身有如海面波光，有如夜晚星芒，又好似一面剛落海底的鏡子，令人想起牠在海底裡游動的模樣，即使我未曾見過。枯萎的檸檬樹僅剩乾硬的樹枝與密麻的刺，枝幹細瘦，為爭取大樓中珍貴稀少的光而掙扎彎曲的褐色軀體，遠看如提著四隻魚的老嫗，黑夜之中實在不敢靠近。枝上的魚在風流中旋轉，如檸檬樹垂下銀葉在月光出雲時閃動細碎光輝。我隔著一扇紗窗玻璃門還不夠似的，決定躲在相隔五步處的矮櫃後面偷看牠們擺盪。最初覺得有趣，卻忽想起剛剛的海中想像，只好趕緊離開忘記牠們的存在，忘了自己的罪惡感。

魚對我，似乎是一種特殊的存在。我愛吃魚，也愛賞魚，但並不愛魚。如此要說究竟是愛或不愛只能形塑一些矛盾的解釋，優柔寡斷彷彿挑選伴侶，既不乾脆也不痛快，因此我只能將牠定義為「特殊的」。

有一陣子小學裡非常盛行養觀賞魚，校外商人在福利社旁擺張長桌就是孩子們下課必光顧的小天地。塑膠杯透明質薄，軟軟的杯身一捏就歪，清水在杯中搖搖晃晃與塑膠杯一起結成冷色的果凍，彷彿手中捧有一座冰涼的小湖。容器如此簡陋，用以販售小動物是否道德，僅小學中年級的我們對此仍難以分辨，我在長桌前左選右挑最後大致理出兩個最愛：紅繡球與非洲王子。我喜愛紅繡球的短巧靈活，朱紅均勻，在水蘊草間穿梭

真有如一顆紅繡球，人人目光都繫在牠身上。卻也只因太多人愛紅繡球，在最後一刻我放下杯子選擇拿走「非洲王子」。非洲王子不是常見的魚，自小我對美醜的分辨就十分明確固執，可惜這位王子並沒有長得特別好看。修長的魚身約兩公分長，顏色是少見的鮮黃色，背鰭和腹鰭皆呈現黑色，真像蓄有山羊鬍且長髮披背的男人。牠不似其他魚好奇、急躁，只沉靜地在杯底讓水草輕撫牠的背，優雅地撿起飼料絲毫不使水面有任何波盪，好像水中沒有牠的存在一樣。每每見他人手中捧著紅繡球，我還真想問自己為什麼選了非洲王子，最後整理出一個原因：是因這名字讓我對牠產生許多美麗想像。如果說紅繡球像是活潑淘氣的小丫頭，那我的非洲王子就像一個孤獨的老王子。全班沒有人跟我養一樣的魚，顯得我的魚更加獨特。我想再也沒有人像我對魚有這般想像，整天為牠編織許多虛無的故事，並相信牠或許曾經是一個人。

在臺南某個菜市場外有一間自營的小水族館，從外面看店內光線昏暗，各個水箱燈光紫白。其店門口是一缸巨大高聳的魚缸，濁綠暗沉的水包裹住兩條長達兩公尺的象魚。象魚肥碩寬大，扁小的頭顱與巨大的魚身形成古怪對比。微光灑落之處魚鱗沉著地發射詭譎銀金色，然而陰影下卻又接近純純的黑，在幾乎靜止的水中來回凹折牠們柔軟的骨骼。當時我大約五歲，暗水中兩條巨大陰險的魚在狹小空間內糾纏以致擊破玻璃的

想像令我至今對淡水魚仍畏懼三分。每當家中的小魚生病，我不免要到水族館買魚用驅蟲藥。水族館是個充滿危機的場所，前頭雖是小巧玲瓏的魚蝦和溫順的清流。但只要一走到後頭，小魚和珊瑚瞬間萎縮成蒼白的燈，所有熱帶幻想融化為一缸缸空想的綠水，自極冷紫光中各種極似象魚的淡水魚面向我。細碎泡沫間，牠們奇異光澤的鱗身有如在濃濁河底中若隱若現，摩擦彼此滑溜的肌膚。不知何時向自己靠近，不知那鱗身主人之大，河底可怕與深海是可比擬的。所有未知都是神祕富有魅力卻又恐怖的矛盾，可惜經過兒時的象魚震撼，河的神祕之於我似乎僅剩恐怖了。

每隔一段時間，當地殼搖撼趨於平靜甚至成為溫馴的搖籃時，我們便選擇將這股懼怕推到深處。生命不能總是惶恐，沒有力量抵抗未知於是以更多遺忘與歡笑包裹深處的恐懼。彷彿記憶中荒漠大地始終祥和，牛鹿本能地向更寬闊處奔馳，地表震盪不過如此。

前幾年的四川大地震同樣來得毫無預警，將人們辛苦耕耘的、搭建的、開墾的、經營的、構築的全都還給荒蕪。那時我們天天關注新聞，印入眼簾的盡是悲歡離合。生命之堅強，生命之脆弱僅僅一線之隔，肉體的磨難與意志的韌性在那土地崩解的世界反覆上演。當時有一位名為陳堅的罹難者，在被發現後救難人員不斷與他聊天保持精神，他

說自己剛結婚一年，太太剛懷了孩子不能沒有爸爸，然而最終在他被送去醫院前就過世了。這則新聞讓母親傷心很久，其他報導只大致記得，然而這位先生的名字與樣貌卻是深深地留在我們心中。

外婆家附近的菜市场外邊忽然出現一位新面孔。他的攤位很簡陋，僅一個小保麗龍箱上放著幾隻魚而已。他蹲坐在水泥地上蹣跚在箱子後，彷彿想將自己藏起來以免被龐大的市場吞沒。大聲叫賣的熱鬧聲似乎已將這個人的存在洗去，我們之所以注意到他並不是因他終於鼓起勇氣正視來往的主婦，而是他長得太像陳堅了。外婆跟母親接著的日子只要經過市場便記得跟他買魚支持他的生計，我想任誰都看得出那位先生的窮苦自卑，他總是垂頭低聲說話看起來是如此怯弱。人潮與自行車絡繹不絕接續在小魚攤面前經過，菜市场明亮吵雜的大攤位明顯地充滿不可抗的魅力。

偶爾賣好一點在他的箱子上會出現小塊的剝皮魚，但大部分都是平凡小魚貨。保麗龍上的小魚平躺著看起來有如那人的夥伴，伴隨他的窮苦席地而坐。通常在魚攤前我們容易覺得那些澎湃的魚類可憐，然而這個小魚攤的人和魚像是互相訴苦的朋友，當沒人光顧時他們便共享一種寂寞。

母親和外婆成為小魚攤的常客，那段時間我們餐桌上的魚一直是那幾種種類，瘦瘦

小小看起來十分令人同情。有時買魚可以看見他靦腆細微的笑容，安靜得快被吵雜聲掩蓋過去，但我清楚記得，至今還可感受到當時內心多麼快樂。後來忙於學業便很少再回去，某天偶然聽到他很久沒擺攤的消息，再過幾週才得知他因肝病已經過世了。

從此魚對我而言又產生新的情感。牠依然是特別的，無法令我喜愛也無法令我不喜愛，對於多重身分的牠我並不知該拿哪個的自己去面對，變化最大的一方從來就不是魚類。牠可以令我垂涎也可令我垂憐，時而交織恐懼與傷感的漣漪，亦或是在某個下午帶我遊歷無際想像而使我著迷不已，變化多端啊！但始終都是一齣獨角戲。不如說更像是一種複雜人生體驗與繁複情感的承載體，我將某段時期的感性繫在牠的身上隨牠揚長而去，隨牠去擦拭老去的明鏡或許更沉入拾深海星骸，吞吐自由，化做萬千白花堆砌成浪尖上的碎沫。

失眠的夜晚銀光不經意地暈散，鱗片各自鑲有星光，我看見牠在靜流游返，帶著新的我回來。

〈魚〉評語

凌性傑

文學獎的遊戲規則裡，字數上限或許已經造成某種暗示，導致參賽散文總是容易寫得太多、太滿，試圖以龐大的訊息量去貼近字數上限。然而寫得太多、太雜反而讓缺點暴露無遺，少了令人深思低迴的情趣。〈魚〉這篇作品充分展現減法的奧妙，用最經濟的文字表達最深刻的情感，透過細節的描寫帶出個人觀察以及外在世界的變化。作者說他自己「愛吃魚、愛賞魚，但並不愛魚」，透過飲食與賞玩的片段回憶，連綴成一篇精彩而有深度的文章。篇章開頭，曬一夜干的情境呈現相當細膩動人。接著敘寫童年時養觀賞魚的經驗，暗示了成長中的孤獨與虛無。作者以輕盈的筆觸寫世事滄桑，曾經存在的終將消亡，跟魚有關的種種記憶不斷游返，同時也「帶著新的我回來」。這篇作品有一種冷靜節制的美，優雅，成熟且準確。

◎ 薛好薰

造船廠的童年

散文組優選獎作品



薛好薰



作者簡介

高雄人，臺師大國文系畢業，現任高中教師。曾獲時報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吳濁流文學獎、宗教文學獎等，著有《海田父女》、《輪到寂寞出牌》（寶瓶出版社）。

得獎感言

不知怎地，生活上林林總總的事，最後都分別歸放在天秤兩端，有時候左邊黑灰多一點，有時候右邊彩色重一點，就在左傾右斜的搖擺中，努力取得平衡，至少。得知獲獎的那個初秋黃昏，總算有件大大的喜事，重量足以壓過一天的煩憂。那是童年的記憶，在多年之後，發出遙遠的光亮。

造船廠的童年

薛好薰

母親曾在舅舅的造船廠工作，我偶爾也會跟著，和同是學齡前的表姊弟妹一起玩耍，在所有的玩樂裡我最喜歡的是，自告奮勇敲鐘。

其實那不算一口真正的鐘，只是一段小小鐵軌，拿榔頭用力敲擊，便噹噹噹作響，聽起來像鐘聲。這鐘聲是一種通知：該上工了、吃午飯了、午休結束、下班了。對我而言，是一個發號施令的機會，像指揮眾人衝鋒陷陣般，總忍不住使勁多敲幾下，彷彿擁有極大的權力，捨不得放。然後，眼尖地看到阿嬤怒氣沖沖出來制止，便吐吐舌頭，趕快開溜。

舅舅的住家和造船廠在一起，一長列東西向的平房，最右邊就是辦公室，第二間隔成前後，前面是祖先牌位及客廳，後邊是阿公阿嬤的房間，第三間是舅舅一家睡的大通鋪，第四間便是廚房飯廳和衛浴。住家外搭著鐵棚，放著裁切木頭的大型機具，再往外就是露天工地，而造船廠正對著船運繁忙的高雄港口，整個船廠和住家就是屬於我們的

寬闊遊樂場、幼稚園。

辦公室牆壁掛著黑板行事曆，上面密密寫著事項，還有幾個臨時抄寫下來的電話號碼，一張書桌、一個放滿文件夾和書的鐵櫃，沿著四面牆壁是木架，擺放工具和各種尺寸的零件。舅舅和舅媽忙進忙出，比我大幾個月的表姊已經被訓練得可以幫忙接電話，廣播找人。阿嬤不喜歡我們在裡頭喧鬧，總是要我們去別的地方，於是我們便樂得在工廠四周遊蕩。

工廠總是有幾艘不同階段的木造船停駐，有的是剛架好船身龍骨，一根根整齊排列如巨獸的肋骨，工人在肋骨間好像小動物般穿梭，敲敲打打，一根根、一片片地黏上肌肉臟器，創生一隻乘風破浪、吞食魚群的海上巨獸。而有的已經將浸烤且裁切完成、曲度密合的船舷板裝設好了，粗具外型，但船艙裡面的細部工程還在進行。這邊的幾艘還在架構，而另邊有一艘已幾近完成，只等髹上新漆，寫上船名，選擇黃道吉日便可以下水出航。

剛開始不明白，在陸地上建造這樣一艘大船，如何搬到海上？需要很多人前頭拉、後面推、兩邊扶著拉抬，像螞蟻搬運大螳螂那樣嗎？後來才注意到，船一開始便建造在一架有輪子的平臺上，而平臺下有軌道直通前面的海，我常順著軌道走到海水處探看，

港內的波紋細細打在軌道上，可怕的海蟑螂一見到人接近便到處奔竄，讓我也驚嚇地到處跳躲。有時漂來塑膠袋、稻草、空瓶子、保麗龍、枯枝，在軌道和枕木上來回翻滾，海水的顏色很深，軌道就沒人這片看不見的墨藍裡，我很好奇，它究竟一直延伸到海底何處？船會順著軌道一直潛到海中龍王宮去把魚抓上來嗎？

附近有好幾家造船廠，總是充滿嘈雜的聲音，近的、遠的，此起彼落，鐵槌敲打船板之外，當大型電鋸裁切木料發出高分貝刺耳的聲音，連說話都得暫停，否則即使面對面也要嘶吼著，加上比手畫腳、看對方嘴形，才能勉強會意，有時機器聲戛然而止，耳朵突然呈現真空，那放大音量的話來不及收回來，直接砸在耳膜上嗡嗡作響，語句反倒變得一片破碎、模糊。

鋸木頭的聲音暫時停歇後，揚飛在空氣中的木屑尚未落定，眯眼的同時，可以聞到木頭的特有清香，彷彿這海港邊長著一大片看不見的芬芳且茂密的森林，在這個稍寧靜的短暫空檔，大家趕快接續未完的事情，交代完，轉身去喝幾口開水解渴，此時若有冰水，灌下喉，一路冰涼到胃腸，更是消暑。

木頭香味一直在，因為空地堆放很多原木等著丈量、裁切，這些未來的海上巨獸，即使尚未成形，已然散發著混合了自由、冒險、漂浪、凶險、豐饒……等渾厚氣味。而

堆積在電鋸臺下的一層厚厚木屑，踩在上頭異常柔軟，高級地毯都沒有如此的輕柔，那感覺應該就像踩在雲端吧。多年後，當我踩在松針鋪地的山徑時，這股久違的感覺才重新喚起。木屑與零星木頭都有用途，每隔一陣子母親便將木頭裝滿尼龍袋，用光陽機車載回家煮飯燒水，而木屑裝在一個油漆罐中，加上一些柴油，便是絕佳火種，連未上學的我都可以輕易讓大灶生起火。如今想想，即使是些畸零的木塊，都是上好的防水防蟲的檜木，也許當時臺灣的木材資源還算豐富，禁得起這樣浪費，如果是今日，肯定會變成高級的木刻工藝品原料。

有時，腥鹹的海風改變方向，夾著油污汗臭味襲來，蓋過木頭的香馥，港口的海水常浮著一層油漬，起伏反射著陽光，閃耀得異常刺眼。船隻進出頻繁，看大大小小的貨輪、漁船、小艇由不同方向逐漸逼近，劃破這些泛著異彩的浮油，響起警示的氣笛聲，我一旁看著覺得危險，似乎就要碰撞上了，但神奇的是，它們總可以安全錯身而過，行駛在既定的航線，有的抵埠，而有的啟航。

高雄夏日的太陽像猛烈抽著鞭子，抽得皮膚整片的熱辣紅痛，小時候不懂得畏懼陽光，總待不住室內，成天尋找好玩的東西，或在木材堆、鐵軌上來來回回跳耍。母親遠遠看見時，總要喊我趕快進屋裡去。她戴著斗笠，用毛巾蒙覆整整張臉，只露出眼睛，穿

上長袖，在大太陽底下工作，為整艘船塗上防水、防鏽的灰漿。我曾在船下，仰頭眯著眼看母親工作。她一手拿著塗灰罐，一手拿著窄上寬，有斜角的鐵片，舀一些灰抹進螺絲孔洞中，並且利用尖端在孔洞中攪了攪，多次之後孔洞填實了，最後再把洞口抹得和船板一樣平整，還有那些為了讓船板有伸縮空間而塞了麻繩的縫隙，母親也一一塗平，等上了漆後簡直了無痕跡。先前也有別的女工一起工作，但是不知因為貪快或不夠細膩，洞孔總是坑坑疤疤，事後得花更多時間修補，於是船東都指定母親，後來她變成工廠裡唯一的塗灰女工，比其他師傅還忙碌，最高紀錄有七艘船同時建造，時不時便有師傅在不同的地方喊著：「ㄟ，塗灰的啊……」在師傅的眼中，母親只是蒙著臉面的沒有名姓的女工，一天領幾百元薪資，比不上他們的專業和收入。

母親經常就這樣在幾座鷹架間來來回回，上上下下，但這都遠不如在船艙內工作的辛苦。用來裝盛魚貨的冷凍庫蓋得嚴密不透風像只燜燒鍋，烈日高高，持續地烘烤著，如今想來，母親一個人在陽光不到的暗處，就一個小小燈泡塗著灰，也塗著寂寞，體內的水不斷由毛孔湧出，滴滴下來，濕透衣背，簡直要乾涸枯竭了，如果體內還有什麼沒有被高溫蒸發，大概就是希望吧。

即使造船廠是大舅的，母親和其他工人一樣努力，甚至覺得要更努力些，不能落人

口實。每到休息時候，咕嚕咕嚕直灌上好幾杯開水，吞嚥聲就像電視中的飲料廣告，發出極大聲響，感覺非常豪邁。後來才明白，那不知忍耐了多久的乾渴，只能以這種牛飲的方式澆灌。這種喝水的習慣，母親一直到老年都未曾改變，我如今看著她喝水仍是一杯接著一杯，有時候喝得過急而噎到，彷彿喝完之後立刻就要上工，心中總是不忍，她似乎已經忘記可以緩緩來，時間其實多得很。

我也是後來才知道母親原來有點懼高，但是，她如何克服恐懼，顛巍巍爬上船身外臨時搭架起來的簡陋鷹架？那些造船工人駕輕就熟攀爬來去，扛木料、敲打裝釘，她得小心翼翼走在搖搖晃晃的窄窄橫木上，再坐下來攪動罐子中的塗料，以免天熱乾燥得快，日頭光光，無所遁逃。那麼長的工作時間，心中想的是什麼？一定有某些念頭，例如家庭、兒女，支撐著她熬過的吧。

豔日、噪音、木味與腥鹹海風，因為一隻斷臂猴子而起了一小漣漪。

阿公不知從哪裡帶回的，用長鍊子綁在鐵棚的柱子上，活動範圍很大，牠可以跳上跳下。人們作工無聊了，趁喝涼水歇息的時候耍耍猴子，猴子被耍久了，也懂得還擊，撿了地上的木塊躲在高處，趁人走近時丟擲，開心地跳上跳下吱吱叫，連狗也遭殃，汪汪怒吼。很多人莫名遭到偷襲，但這些鎮日勞作的工人，始終沒有放棄他們的小小休閒

娛樂。猴子也是。

猴子在造船廠裡是個不協調的、突兀的存在。當我無聊時，搬張椅子坐在牠攻擊範圍之外觀察牠，看牠在架上走來走去，坐下來搔癢，不時向噪音來處張望，有人經過便小心警戒。再來，就是偷偷觀察我。和牠四目相對時，我總覺得牠彷彿懂得我，懂得我在等待母親下班，懂得我和母親之間也有一條無形的鍊子彼此牽鍊著。

偶爾我留在造船廠過夜，夜裡一片闐寂，遠處的漁港和貨輪燈火高高低低，像鬼火閃忽，近處幾艘完成和未完成的船，在夜幕覆蓋下矗立著，只顯現輪廓，我在客廳或房間中，對這些隱身黑暗裡的船隻有著恐怖的想像，也許海盜或幽靈船的卡通看多了，便不大敢注視，怕看到船突然飄揚著髑髏旗幟浮在空中，又怕看到自己也不知道的什麼，尤其，當看守的黑狗突然一陣狂吠，大舅出門巡看時，更是讓我心頭發冷，起雞皮疙瘩。

印象中我從未見過一艘船的第一根木料是如何安置上的，所有的船永遠在「施工中」的狀態，建造的過程似乎很緩慢，然後，就像久久才見的親友之子，記憶中只是個喜歡哭鬧無理耍賴的小子，變成滿臉青春痘聲音粗嘎的少年，再來，突然長成就要進入職場的成熟青年。經過幾個月默默的建造，船身逐漸成形，再由專做細工的師傅搭上

俗稱「大公厝」的駕駛艙，之後，推進器的車葉、船錨也裝上了，不知不覺洋溢著的喜氣就像新漆一樣鮮明，招人注意，連小孩子都可以嗅到這股氣息，充滿期待。簇新的船身題上吉祥的船名，通常是三個字的，某些字因為出現的頻率太高，因此，還未就學的我便像認識卡通臉譜般記得那些字，如：金、發、滿、盈、榮、祥、吉、大……等排列組合出「金明滿」、「協順泰」、「福富發」……，等到黃道吉日，懸掛繽紛的大小旗、紅綠球，船東、船長、船員站滿船頭，準備了幾串長炮，幾大袋的糖果餅乾，混雜一元、五角的銅板，一群小孩候在船下，尋找最佳的位置。等吉時一到，用香炷點燃鞭炮，霹靂啪啦，炮光炸開，煙霧瀰漫，炮屑四處彈射，小孩邊尖叫著躲避，一邊眼明手快撿拾，一陣煙塵中，船身由底座拖曳著，順軌道的斜坡緩緩滑動，滑進海港中。我停止了撿拾，好奇張望，船會如何駛進海底？

但是，它只是敲斜著船身入海，往下一陣子之後便離開底座漸漸地浮起來。接著馬達開始運轉，煙囪冒出黑煙，撲撲撲撲，轉個方向，開走。之後，底座被拉上來，濕漉漉的。原來只有它，是真正沿著軌道到達過港底。

新船下水的興奮和喧嘩，一直持續到捨不得吃的糖果餅乾慢慢變融、變黏、變軟，終於在螞蟻大軍來臨之前趕快把它吃完，之後，再耐心期待下一艘新船落成。

白天，工廠持續發出敲敲打打、磨利工具、鋸木頭的聲音。中午有一個小時休息，吃飽了飯，一群小孩被打發去睡覺，在床鋪打打鬧鬧一番，也就漸漸安靜下來。我是不想睡的，躺在床上眼睛晶亮，等著時間一到便要去敲鐘。然而，在豔陽下，午後，風彷彿也靜止了，只有大型的工業電扇賣力地吹送溫熱的風，來回地搖著頭，嗡嗡作響，成了助眠的唯一旋律。

隔壁工廠下午上工的鐘聲噹噹，突然一陣亂響，敲醒眾人未成形的夢，不一會，便有機器開始隆隆運作，我看到工人窸窣索索從屋簷、樹蔭、布棚下起身，打著哈欠搔頭髮，活動腰背，扭開水龍頭，彎下身掬捧雙手的水，往臉上沖洗，順道洗了一下毛巾，擰得半乾，圈圍在脖子，繫上掛滿螺絲起子、扳手、捲尺、榔頭、虎口鉗……的工腰帶，最後戴起斗笠，有的乾脆直接赤裸著黝黑發亮的上身，眯眼看看外頭的燦爛，之後，便闊步走向陽光下那一艘艘等候著他們的船隻。

〈造船廠的童年〉評語

劉克襄

母親、猴子和我，貫穿了本文的主要內容，形成較為穩定的結構，造船廠的特色因而呈現。

最精彩的角色，個人以為在母親工作的描述。由於造船屬於陽剛的男性世界，母親的出現，形成強烈對照，只可惜著墨的篇幅不多。猴子則讓整個故事有了意外而有趣的橫生，活潑了整個故事的傳統敘述。

作者小時在造船廠的生活影像，或許是主軸，也是本文最豐富的血肉。其行文鋪陳相當活靈活現，未臨造船廠者，同樣能透過文字，在腦海中浮現生動的畫面。但若無母親和猴子的點滴在旁，還是不易撐出這個故事的獨特性。

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組評審會議紀錄

時間：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一日·下午三點

地點：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第二會議室

決審委員：凌性傑、焦桐、楊翠、楊佳嫻、劉克襄（順序依姓氏筆畫排列）

列席：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林美秀研究員、施雅芳、聯合文學雜誌王聰威

記錄：紀竺君、姜呈穎

會議內容

散文類共有一百五十八件作品參賽，由五位評審選出十二篇作品進入決審。獲得兩票的三篇，一票的九篇。作品得票數如表列：

| 編號 | 作品名稱 |
|----|--|
| 二票 | 神軀（楊翠、劉克襄） 魚（凌性傑、焦桐） 造船廠的童年（凌性傑、楊翠） |
| 一票 | 我和我的苦行之旅（劉克襄） 建國第二公寓（楊佳嫻） 降B調（楊佳嫻） 界線之南（凌性傑） 過田（劉克襄） 瘋子（焦桐） 自白（楊翠） 言靈術（楊佳嫻） 沙漠玫瑰（焦桐） |

評審推舉焦桐為本次主席，主席請各委員發表整體作品看法與評選標準。

整體意見

劉克襄：

看打狗鳳邑文學獎最享受的事就是內容包含了很多高雄相關的事物，因為高雄地方大，每次評打狗鳳邑文學獎，得到的不只是高雄小旅行，是高雄大旅行。相較於小說，在散文裡面南方特色更加的明顯。這次的作品中也有非常多描寫了只有南部人，甚至只有高雄人才知道的東西，這或許是打狗鳳邑文學獎意義最特別的地方。至於文學的好或壞，這不容易判斷，每個人的寫法、文學觀點都不一樣。就這十二篇入選而言，要選出三篇很困難，或許找出四篇或五篇不難，但要找出第一名，不容易。

楊翠：

過去參賽作品不論是散文或小說，高雄圖像都是很鮮明的。雖不是特別營造，但過去作品的港都氛圍、海的意象比例很高，而這次比較多具體場域細節的描寫。最有趣的部分是對不同的族群、生活遭遇、細節的摹寫，空間感與味道很鮮明。另外因為沒有最少字數限制，所以有些作品只有一、兩頁長度，雖然文字很好，卻容易不被納入考量，這或

許在公平性上有些疑慮，可以考慮規定下限。當然，字數多也容易出現議論性的東西。不過整體而言，這次入圍的作品，整體文字是乾淨、自然而不做作的。

凌性傑：

這次的散文整體而言生活感非常強，在敘述生活經驗時，所呈現的遭遇、生命經驗的面貌是多元的，無論作者是否生活在高雄。這裡頭包括對於城市的歷史關懷、自身的生命經驗、生理或心理的疾病，也有寫到宗教經驗，重複性並沒有很高，每位參選者都寫出個人的特色，就入選的作品而言，很多是刻意塞滿五千字，但內容可能三千字就可以講完了，所以我想在字數限定方面，是可以再做討論。另外，有一些作品應該有參考過去得獎作品的風格，如造船廠，應該有參考去年的首獎作品。

楊佳嫻：

我的讀稿經驗跟凌性傑相似。現在五千字投稿都不一定會被報刊接受，限定在五千字內可能會有作品膨脹的問題，而用很少的字數仍寫得很好也是不容易，所以如同楊翠老師所說的，字數限制可以再討論。這次入選的十二篇作品都在我的選擇名單中，沒有哪件

是覺得較差的作品，任何一件作品得獎我都可以接受，但換言之則是這次沒有看到自己非常喜歡的作品。不過在閱讀時，有些作品不一定寫得最好，但選擇的主題很特別會吸引我的注意。這次有些作品寫到高雄感的東西似乎跟我的高雄經驗不太一樣。對於只有童年時期是在高雄度過的人，尤其是女孩子，活動範圍是被限制的，所體驗到的高雄是局部的。所以這次閱讀上給了我新的體驗或更豐富的高雄圖像，這是這個獎項一直對我很有意義的部分。

焦桐：

這次作品城市的主題相當明顯，我想這沒有問題。但可能是離開太久，反而有些場景的描繪對我而言是很新鮮的，感覺好陌生。將近二十年來我都在思考的問題就是散文的特色是什麼？該怎麼寫才能不依賴故事和情節而依舊迷人？而我越來越清楚我要的是什麼，第一個就是要好好維持文學性。文學性的部分往往在於細節的描繪，所以我非常欣賞作品的用力與準確性。比如孤獨感，這次讀到幾篇有不錯、很準確的描繪。比如靈媒的孤獨感、神明進出身體的感覺，這是我所沒辦法想像的經驗。另外就是水族館的描繪，透過光、透過魚的身體，把孤獨感寫得非常好。我對於這次的參賽作品給予高度的

肯定。

經過評審討論後，主席決議十二篇作品依序由各評審表達支持或選擇放棄，若有其他評審附議，該作品就可進入決選投票。

〈我和我的苦行之旅〉

劉克襄：

我想替這篇爭取。因為這篇將一個高階知識分子或主管，一直沒能懷孕的痛苦、掙扎感覺寫出來。「你」就是那個無法生出的孩子，把自己的心情與無法生育和家庭無形的壓力寫出。我想她的感受是值得替她爭取的。

楊翠：

其實我原來想選。這篇文章如果純粹就不孕女子面對自我生命處境的糾結、掙扎、自我對話、拉扯，是好的議題。但這篇文章的對話對象「你」，有些語境是有些過度的，比

如「你」捧光母親、沒有「你」就是人生亂世之類的。這樣的寫法不是不可以理解，但有些地方有點不自然，沒有足夠的前後文讓這個強烈的情感自然產生。我覺得強烈的感情是能理解的，但因為她是用喃喃自語的告白體對話方式，所以社會性、家庭性、文化性沒有表現出來。我想可惜的地方在這裡。

楊佳嫻：

這個題材很特殊，作為女性會多看幾次。痛苦表達得很深刻，但疑慮有兩點。第一是作品內容很像在同一個部分打轉，沒有更多其他內容表現。再來就是她完全沒有省思的部分，她身為一個女性，一個工作地位高的女性，她為什麼會受困於這樣的情境，為什麼不孕令她感到如此欠缺、不安。這個問題應該不只是個人很喜歡孩子這麼簡單，我想還有社會結構的問題。所以我會覺得很可惜，沒有寫到她為什麼會苦行，而只寫到苦行而已。

劉克襄：

我不堅持保留。

〈建國第二公寓〉

楊佳嫻：

苓雅寮跟我生活的地方相近，但我對此地倒是沒什麼印象。雖然這地方的描寫跟着村有些類似，但給我很新鮮的感覺。我會選這篇是因為文字的流動感非常強烈，文章有些部分會令人想到詩。用流動感來描寫記憶，很適合。相較於其他十一篇的文字都很確定，這篇遊蕩著一種生澀感。

劉克襄：我也有注意到這篇的文字風格，但文字的特殊性應該更成熟一點，也不是文法不通，但有些確實不順。

楊佳嫻：

有些地方我認為是作者刻意壓抑語言，跟一般語言不太一樣，但是成是敗只是一線之間。不過文字是有點特色的。

劉克襄：

這篇我覺得可以保留。

〈降B調〉

楊佳嫻：

這篇吸引我的是性別體驗題材的書寫與青春校園的場景。這篇的結構作者是有設計過的，通過音調與樂器、降b調與C來比喻性向對他而言是差不多的，但其他人可能一聽就聽出來了。這裡面鋪陳的青春、無奈的、受挫的，我覺得很不錯。這篇寫得很不刻意，不是為了寫同志而寫，是很自然地寫出，在青春環境中的哀傷，描述了被排擠的痛苦，但又非常的自然。用比較輕盈的寫法描寫痛苦比用沉重寫沉重好得多。

劉克襄：

這篇比起〈建國第二公寓〉我更加喜歡，這篇我可以附議。

〈界線之南〉

凌性傑：

我沒有很堅持這篇，但這篇給我很誠懇地敘述的感覺。這篇作者的寫作經驗應該不是很豐富，但他很認真地去看自己的身分跟外籍勞動者的狀況。他用替代役的眼光來看越南來的勞動者，不過在敘述時可以轉換成屬於自己的感動性寫法，而非用跨國新娘這種比較通俗的寫法。題目的「界線」也可以多做延伸，對食物的描述也有發展的空間。我挑出這篇是希望討論可以被記錄下來，作品有其不成熟之處，但就書寫的情感我是非常認同的。保不保留我不堅持。

楊翠：

我比較不喜歡這篇的剪裁。

焦桐：

這篇的情緒有點露骨，在敘述上沒那麼成熟。

〈神軀〉

楊翠：

我再看兩次發現非常喜歡這篇作品。第一次看是被敘述角度吸引，第二次看發現文字滿有韻味與音樂性的。其透過身體作為神的載體來描寫父女關係，再延伸到家庭的夢遊症，以身體作為場域，延伸為家庭、人神之間通聯的寫作策略是非常好的。前半部身體記憶的疏離、蒼白，還有父親本身與作為神的載體的父親兩者間複雜的關係也寫得滿好的。另外父親成為傷體，不能再承載神的時候自己的態度，和作者試著成為神的載體，這種在邊界上移動的精神狀態，這部分描寫也是好的。這篇打動我的是人跟身體的疏離與親近的關係，與親子關係。

劉克襄：

我會把這篇推入前五名來做篩選。我想寫出一篇好的散文也必須挑戰新高度，這篇透過這個議題有展現一種新的高度，推薦這篇進到第二次投票甚至前三名。

焦桐：

我是被這篇題材吸引，但我想寫作功力還有待加強。

楊翠：

我想補充，我媽媽不是乩童，但她是聽得懂乩童話語的那位，所以我對這個議題很有興趣。在閱讀的時候我確實會想起我媽媽的身體，還有她如何去傾聽那些話語。這就是我理解的部分，我想作者是有表現到的，但當然我的理解或許沒有那麼深刻。

焦桐：

我比較希望散文的寫作應該在文字上有些修飾，不應該太過於依賴的套語，不該是「縮成一具嬰孩」，嬰孩也是可以舒展開的。如果沒有其他意見那這篇保留了。

〈過田〉

劉克襄：我想這篇相較於〈建國第二公寓〉，文字是較沒有挑戰性的。或許提到氣爆事

件不是好的手法，但也確實反映出一部分現狀。而透過女中學生、由東往西進到市區裡，透過自己的成長歷程把高雄的社會趨勢提出了一番詮釋與論述，我覺得這論述在這十二篇裡好像也不是特別的，但也確實在這四、五千字中點到了，而且是用自己的成長來講這個看似龐大的議題。

楊翠：

就類似的生活題材而言，這篇比較平淡一點。我想這篇的文句濃度是弱點。

焦桐：

沒有人附議就放棄了。

〈魚〉

凌性傑：

這篇是用很簡單的敘述方式，藉由細節來呈現成長經驗。而且作者拼湊了很多零碎的片

段，但這些片段又不會讓人覺得勉強，還有很多水族、魚類的描寫，作為成長經驗的對照。這中間還有用賣觀賞魚的樣子來串起童年經驗。但是第三頁，有些連結怪怪的。從四川大地震到外婆家賣魚的攤販長得像地震罹難者，這部分的接續稍微奇怪了點。但我非常喜歡作者用很簡單的方式來呈現他的生活感。

焦桐：

這次作品裡這是最喜歡的一篇。我覺得寫得真好。從晾一夜干到觀賞魚，到水族館，到大地震。晾一夜干那段不長，但我覺得寫得真好，好準確，好到位。看過那麼多人寫一夜干，沒看過寫那麼好的。接下來又提升到抽象的思考層次，作者說這醃魚的動作很像某種淨身的儀式，我想這是很高明的寫法。這篇文章思考寫得相當的深沉、成熟，情感也相當內斂，只有高手才能做到此。甚至作者寫到小時候養象魚，把象魚在水族缸裡肥碩巨大的身體、光和影，把五歲小孩的心思寫得很細膩，讓我覺得怎麼可以寫得那麼準確深沉，對於景物的描寫與情感的投射也非常貼切。水族館背後是那麼恐怖的藥品，這也令我感到驚訝，他在從恐懼拉到抽象的思考，「生命不能總是惶恐，沒有力量抵抗未知於是以更多遺忘與歡笑包裹深處的恐懼。」這些段落的連接是深思熟慮的，並非偶

然的。到結尾時也納入了這些人生的複雜體會。我給這篇作品相當高度的肯定，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它。

劉克襄：

這篇好的部分真的是一夜干，第一頁也寫得最好。第二頁的象魚這裡也有相當的功力，但大地震這段如凌性傑所說的，是敗筆，非常可惜。在短短一篇散文裡有敗筆是相當扼腕的。但我還是願意投這篇一票。

〈造船廠的童年〉

楊翠：

整篇結構確實好像有看過。但純粹就文本來看，我喜歡這篇在生活細節、生活現場的生動描繪，還有在氣味等等感官經驗的描寫，還有父母親、大人們的勞動現場與孩子的遊戲現場，那種差異的空間。我想就單純文本看，這篇的細節與生活感是很好的，所以我選了它。

凌性傑：

這篇很厲害的是選取了比較特別的材料，但確實很像去年的首獎用拆船業、用拆卸來寫記憶的重現。而這篇用製造產業來呼應城市的勞動特質，這部分跟去年的結構非常相像。而且都回到經驗裡去，用孩子的眼光來看城市的變遷。在去年看過這麼好的作品後，今年這篇反而沒有那麼突出。不過在呈現倫常關係時，每個人的個性、面貌是過於模糊的，比如作者在描寫與母親之間好像有一條無形的鏈子連接著，但我覺得文章裡親情的書寫方式稍微淡薄了點。不過作者厲害的是我很喜歡的一個段落，猴子的出現使得文章有點趣味。我想這是這篇文章的趣味也值得思考。

楊佳嫻：

這篇當初沒有投的主要原因是跟去年結構太像了。但這篇的文字是好的，清晰又活靈活現。但整篇文章的結構太過穩當了，而猴子的出現破壞了過度穩當的感覺。那麼穩當反而欠缺驚喜，有隻猴子出來亂好像襯托出港邊水手的樣子。

劉克襄：

猴子這部分確實是讓整篇活起來的部分。但這篇如果用母親來談造船廠這種男性主體的社會，會比猴子更加鮮活。沒能把母親的比重更加提高，十分可惜。不過這篇確實是在我的前五名。

焦桐：

看來這篇是值得保留下來的。

〈瘋子〉

焦桐：

我投的。我一直為瘋子所著迷。從臨床醫學，如〈神軀〉裡那樣的靈媒，其實也是某種精神病的表徵。如果從傅柯的角度來看，瘋子其實有深刻的內涵。但這篇我判斷無法進入前三名，所以我放棄。

〈自白〉

楊翠：

這篇描寫疾病照護者的生存環境，這是特別的。一般描寫疾病是寫病體、病人或者疾病本身，但這篇文章描寫面對疾病者時，內心的陪伴與掙扎，甚至升起邪惡的意念，描寫這種也許是憐憫的、也許是受苦的，在邊界裡徘徊的情境打動了我。作者用告白體的書寫形式，對疾病主體對話，疾病的書寫也很鮮活。

劉克襄：

這篇很多大段都可以刪掉，比如第一、二、三段五月暑氣，或使用嗎啡像慢性自殺等等，這篇有許多部分都可以像手術刀一樣切掉很多肉，感覺會更好。

焦桐：

我為〈自白〉講幾句話。這是在華文文學裡面很少出現的懺悔，懺悔在英文裡面是坦白的意思。而長期照顧癌末病人，那是非常折磨人的事情。在作者內心裡出現了想都不敢

想的期望，希望她早點解脫，這是非常不道德、違反禮教的，他敢講出來，我覺得這是一種美感。我剛看楊翠有點猶豫，我反而鼓勵保留下來。

〈言靈術〉

楊佳嫻：

因為我非常喜歡〈降B調〉，所以選擇放棄這篇。但這篇比較特別的是，試圖討論日常語言的效力是如何被發揮，有些東西滿有趣的。年壽折現，換來換去，好像有個銀行可以匯出匯入很有趣。但我對這篇沒有愛，所以我就放棄。

焦桐：

〈沙漠玫瑰〉我放棄。經討論結果六篇作品〈建國第二公寓〉、〈降B調〉、〈神軀〉、〈魚〉、〈造船廠的童年〉、〈自白〉進行投票。

經評審討論後，分別以一至六給分，由積分高低來決定前三名，結果如下。

因〈魚〉和〈造船廠的童年〉同分，由五位評審舉手表決投票，投票結果由〈魚〉以五比〇拿下評審獎，〈造船廠的童年〉為優選獎。

| 作品名稱 | 神軀 | 魚 | 造船廠的童年 | 降B調 | 建國第二公寓 | 白白 |
|------|----|----|--------|-----|--------|----|
| 焦桐 | 3 | 6 | 5 | 1 | 2 | 4 |
| 劉克襄 | 6 | 4 | 2 | 5 | 3 | 1 |
| 楊翠 | 6 | 1 | 5 | 2 | 3 | 4 |
| 楊佳嫻 | 5 | 3 | 4 | 6 | 2 | 1 |
| 凌性傑 | 5 | 6 | 4 | 3 | 2 | 1 |
| 總得分 | 25 | 20 | 20 | 17 | 12 | 11 |

主席宣布二〇一五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組名次如下：

首獎：〈神軀〉

評審獎：〈魚〉

優選獎：〈造船廠的童年〉



